

楊賴斯譯

我們的宗教

敬獻與

關懷世界安危的

聖母聖心

及

愛護青年身靈的

聖鮑斯高

Nihil obstat

P. Th. Mittler SVD.
Libr. Censor.

Imprimi potest

P. E. Breitkopf SVD.
Sup. Regionalis.

Imprimatur

Yenchowfu, die 1. Mai 1948.

† Th. Schu SVD.
Episcopus Yenchowfuensis.

譯者自序

我們的宗教 Religion des jungen Menschen 是繼續「我們的信仰」所翻譯的陶德博士的一本名著。

有些人認為：宗教是精神的慰勞品，人生的附屬物，初民恐懼時代心理的遺跡；還有些人以為：一切宗教都是萬善同歸，故在信奉宗教上，不需要什麼選擇。但是，在你讀過我們的信仰一書之後，恐怕就會轉變你的思想，相信：宗教確是吾人生活的核心，神人之間正當關係的維繫。讀過本書以後你更會感到真宗教只有一個，但她却不否認在其他宗教內，亦含有「部分的」真理。但是，你若以實事求是、第三者的眼光詳加審查，其他宗教即要相形見絀了。

至於那些以為：在信仰宗教問題上不需要選擇的人，我們只好說他們知識不足；或者更好說：他們受物慾的蒙蔽過深，總以為一旦信了真宗教，即失去了他們所謂「生活的自由與放任」。否則我們若果真道是圖，便當拋磚取玉，棄殘求全，來信仰真宗教。她要指示你人生應走的途徑，告訴你生活的意義和真幸福的所在。她能建立神人之間正確的關係，維繫社會的風紀，增加人類生活的幸福，推動世界文化的進展。

親愛的青年讀者！敬謹的把這本書獻給你，亦獻給你的朋友，它要指給你許多獲得今生來世幸福的具體方法，願你尋求真理的熱情、焚化你進取的一切障礙，排出你遺傳中的盲從，剷除你一切不合理的信仰，消滅你被物慾蒙蔽的種種非理的希求！光明的前途，專待你努力走上去啊！

譯者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于魯南神哲學院。

愚蠢的蜘蛛

在楊格生 (Torgensen) 所著含意深長的故事集中、有一段關於蜘蛛的描述：「在一個秋天的早晨，空中佈滿了精細的蛛絲，其中一條懸在高樹的梢頭，從這條線上爬下一個蜘蛛。當牠快與地面接近時，發現一株小樹，于是牠在那裏急忙工作。在這顆小樹枝上縱橫亂爬，不一會便把網織好了。但這蛛網上端的橫線，仍同自樹梢下來的那條縱線相連。一時的努力，作成了一個爲撲蠅虫極好的羅網。幾天之後牠感到這網的範圍狹小，于是牠又向四方擴充了許多。當秋露遮蓋蛛網，陽光微照的當兒，遠遠望去，好像一個銀線紗網，玲瓏可愛，故此牠有些自豪。因了食物的豐足，牠一天天的肥大起來，看牠那「得意忘形」的姿態，好似永不會遭受任何災殃。」

「一日早晨，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牠不高興，加以烟霧濃厚，未獲得一點食物，牠不知怎樣來應服這種變故，但最後下了這個決定：「我要作一次巡行，看看網子有無應當修理的地方！」牠詳細的查看每條網線是否連結的堅固，雖未找到一點破綻，而牠那難堪的氣憤却有增無減。」「牠焦急的各處亂爬，忽然上到一條很長的線上，却不明白這線的來處與用途。別的一切網線牠都很熟識、也知道它們的用途，但這個自上方下來的長線有什麼意思？于是牠立起身子向上觀望。牠別的什麼也看不到，只見這條長線，長的直插雲霄。」

「可憐，牠越願急速解決這個疑難，越氣憤不安。這直插雲霄的長線究有什麼意義？牠仍莫明其妙。因爲在牠有豐足席筵的時節，早已把牠由來的歷史拋在腦後，所以想不出這條長線與

愚蠢的蜘蛛

陸

牠整個宮殿的關係，只覺得它毫無意義，毫無用途！

『給我滾去！』牠終因不明其意而怒氣填胸，一口把這條長線咬斷了！于是倏忽之間整個的宮室毀滅了。當牠發覺這場不幸時，已殘傷的躺在地上。牠那銀紗似的羅網已破碎迨盡，含泥帶水的把牠遮着。轉瞬間身傷工破，在霜霧彌漫的秋晨，牠成了無家可歸的窮漢！這全是因為牠忘却了、向上去的那條長線與牠整個的蛛網所有的關聯。」

親愛的朋友，人整個生命的幸福，也有與天主聯絡的一條長線——這便是宗教信仰。誰若破壞了這條連線，便成了無家可歸的陌路客；誰若謹慎的保持這個聯絡，便能得到現世生命的安全和永生幸福的「入場券」。

希望我們都能保持着這種與天主——我們的好父親的聯絡——宗教信仰，得享今生及來世的幸福！

目錄

譯者自序

愚蠢的蜘蛛

第一份：堅持你的信仰！

1. 最偉大的是誰？	一
2. 信仰的恩賜	二
3. 「我爸是舵手何必害怕？」	五
4. 信仰爲我究竟有何貢獻	七
5. 作反的樹木	九
6. 「有什麼關係？」	一一
7. 無信仰的可憐	一三
8. 拋棄天主能得幸福？	一四
9. 「背棄天主卽是自取滅亡！」	一七
10. 沒有天主——背棄天主——的宇宙	一九
11. 從童年信仰到青年信仰	二二
12. 從青年信仰到成年信仰	二四
13. 靈魂的黑天——枯窘無味	二八

目錄

14. 懷疑	二九
15. 無知的乞丐	三三
16. 背離了天主的人倫道德	三四
17. 「主要的是作好人！」	三七
18. 信仰的漫畫	四〇
19. 「我不願成個聖人！」	四三
20. 「獨創的人生觀」	四六
21. 在狼羣中	四九
22. 內心的信仰與外面的信仰	五一
23. 大丈夫似的——英豪的「宗教心」	五四
24. 樹林中的聖母像前	五八
25. 宗教與人格	六二
26. 你個人撰擇吧！	六五
第二份：天主和我的靈魂	
1. 三個應答覆的問題	六八
2. 來自天主，回到天主	七〇
3. 我爲何活着？	七一
4. 小心謹慎吧！	七四

柒

目錄

5. 誘惑與罪惡	七五
6. 天主無所不見的神眼（天主的無所不在）	七七
7. 我的靈魂有何等身價？	八一
8. 「這事對我的永生有何裨益？」（Quid hoc ad eternitatem）	八三
9. 永遠！	八五
10. 「我還有時間！」	八八
11. 三位警察	八九
12. 「斐南，切記永遠！」	九一
13. 事事爲天主愈大光榮（O.A.M.D.G.）	九四
14. 齋戒	九六
15. 弟兄們祈禱吧！（Orate fratres!）	九八
16. 你也常行祈禱麼？	九九
17. 五分鐘！	一〇一
18. 你會妥當誠懇的祈禱麼？	一〇三
19. 晨禱與晚禱	一〇五
20. 何時靈魂能大形發展？	一〇七

捌

21. 鐘響過了！	一〇九
22. 大掃除	一一一
23. 神師——靈魂的指導員	一一三
24. 一位高中二年級學生的一段記錄	一一五
25. 從聖母到耶穌	一二四
26. 你的母親	一二六
27. 「別殺我，我還有個母親！」	一二九
28. 真自由	一三〇
29. 梅璫（Memnon）石柱的歌聲	一三三
30. 自動的告解	一三五
31. 另一位學生的筆記	一三八
32. 基督的鮮血	一四一
33. 同耶穌結合——領聖體——卽是勝利！	一四五
34. 對晤基督——謝聖體！	一四九
35. 不要巧言而要善生！	一五二
36. 你願意揀擇什麼？	一五四

第一份——堅持你的宗教信仰！

1. 最偉大的是誰？

三世紀時有一位邪教的偉人，名叫基斯駝（Christoph），他有一種很新奇的思想，值得我們注意。相傳一日他問同人：「宇宙間最偉大的是誰？我好去事奉他！」眾人答說：「世上最偉大的當然是國王了。」于是基斯駝便去服事國王。

然而，一日適逢國中慶典，宴會之間基斯駝發覺了一樁奇事，他見到當國王聽了一首讚頌魔鬼權威的歌曲以後，面色顯得十分驚懼，基斯駝暗自想道：「魔鬼一定比國王更偉大！」自此他便棄舊迎新，開始服事魔鬼。一日出遊，正當他們要經過一十字架時，魔鬼忽然驚懼顫慄，不敢從十字架旁經過，却胆怯的退去了。「噢，在十字架上的這位一定比魔鬼更偉大！」他一面喊着一面高聲問跪在十字架下的一位（隱）修士：「先生！請告訴我怎樣能服事這個懸在十字架上的呢？」——「多祈禱！」那人答道：「多祈禱？什麼是祈禱？」——「不但祈禱，還當守齋呢！」——「老兄！要我守齋麼？你不見我的身量這樣高大？我須要多吃才對呢！」——「不錯：你的身體既是這樣魁梧若要服事這個十字架上的偉人，就在這條河上作個擺渡船吧！」

從此以後他便在這河上天天來往背人渡河。一天來了一個活潑、可愛的孩童，基斯駝未等他央求，便把他背到肩上，下水渡河。奇怪，尚未走到河身，他便覺得筋疲力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美麗的孩童背到岸上，于是他氣喘吁吁的對那孩子說：「小弟，我從來還沒擔負過像你這樣的重載！的確，我背着你，好似背着宇宙一般！」——「何必奇怪？」那孩子和藹的

答說，「你所背的，原來正是那位造宇宙的主宰！」話剛說完，那孩子倏然不見了。巨胖的基斯脫立時推定這準是公教人所敬的那個小耶穌給他發顯。于是他驚喜交加，雙膝跪地，深深的感謝天主，賞他用這背河的善舉得以服事他的大恩！

「宇宙間最偉大的是誰？我好去事奉他！」基斯脫的這種思想何等偉大！親愛的朋友！不是我們也多次說過：「最偉大的天主，為救我死了的救主，我只願服事你！」宇宙間最偉大的那一位，我們已經找到了，認識了，這豈不是我們的尊榮！？」

2. 信仰的恩賜

你願意曉得信仰與你有何裨益？

她能給你一個堅決的意志，善生的精力，正確的人生觀，你不羨慕這些高尚的美德麼？

當比路思 (Pyrrhus) 差遣他的忠僕齊內雅 (Cineas) 去賄賂法佈理 (Fabrius) 議員時，齊內雅未能成功回來報告說：「我以爲改變太陽的軌道比使法佈理離開正義更來的容易！」的確，社會中的仁人志士真值得歌頌，師法！然而世間還能找到什麼比輕棄時常改變的龐雜哲學思潮，而以天主的恆久法律作人生觀，更忠誠更可靠的人呢？

1. 供給人堅決的意志。

在今日滿了痛苦的社會中，只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能給人堅忍的抵抗力。你讀過拿破崙攻打蘇俄的史事麼？你可看看他自焚燒的莫斯科敗北回歸時途中的景況：嚴寒的風雪吹迫着他潰敗而疲倦不堪的殘軍，他們不只像蝸牛般的進行，而且兵馬多數凍死路旁，冰雪作了死傷戰士的

發布和棺槨，在那濃霧紛非、深夜罩臨着一切的當兒，那未被冰雪凍死的寥寥將士，只得在帳幕內少作休息，此時在深黑之中，忽顯一線微光，原來是一位副官奉王命到帳內來檢閱情況，當他回報一切時，正重的說：「陛下，德陸提（Drouot）團長守夜，但他一面盡職一面祈禱！」不幾日後拿破崙提升他作軍長，以表欽佩他在那死沈的夜裏所表現的動人的忠勇。那時，新軍長謙誠的答道：「陛下，什麼死亡、饑寒我都不怕，我所怕的只有天主！」「敬畏天主是我一切忠勇的泉源！」

「敬畏天主是我一切忠勇的泉源！」的確如此。希拉先哲芝諾芳（Xenophon）已經說過：「那些最熱心宗教的民族是人中最勇悍的、最明智的！」宗教的信念能給你仁人的品格、剛強的意志、忠烈的英勇。

不但如此，它還賜與你內心的恬靜、真實的平安、高尚的喜樂。

你也許多次想着「我那些輕佻，放蕩的同伴們多麼幸福，」或感到過與我的一位朋友悲痛着所發的同樣的問題：「我時常勉力同自己作戰，一天天的壓治我惡劣的天性和貪圖，切望着成個英勇的健兒，究竟有何價值？社會中多麼不顧一切的流皮青年，度日放浪，似乎比我更有幸福！」

親愛的朋友，幾時這類使人傷感的思潮圍攻你靈魂的當兒，務要十分小心，別受這外表快樂的欺騙！你總別相信：一個離棄天主的人能享真的幸福！你將要遇到許多富貴、健康、權勢高大而沒福的人，原因是在他們的生活內缺少一件重要的東西——信仰。

「當着世俗的雲烟侵襲你心的時節，你要舉目望天，高空的星辰常有不變的軌道！」

那些不顧天主的人們，和你及一切謙誠熱心善生的人雖有同樣的靈魂，但他和你的差別何啻天壤。你讀過化學，知道煤碳和金鋼石同是碳屬的礦物，但他們價值的差別多麼不同！同樣，那些無信仰的靈魂是漆黑的，不透光線；與煤碳相似；而那些有信仰的靈魂却像放光的金鋼石——能接受天主的寵照且能反照他人，珍貴，堅強，不像煤碳那樣易于被人焚毀或遺忘。

2. 給人善生的精力。

馳名世界的法國音樂家邵龐 (Chopin) 在當時浮華的社會裏失去公教信仰之後感到非常無福。故當他病在垂危，一位多年的好友（當時已升了神父）來勸慰他，邵龐復得了信仰以後，感激得眼流喜淚，口親耶穌的苦像說：「唉，現在我又得到了幸福的泉源！」的確，在苦患中信仰能給人莫大的安慰。

3. 指示你正確的人生觀。

「人生充滿了戰爭，」無疑的，痛苦早晚也要侵犯你；身體的病痛、心靈的苦悶、親友的離散、父母妻兒的死殤，都能使你受到極深的悲痛；或者你多年的美好計劃不得成功，忠誠的勸告、善良的友情，被人誤解，都能叫你心酸意亂。當着這種時節，朋友們或許勸你到戲院，跳舞場去消愁解悶，那時你要感到這一切全沒意思。你究竟上那裏能得到安慰？只有你的信仰！她要告訴你，這一切不幸的遭遇，都是那位至明智又疼愛你的天父，爲使你輕視世俗，增加你天上的財寶，而允許的。人生是充滿酸苦的，但只有宗教信仰能解答這些酸苦的意義，且教人在酸苦中得到安慰。正人君子及一切失掉信仰（後又獲得了她）的人都感到這事的真實。

「拿破崙失掉王位苦困于赫助納島 (St. Helena) 時，因恢復了信仰得了平安的壽終。我們

也覺得德國大詩人哥德(Goethe)的意見十分正確。他對信仰曾用比喻說過：「信仰是平安時聚集的一種資財，但是在困苦中才能享受她的利息。」因為她告訴我們凡為順從主命忍受的一切痛苦，都要變成來日的幸福。這種信念很能輕減人的痛苦。

中古時代的公教騎士，上陣作戰以前，慣在聖堂中的石柱上磨他們的寶劍，意思是說：「天主，我不只依靠我的兵器却更依靠你！」這種依賴天主的信念為增長人的忠勇是何等的有効！因為凡依託天主的，不是他一人孤戰，他還有一位大能的助手！

3. 「我爸是舵手何必害怕？」

一次凱撒(Cæsar)要乘船過海，但波濤十分狂大，水手們不敢開船，于是他高聲說道：「凱撒同你們在一齊何必害怕？」

朋友，幾時世海的波濤如狼似虎的攻擊你這生命的小船時，你也要用這個思想去平息你湧騰的心情：「天主同你在一齊何必害怕？」

真正依賴天主的心情，並不使人成為消極的定命論者，却命人去積極的操作：「你當努力工作，好似一切都需你一人成就，又要依賴、祈求天主，如同一切都是天主替你成就！」的確，這是公教信徒作事的專門藝術！

一次海中起了狂風，弄得一隻海輪像一樽小小木碗在濤天的狂浪中，旋轉漂盪，在這鬼具驚，危急萬分的生死關頭，乘客們都提心吊胆的互相窺看；却有一個孩童仍十分安靜的在甲板上海常遊玩，毫無懼色，當着這種光景一位旅客高聲喊道：「孩子，你不害怕麼？」孩子，

我們的宗教

却瞪大了眼睛恬靜的答說：「我爸是舵手，我何必害怕？」朋友，這天真的孩童便是一個有信仰的青年極好的象徵，他知道一切喜憂都是天主掌握。茫茫的世海中，天主是他生命小船的舵手，是疼愛他的好爸爸，既明智又全能，萬苦當中，他決不讓自己的孩兒受害。這種堅確的信念，給他奇大的神力，使他在衆人失望恐懼的難境，仍能安穩、鎮靜、照常工作。

一切苦患當中，死亡恐怕是最嚇人的東西。但是，朋友！我們若有信仰，這個也不必怕，信仰能給我們幸福的壽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人生白駒過隙」，「死是何等容易！我每次想到這裏，不禁有點索味驚懼，但信仰又告訴我：今生過後，天主便領我到永樂天域，所以怕懼仍然不必。」

德國大音樂家赫德 (Haydn) 曾說過這幾句滿含安慰的話，來概述他的一生：「我一生的歲月，同我的音樂極其相似！我每作一曲必自天主開始，并用「榮光歸主」作它的「尾聲」。因為念想天主好似一團金線，密縫了我整個的生命。臨死以前我仍用「榮光歸主」來作我最後的呼聲！」這樣的死，使人何等羨慕！

芬芳的花草，燦爛的星天，人間的一切秀麗風景，令人留戀忘返，但我用信仰的眼光看去，這一切不過是永生界的反照，使我振作并督促我為來世的福樂而奮鬥、掙扎。

既使病魔來纏繞我的身體，痛苦來攻擊我的靈魂，但信仰告訴我今生為承行主旨，身受的一切痛苦，眼掉的每滴淚，都要得豐富的報酬，為此這一切我都能甘心忍受。

我的力量將要耗盡，肉軀也將毀滅，但信仰告訴我：「今生不過是旅客，到天鄉後才開始永遠的幸福生活！」

4. 信仰爲我究竟有何供獻？

「信仰爲我究竟有何供獻？」也許你仍要這樣發問。我願概括的回答你的問題：信仰能提高你生活的意義、並給你與環境奮鬥的勇力；使社會人生安居、剷除許多痛苦。

1. 解釋提高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并賜你奮鬥的勇力。

人生是何等的複雜，但惟獨信仰能告訴你：今生究竟有什麼意義，且指給你一個值得犧牲的高尚目的。因着她，我們的一切工作、休息、苦痛、順逆，都要得到永生的代價。而且我們整個的生命，在承行天主的意旨上，變成了一個常久的祈禱，一個珍貴的犧牲。

我需要事奉天主？嚴守祂的誡命？難道我不能自由自主？

新宇宙的始祖哥白尼 (Copernicus) 曾這樣說過：「若只有一個星辰離軌橫行，全宇宙便要紊亂！」你知道，自然律是宇宙存在的根基；沒有它，一切都要錯亂。同樣，天主的誡命，也是人倫道德和人類生活的柱石；沒有它，社會便不能屹然穩立。所以希望人能把這句話深刻心中：「天主叫人守祂的誡命，並非要難爲人，或奪取我們的自由、樂趣，而正是相幫我們得到它們。」你守天主的誡命與否，爲天主本無關係；但爲你個人的關係却非常重大，因爲人的幸福、災殃，全繫在這一件上事。天主的誡命，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法律，若天主沒有親自頒佈，人自己一定也要去尋找。的確，它不是人自由、幸福的障礙，却是人生活的保障。

「你當恭敬一個真天主！」這是第一誡的要求。有了它我們便能剷除在恭敬邪神上的種種愚蒙惡行。你不知道波斯王善克司 (Xerxes) 在遠征希拉以前，爲得神的歡心，祭祀他們，曾

活埋了九個青年，九位少女，當作祭禮？不是直到現在，印度人還在牛、馬、蛇虫、猿猴前，叩首膜拜？若沒有天主的第一條誡命的禁令，人類將落到何等黑暗的迷信之中呢？

第二誡（勿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要人忠誠、信用，增高誓言盟約的聲價。第三誡（瞻禮主日罷工）給人相當的休息，來恢復人因勞作而疲乏的身體。第四誡（孝敬父母）保護家庭及社會的權力。家庭、社會是人類文化和幸福的基石。權力若失了保障，人類便無存在的餘地。第五誡（勿殺人）確保人的生命。可憐，在許多地方，至今還有拋棄嬰兒的殘劇！

什麼能使成人和其後代子孫不受淫亂的毒害？不是第六第九誡麼？（六、勿行邪淫。九、勿願他人妻！）什麼能使你的財產安全？還不是第七，第十誡麼？（七、勿偷盜。十、勿貪他人財物）什麼能禁止人不互相欺騙、毀謗？豈不是第八誡？（勿妄證）。

你平心仔細想想，天主的一切誡命，不都是人生活幸福的幫助和保障麼？天主豈有意來難爲人？

2. 使社會人生安居，剷除許多病苦。

若世人都遵守天主的誡命，現在這可憐的人生要有何等變更？那時：不需要這許多的監獄，不用這些警察，不要這樣多的門門、鐵鎖；沒有這些疾病，瘋人院、醫院，也沒有這些破落的家庭，更沒有這些因受騙而離婚的悲劇；再見不到這麼多墮入歧途的青年和傷痛的父母；再聽不到許多互相毀謗、咒罵的惡聲！哦，天主，若人類都忠誠的事奉你，謹守你的誡命，他們的生活與現在當如何的不同？

親愛的朋友，他人遵守天主的誡命與否，我們沒法干涉，但我們自己遵守與否，却是我們

個人的事情。我們要清楚的知道：「人今生和永遠幸福的決定，全在人能否一心去守天主的誠命」又當切記：「天主叫我們事奉他，命我們守他的誠命，並非爲奪取我們的自由和幸福，只爲相幫我們得到它們！」

你要知道那些不守誠命相反天主的人將得的結果麼？下面的故事便告訴你——他們的結局只是毀滅，死亡。

5. 作反的樹木

在楊格生的故事集中有這麼一段：一棵高大的楊樹自覺聰明，向一切樹木、植物說：「弟兄們，你們都知道，世界是屬與我們的。人類、禽獸，沒有我們，便都不能生存；連地上的灰土也是我們的落葉作成的，看來我們實是宇宙的中心。我們以上，只有一個太陽。人說它管着我們的生活，我覺得這只是人用來恐嚇我們的腐敗童話，我絕不相信這個。我們沒有太陽，真不能存在麼？嘿，讓那些老頑固去相信吧！我們這些聰明時髦的份子「是絕不贊成的：——」此時楊樹忽然停止了講演。幾棵年長的橡樹、榆樹窸窣作響表示反對；但多數年少樹木却低首贊成。於是楊樹又提高了聲調繼續着說：「我真不明白，現在的植物界中，還有這樣愚蠢、頑固的份子，相信那腐敗的老嫗傳言，但你們這些思想新穎的少年同志，是我的希望、依靠！弟兄們，究竟我們應脫離、打倒那太陽的惡勢力，創造自由的新世代。爲了實現我們的理想，弟兄們，武裝起來，準備作戰！」繼之轉向太陽說：「你這個千年的忘八，我告訴你，你的權勢完啦！」

此時周圍的擁護聲壓滅了主席的講演，當然那幾株年老樹木的反抗聲也被這些革命黨狂熱的囂喊遮沒。

「我們今天便要開始罷工與太陽作對：我們要白天休息，黑夜工作生長、吐穗、放香、開花、結實，事事隨我們的意思，再不受太陽的轄治。」

不久以後衆人發現了奇怪的景像：太陽仍然日日放射它的光芒，但一切花草却傲慢的把頭伏在地上，樹木、禾苗也都垂下枝葉，與太陽作對。但在夜間却都抽莖開花，枝葉蓬勃。但是幾天以後，極大的變更出顯了：五穀殭臥在地，花草枯萎，樹木枝葉發黃，雖是盛夏時光，却有了深秋的景況。

于是大家對楊樹起了不平。但這作亂的惡魁（雖然也枯黃垂死）仍勸它們振作勇氣：「你們真太簡單了，看不出我們現在比從前更美麗、更自由、更高尚麼？你們自覺害病，沒有的事，却是更精細、更嬌嫩了，有什麼可怕！」

可憐，許多無福的少壯派仍舊隨從楊樹的愚見，還自覺：「我們比已往更精緻、更高尚了。」然大多數已脫離了它的愚蠢，去擁護付給它們生命的太陽。

當新春光臨，萬物昌茂的時節，那枯死的楊樹和其黨徒都赤裸裸的兀立林中，誰也再不想它的明訓。芬芳的花草、禾苗、樹木，依然又服從那古老而賜給它們生命的太陽，且對它那不計前非的慷慨恩愛，表示十分的感激！

這些反叛樹木滅絕的殘劇，在今日的社會裏，仍時常排演着。有一派人他們相信，離了天主——賞賜、保持他生命的太陽——能度一種更自由、更高尚的幸福生活。我的朋友，千萬不要相

信，不要仿效那愚蠢的樹木，却要在任何紊亂的思潮中保持你對天主的信心！尤其在你發育、受教時期，在社會中你要嘗到些想不到的苦味，見到許多所謂時髦的青年，對那最難解決的人生問題，嚴然持久的發表他們無知的空洞成見；碰到許多貪財鬼，他們的唯一任務便是貪財圖利，追求私人的快樂；什麼頭等香煙，中、西飯館，跳舞場、電影院，是他們埋身的辦公室。哦，這類的人何其多！他們對人生問題的解答，雖幼稚的可憐，但仍固執成見。只重肉體的享受，不顧道德的喜樂。

親愛的朋友，你若見到這些景況，也不必大驚小怪，飛禽之中尚有鳳、雀的差別！你想麻雀需要什麼？還不是一些小虫，幾顆穀粒？但牠也時常的自大、吹噓！牠那裏知道世上還有更美麗的鳳凰、更高尚的幸福？同樣，社會中也有許多長着麻雀心、麻雀胃的人。誰是這等人？現在你自能回答。他們嘗不到絲毫的心靈幸福平安與樂趣，在物質快樂的漩渦裏，雖是非肉不食非酒不飲，仍免不了餓死渴傷。因為他們拋棄了生命的太陽——天主，他們的歸結是永遠的死亡！

6. 「有什麼關係？」

世上絕對沒有信仰的人實在很少。但是有信仰而不關心她的却到處可以找到。

詩人但丁(Dante)，在他的地獄名劇第三幕中，關於那些不熱不冷，對信仰馬胡從事的人有這麼幾句描寫：「看，他們雜在那些沒作反叛，也不忠與天主的惡神之中，在極大的痛苦裏來回旋轉！」這真是最可憐的；這等人不但在成年中有，青年中也處處可見。他們對於一切，都有興趣，唯獨在宗教的事上毫不關心。實屬可嘆！

我認識一些青年，他們忠勇、和藹、愛人、犧牲，但一關係信仰的事，便一點不肯勉力。問題少加改變，他們又有了精力：愛讀書、好運動、擅跳舞、廣交際。雖然如此我對他們的前途發展，仍不樂觀。他們既對那最重要最神聖的宗教問題，塞耳蔽目，藐不關心，怎樣能得到負責一生的動力？他們常有失望、自殺的危機。

你也許要問：他們怎樣成了這種人？究竟什麼原因使他們這樣？關於這個複雜難解的問題，實不易給一種適當的回答。有的許是因為看了些不易消化的哲學、科學，而不了解他們問題的真意，精神沒有歸宿落到了這種境地；別的或許因見到一位同伴爲了某宗教問題，而成了瘋癲，于是也厭棄自己的信仰。但多數人是出于他們的疏忽冷淡：自幼年起，在家庭中、在學校裏已染上了這種惡習，不是常能見到，許多時髦的人，他們愛好一切，追求一切，唯獨對這最重要、當解決的宗教事項毫不關懷？不但如此，高了興，還搖頭聳肩的說些：「這事有什麼關係？」的風涼話。

但是，我的朋友，人間還有一件，比信仰爲我們今生後世的幸福，更重要的事麼？不是我們的一切都繫在這件事上？你想兩個人生觀不同的人，心境有何等的差別：無信仰的看一切都是解不了的密祕，整個的生命一團黑暗全無意思；另一個却不這樣，他雖然也碰到許多重大的打擊，但他並不因此灰心喪志，他知道今生的苦痛能買來世永遠幸福的生命，所以一切貧苦、疾病都不能使他悲觀敗興。

我的朋友，你可相信我，誰越能急速確切的解決這人生最重要的問題——確定信仰，他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上，越能感覺興趣，提高價值。

因爲：即便我用盡心力，去發揮我天付的才能，沒有天主、我一生努力的代價，也不過是一把卑污的灰土；即便我時時奮勉，把握着我的意志，使人格盡量發展，沒有天主，它不過像一幅無影片的銀幕，有何意義？即便我有一萬燭的燈炮，若同發電機失了聯絡，有何效用？同樣，人若與天主——生命的根源——失掉聯絡，人生還有什麼意義，什麼價值？

「沒有太陽的地球，沒有星、月的黑夜，沒有生命的軀體，無目的的旅客，無祖國的人民，無父母的嬰兒，這一切都是無天主的靈魂的好像徵。」

7. 無信仰的可憐

一個無信仰的人，精神上常感受許多苦悶，因爲他屢次遇到些不能解決的矛盾。龐大的宇宙，秩序井然，美麗無比，但他的人生觀，不許他承認有一位大能智慧的創造者來掌管牠們；他見到許多彼此相愛的人、忠誠高尚的事，但也不能相信有一位報答他們的第三者。反之，一個無惡不作的兇手，同一位濟世淑人的善士同受一樣的報應；他又當承認一切奉公守法，負責至死的人是瘋癲、愚呆，那些欺騙狡滑專營私利的算是英俊、聰明。的確，若真的沒有天主，沒有信仰，這樣想法雖與情理不合；但確實應當這樣去想。

歷史告訴我們，不拘怎樣，無信仰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多次受到莫明的痛苦，討厭他們所享的一切快樂。他們要感到世界、人生，都是苦悶、虛空、恐懼、憂鬱；無言的酸苦要塞滿他們的心靈。到那時，情人、美景、宇宙內的一切都不能使他高興振作。自己的愚蒙一旦發覺之後，便完全失望敗興：「我生活還有什麼意思？爲何世上還須有我？唉，生活！——那如用刀

鎗來結果了牠……」

實在，事實給我們證明，沒有天主，人生是極苦的重載。連鐵血主義的俾士麥 (Bismarck) 于一八五一年向其夫人寫的信中也有這麼幾句：「我不明白，怎樣一個不認識天主，或不願認識天主而只顧自己的人，還能生活？」

一個只尋肉軀的快樂不顧天主的人，他沒有什麼高尚的理想，沒有內心的和悅，沒有希望，沒有與痛苦奮鬥的精力。當然大的煩難一旦來臨，能使他一蹶不振。對個人如此，對國家社會也如此。一個失掉信仰天主的民族——也許他會暫時強勝！但一定要發生同樣景況，他決不會長久存在的！

8. 拋棄天主能得幸福？

親愛的朋友，這裏我所寫的一切，將來你都要親自經歷；但我勸你，直到那時，你要相信我的話，我決不哄你！

、人若沒有信託、盼望、愛慕天主的心情，他絕不會得到真實的幸福。因人生來的本性即傾向天主，除非得到祂不能安息。

「人靈離棄天主不會得到真幸福。」科學告訴我們，「物不平則鳴」一切物體，只有依其本性存在時，才能安息平靜：火焰常往上升，石頭常向下墮，星辰常依各自的軌道運行；，羅盤針，常取南北的方向。你試把油倒在水裏，油要浮在水上；反之，把水倒在油裏，油仍然在水的上面，物體都受本性的支配，幾時找到牠天性原有的位置，才能安靜，否則便時常動蕩不平

·人的本性既是傾向天主，所以她幾時與天主隔離，便不能平安，不會息止；不到天主那裏她永不心足。

羅南 (Renan) 失了信仰以後，簡直無法形容他孤寂無聊的苦衷，憂悶的他看宇宙像似一座死城，他在這死城的大街上，來回奔跑，並覺得死亡從每一窗孔、角落裏向他哂笑。當時他這樣寫道：

「我自從失了信仰忠實的足跡，即失了心中溫柔的深意！」別一次他又寫道：

「噢！失掉了信仰的那些時機，那如你當時死去，倒使人更覺愜意！」

親愛的朋友，許多青年，因聽了幾次或讀了幾個無宗教信仰名人的事跡，便也要放棄信仰；他們的這種辦法，多麼缺少檢點。我們雖不能確定這些人所以辱慢天主，是因為他們的理智，故意不去推究，或是意志不許可他們承認天主的存在，或是因他們的浪漫生活與天主的誠命多相抵觸而不承認天主，但至少能測定個大概。事實告訴我們，背棄、否認天主的主要原因，不是深沈敏銳的才智，而是敗壞傲慢的心靈；不是學識經歷的博廣，而是罪惡苟切的生活！

信仰的火光只能在清潔的心靈內，放光發暖；滿懷罪惡的人心，見不到它的效驗。可惜我們缺少一些告訴我們那些輕棄信仰辱罵天主的人，怎樣在死時因罪惡無法推委、良心發現，因而心靈不安改變了他們素日成見的書籍，實在有點可惜！

你認識德國的悲觀哲學家叔本華 (Schopenhauer 1788—1860) 麼？他一生作了天主教的勁敵。但當他在病重要死的床前，人常能聽道他不時的呼嘯：「天主！哦！我的天主！」給他診病的大夫一次驚奇的問道：「哲學家難道也需要天主？」他恭然答道：「沒有天主的哲學，為

痛苦的人生毫無意思！病癒之後，我定要痛改前非！」他既是一生放浪形骸的博士，病癒之後，那裏還記得悔改的善志；，當他二次病倒，大夫提醒他踐其前志時，他怒氣冲天的說：「讓這些恐怖的怪像，去迷哄小兒吧，一個哲人不需要什麼天主、基督！」但是這位自相矛盾的哲人，當日晚上，便極悲慘的一命嗚呼！與世長辭了。

哈伊南(Heine)也是一位反對公教的德國作家，但在他悔改後頭死前幾年，曾向其弟寫過這封信，「：我曾傲慢的反對過天主，所以才像一個可憐的虫子殞臥在地，但：光榮、讚美永歸于高天的大主！你可憐的愚兄，亨利。」

哈先生雖然半生只重肉體的享受，但他在遺書中却這樣寫過：「四年以來，我脫離了哲學的傲慢，恢復了我的信仰，找到了賜福的天主，我哀懇這天地的大主，賞我死于信仰并賜我得入永生的寵愛：」

一位匈牙利的作家賈道尼(Gardonyi)給我們述說了一個他親見而可笑的故事：「某日，六個教授僱了一隻老水手的小船，高興的暢談民衆的愚癡，說他們雖不懂哲學，却相信有一個天主；不料在他們遊興最濃、談笑劇烈的當兒，小船破裂，老夫大聲呼喊道：『船破了，浮水、浮水！』于是那六位學者齊聲高呼：『噢！天主！我的天主：！』」

最好辱罵天主，以反對公教爲趣事的尼柴(Nitsche)臨死時真心發現，自覺一生作惡，恐懼非常，失望的喊道：「我將到那裏去？：我渴望找到一個安穩的居處：但何處有我的家鄉？：我追問、尋找，但終久問不着，找不到！哎，可恨：永生之處，沒有我的位置，沒有我的住所，沒有我的報酬：！」

廿年前死了一位法國著名的浪漫派小說家安道爾 (Anatole France)，他一生時常咒罵宗教，寫的皆是傷風敗俗反對天主的書籍，却因此發了大財，能從己所欲享受一切，但依記載他生平人的傳述，說他雖盡能的追求種種快樂的享受，却常愛悶悶不樂；他的一位秘書布益生 (Béginsson) 記述他同一位朋友的談話說：「若你能透識我的心境，你一定要驚怪不止……，我不相信世間還能有一個比我更無福的人！許多人稱讚我，說我『有福』，可是我總不明白什麼是『有福』，實在，連一天，一分鐘的時間，我也沒嘗到『福』究竟是什麼滋味！」

親愛的朋友，雖然許多人不承認人靈時時在尋找元祖失去的幸福，尋找天主，但這種渴望確乎實有，而且很急迫。人心貪享幸福，但除非獲得天主，一切快樂都算不得幸福，而且有時更使人苦惱。因為脫離天主，背棄天主，即是自投苦海，自取滅亡！

9. 「背棄天主即是自取滅亡！」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有一位法國的著名作家拉維丹 (Henri Lavedan) 咒罵天主，可說是當時反對宗教的洪水猛獸。但在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他入伍之後，曾向全國人民寫了一種十分動人的懺悔書，承認他反對天主和攻擊宗教的錯謬：「我昔日背棄信仰，曾自覺聰明；但只是欺騙了自己，愚弄了唱讀我著作和歌曲的朋友們，這是何等的錯誤、瘋狂、愚蒙！我現在澈底的明白：『背棄天主即是自取滅亡。』我不知是否還有明天，但我可愛的朋友們，我應當給你們聲明：『拉維丹不敢作一個背棄天主的人死去。現在我高興，因我還有一點時間，我能跪在地上對天主高呼：我的天主，我信你，我信……！』」

你認識十八世紀法國文豪福祿泰爾 (Voltaire)？這位文豪殘酷的死亡，更證實且增加了拉維丹「背棄天主便是自取滅亡」這句話的價值。他是一位反對天主的將領，憑了天賦的英才，利用文墨，極力的反對公教，破壞道德。他唯一的口號是「消除那個災害！」(“Ecrasez l'infame”)。他覺得公教是他自由的阻碍，所以要剷除她。無數人因着他的著述，背了信仰，失了人格。後人稱他爲「背棄天主的始祖」實是名實相符。

但這位反對公教的驍將，害重病的時候，却仍請了神父，來聽其告解，且在獲得罪赦以前，守着兩位證人，公開的簽字，後悔攻擊聖教、背叛信仰的罪過，希望天主寬赦他的一切惡跡。果真，福祿泰爾沒有死，當他身體復元又進戲院的時候，舞台上正扮演他的名劇，他大受觀衆的歡頌。戲台上供着他的半身雕像，彩綢、花束裝飾的極盡華麗。最後還有一位演員，把一隻錦繡的花冠帶在他頭上。民衆的尊敬歡呼，重新激起了他的傲慢。他忘掉了那痛改前非的善志，又蹈入了他害病前無信仰的覆轍，至死作了辱罵天主的黨徒！

但，在他重新病倒的時候，他又願派人去請一位神父，而他那些無信仰的朋友不肯照辦。雖然他一再的哭求，終是徒勞。最後他懾的狂呼亂叫：「哎，一隻手要抓我，拉我到審判主前；魔鬼在這裏，要拉我；唉，我見了地獄，快蓋着我吧！」一個在跟前的人，忽然衝出病室，大聲喊道：「哎，這種光景，簡直不能看！」到了最後，朋友們又讓神父進來，但死關已到，病人已早不醒人事。這便是「辱罵天主的始祖」的結局！

有一位當時服事福祿泰爾的修女，後來人每次請她去服事病人的時候，她便先問「病人是否信仰」并說：「我見了福祿泰爾臨終的情況，不願再見一個不信天主的人死！」

「背棄天主便是自取滅亡，」沒有天主——不信天主，一切都虛是空，毫無意思；但因着信賴天主，我們的工作、勞苦、生活，都有意義，有價值，且有永遠不朽的價值——天堂永賞！

10 沒有天主——背棄天主——的宇宙

你想，若給宇宙奪去了天主，宇宙將變成怎樣的呢？宇宙若真的少了天主，剩下的，不過只是由複雜事物集成的一種互相矛盾的混合體，一個滿了各樣痛苦的殭場。牠最後的命運，是一種悲殘的滅亡。

德國的詩人兼戲曲家席勒 (Schiller, Johann Christoph Friederich 1759—1805) 曾經說過：「沒有信仰，一切振蕩。」名人波流坦克 (Plutarch) 也說「在空中用沙粒築堡壘，比組織無信仰的社會更容易。」

親愛的朋友，你的年齡愈長，你愈能明白今生的空虛，感覺你個人的藐小；但你愈能多次思念天主，瞻望永生，你的心靈便愈形擴大，人格也愈見發展。我公教，而且只有她能解決一切人生問題。她告訴你，我們現世的生命，不過只是一個預備階段；並不是專供我們沈醉各種娛樂，乃是為修養我們的靈魂，冀得高尚幸福的永生；我們現世的生活好像一部書的序言，待今生了結後，那書才能刊印出版。為此現在我們正當時時艱苦奮鬥才對呢！

你曾讀過哥德詩人的名著傅士德麼？(Faust) 傅士德即是一位要避惡行善終身奮鬥者的化身，我們的大詩人想盡各種方法，要在他的英雄身上，尋到人生問題的解答，但結果只找出一條真理——必該相信有一位賞善罰惡的天主和身後的永生。此外：但丁的神曲，比多芬的大禮彌

撒 (Missa solennis). 莫任德的黑彌撒，(Requiem) 赫德的創世曲 (Schöpfung, Creatio) 和其他許多名人的著述，無不極度表示人的靈魂有尋求天主的渴望；也都切實證明了，教會三世紀著名作者德都良的話是對的，他說「人的靈魂，生來即是一位公教信友」"Anima naturaliter christiana."

的確，用虛幻的世樂來充滿這大而又高無羈的貪望，是無濟于事的把戲。荷馬在他的阿地塞 (Odysse) 中已經說過：「人之尋找天主，像似餓夫求食！」

親愛的朋友，也許你還沒見過許多時髦生活的事跡，但總會多次覺到這等生活的可怕：失戀、離婚、自殺；人的年齡愈增，愈能明白：人類物質的文明愈進步（當然我不反對文化進步），取樂的花樣愈複雜，我們那貪圖鴻大的靈魂愈覺不滿足；不但如此，而且她時常感覺莫大的痛苦。

人靈趨向天主貪望完備的幸福，平時誰越會尋找物質的享受，消遣、取樂，寂寥無味時，越渴望他心靈的惟一歸宿，無論怎樣，天主決不會讓世界任意拋棄祂，正如席勒詩人所說：一個天主，一個永遠的思想，神聖的意志，即使宇宙振蕩毀亡，祂仍常在，永王！

你若仔細的去研究那些不信天主的學者，便要發現一件奇事：他們越不信仰天主，對天主說的話越多，他們越努力使自己脫離天主，越當在別人前講論祂；他們雖要把天主的名字從人間除去，但却適得其反，德國名人高得福 (Jeremias, Gotthelf. 1798—1854) 曾經寫道：「若上天的喜光總不向我們微笑，神聖的天糧，永不增我們的力量；再加上社會瘴毒的侵害，那時人心靈的景況，將不知落到那步田地！」

「若有一個永無陽光的深淵，充滿濃霧、毒氣、潮溼，有人讓你在其中生活，且永不準你出來呼吸點新鮮空氣，你想這種生活要多麼寂寞痛苦！同樣誰若沒有真理寵光的照耀，沒有天上的言語，作他掃雲去霧的倫理太陽，他心靈內也要發生同樣的景況。沒有太陽，大地黑暗，萬物不能生活；沒有天主——神生的太陽——人靈也要黑暗、死亡。的確，生物常久不得陽光，便要衰敗、枯萎，人靈得不到天主，也要悲痛、憂傷！」

可惜，許多人時常趾高氣揚的同天主作對，不願承認他們所有的一切：什麼俊美、才能、權勢、富貴、學識都是天主的恩賜，却自覺是一己的能幹，這是何等的錯謬思想！

每人都有一個理想的願望——即貪求更大、最大的幸福。這種世人共有的願望，決不能是錯誤的夢想，必須有一種圓滿無缺的幸福；但歷史告訴我們，一切世物都不能使人心滿足，所以只有一個世外的天主能滿足人心的這種渴求！

親愛的朋友：你要明白，而且永不可忘記：「沒有一件比多次去想念那位全能、永生、愛你的天主，更高尚、為你更有益的事。為此要在工作之餘，在一切喜憂、苦樂之中，熱切的呼求祂：我天上的父親——願爾國臨格，爾旨承行！」

許多人，尤其是青年，願意拋棄天主而尋找幸福。但我每次見他們反對天主，受情慾的驅使，度日放蕩，我便替他們擔憂。因許多日後回心的青年，雖早已脫去了舊日生活的惡習，走上了光明的大道，但他們每次憶起已往的事跡，便感受極大的悲傷。的確，青年時代的流浪生活成了他們終身遺憾的苦事！

原來同天主的關係疏遠，雖然事事方便，但也得不到真的幸福。你若讀了哥德詩人的懺悔

錄，便能澈底了解這句話的真實。他是一位備受歡迎，生活舒暢的詩劇名家。但他到了老年，却這樣誠懇的自述道：「我處處受到歡迎，人都說我特別有福；的確我也不能抱怨我命運的不濟。但我常感到工作努力等等的酸辛苦痛，「真有福」的時候我敢說，在我七十五年的歲月裏，總計還不滿四個星期！」——瞧，這是哥德詩人的自述。

亞拉伯人對沙哈拉沙漠有一種奇怪的傳說。每當星月滿天的夜裏，微風揚沙吹過那無邊的沙野時，乘涼的人們常能聽到一種像似巨獸將死時的吼叫。亞拉伯的旅行隊每次聽到這種聲音，他們的首領便說：「這龐大的沙野又在哭泣，因為它成了荒涼不毛之地；它哭它先前美麗的園圃、豐盛的五穀、鮮艷的花草；及它未成沙野以前的種種美好！」

親愛的朋友，無信仰，和失掉信仰的靈魂，正如那荒涼枯燥的曠野，自外面遠遠看去，他們的一切也都安適，但在寂靜無味的深夜，他們那荒蕪空虛的心靈也屢次的傷痛悲哭。舒本德詩人（Schubert）描述人的心景不是這樣說過麼？「沒有天主如無錨之舟；天主以外，窮困痛苦；獲得天主，像大幸福！」

11 從童年信仰到青年信仰

也許早晚這書會落到一個在信仰上，遇到覆舟之禍的朋友手裏。我對這位朋友只有一種請求：我希望他在幽靜中多次的冥思，信仰天主時爲他失去了什麼？背棄天主後得到了什麼？

親愛的朋友，你很可把你有活潑信仰時的童年、幼年——七歲到十四歲，和一青年的你——十

五歲到十八：歲——作個比較，你便要發現一種奇異的變化！

你要見到一個天真高興的童子成了個健壯多愁的青年，你準要說，哎，那時是何等幸福！你想，你從早晨醒來，恭請聖號：定正意：念早課：吃早飯：讀書：工作、散心：一天的日子過的多麼高興；晚課以後仍要微笑着向你的父母兄妹請安祝福，就寢前還念幾遍聖母經，把身靈託與耶穌聖母，那時期你多麼幸福！

但是：後來——不知怎的，你讀了些小說書報，或是因着與輕佻朋友來往交談，或不知爲了何種原故，你明悟中起了這些思想：我所信的一切，是否真是如此？信仰告訴我的，是否真與事實相合？……這種思想，起初只使你懷疑不安，你雖極力排斥，但仍無濟于事，它仍要來攻擊你，而且一次次的更劇烈、更活現，這便是人生危險最大最多的青春時期！

各等年齡，各門學識皆需要其相宜的宗教知識和修養。也許你已多次疏忽了宗教的義務，把祈禱或其他信仰的要求拋諸腦後，因此發生了這些懷疑的苦悶。然而據實說來，這種不景氣的現象，並非出自理智，而是出于你過度的貪享自由，尋求逸樂的情慾和麻痺的意志。因此，你多次反抗父母的勸告，常同師長發生磨擦。你平心靜氣的反省，便能明白這話並非妄言。但是，親愛的朋友，你要明白：誰幾時發生了懷疑苦悶，便需要別人的勸解慰藉。故此你幾時遇到了這種景況，要到一位年齡較長富有宗教知識而熱心的朋友，或是一位司鐸那裏，開腸破肚的，把你一切的懷疑、苦悶講給他聽，並要虛心接受他的指教，聽信他單憑理智科學證明天主的實有以及信奉公教，並非迷信的證據，採納他向你說的：人生應當遭受些折磨的合理原則。還要切記這句：對天主及信仰的問題，常需要謙遜。因憑人有限的理智來認識無限的天主，總

不能像¹⁰的數學原理那樣清白。所以在一切超過人思想的事上，仍要膜拜在不可推測三位一體的天主台前。關於這條奧秘，我們只能找到他的一點影子：每種物質都有長、寬、高、三種度量，太陽有光、熱、和發育萬物的三種作用，都是天主聖三的象徵；此外自然界中尚有許多問題如：電究竟是什麼？時間、空間是什麼？連最大科學家也不明白，但對這些誰也不懷疑，不奇怪；那麼我們不能全了解無限而創造了它們的天主，還算什麼奇怪事呢？

親愛的朋友，不是你覺得，直到現在，你還未曾發生這些相反信仰的懷疑和苦悶？但是，將有一日，當你由簡單、童年接受的信仰轉到要事事了解的青年信仰時節，也許將遇到這些困難，那時你當極其小心，別把你的公教信仰——人生最大的珍寶——失掉！這時候你要努力着屢次祈求天主，向祂說：「天主，我信，我信公教要我相信的一切道理，相幫我脫免失掉信仰的一切危險吧：——」

12 從青年信仰到成年信仰

也有些青年，當他們自童年到青年的發育時期，信仰並未受什麼危害，你或者便是其中的一位。雖然你已成了青年，仍保持着童年的活潑信仰——人生的最大寶貝——但你仍沒有完全脫離危險，還有一種較大的試探在等著你——這便是自青年到成年期內，在信仰上所有一切顛險。

在此我當告訴你一句忠言：「許多青年，在中學時期飽受各種輕視險阻，努力把持的公教信仰，待進入大學之後，却失去了這個極大的寶貝。多麼可惜！」

當你剛一踏進社會，最先使你感到痛苦的，大概是發見你童年時的許多同伴、成人，對於

和天主教靈大事的藐不關心，甚至完全拋棄不顧。你要到處見到，那些缺少經驗的青年，多麼容易走上無信仰的大道，而那些早年背棄信仰再歸向天主的灰髮老人却十分稀少；但這等人却不是沒有，像德國名哲康德（Kant）雖然少年時不願承認：天主和靈魂的不死，否認人有自由意志，但到了晚年却認這些是人生必須的要求；費夏（Virchow）杜博思（Du Bois-Reymond）雖是唯物論的先進首領，却終於放棄了這種主張；白耳（Behr）翁德（Wandt）及別的許多著名學者都承認他們對唯物論所寫的著作，全出于青年的愚昧無知與狂妄。

大學的工課，時常供給你一些新奇高深的知識，爲此你的學業日日增進；但宗教科不是大學的課程，因此你的宗教知識獨落其後，無絲毫進步。並且，當你致力于其他學科的研究時，宗教知識、義務多被遺忘，因此時時減退。日久天長，自然要喪盡無餘，這正證實了名哲巴斯噶爾（Pascals）的箴言：「宗教信仰是這樣寶貴的奇珍，使那些不努力研求她的人，不堪沾受她的恩賜、利益！」

你的各門學識都齊心攻擊你的信仰，擾亂你的靈魂；此外你又當多次參與公開反對宗教的聚會、講演，天天聽到些你難以看破的思潮、人生觀和宇宙觀，對這些複雜的問題，你那簡單的宗教知識怎能清楚的了解駁辯？

此外還有一種極毒的流行瘟疫，傳染了無數、特別在都市中的青年，他們拿物質的享受，作人生的唯一目的：「朋友，吃吧，醉吧，我們明天或者要死！」這是他們的口頭禪。「嘿，你的信仰，要求你度簡樸、節制的生活，多麼愚呆！我們一切天性的趨向都當使它滿足，『人生如朝露，何必自苦如此！』」你要在各處聽到這類的呼喊。同時，你心內的各種情慾、也來火

上加油，不住的催促你隨從它們。

一三四七年在意國發生了極可怕的瘟疫，看了當時情況的記載，不能不心驚害怕。一位史家這樣記述說：「當時人所能見的只有灰白的臉：昔日各家常有孩童喜笑歌唱——現在却死一般的沈寂；聽到的只是往各家去拉死屍、鱗鱗的車鳴；連在發喪的當兒，送殯司鐸及埋死屍的工役也往往中疫而死，被葬在爲別人預備的墳墓中：人如同蠚蠅一般，死在城內、大道上、廣場中：人們都斷了彼此的來往，許多街、巷、家庭中，當屍車經過時，有時竟沒有一人，來答覆車夫『有無死人？』的呼喊：法庭上簡直見不到人的踪影：誰也再不感覺守法作人的痛苦：——實在可怕！」

現在每個城市中流行着一種更可怕的——殺人的靈魂（也害人身體）的瘟疫。若把染這時疫的人一概殺掉，真不知需要多少屍車，多少墳地！許多壯年的靈魂在都市中、在大街上、在電影院裏、在大商店前、在酒館內中毒死殤了，可惜！但是現在的人有一條與古不同：古人盡力逃避時疫的傳染，現在的人不然，他們不光不逃避，而且爲到這些滿含毒菌的地方，却甘心消費財力物力，不怕犧牲。

親愛的朋友，這是現在社會的真像，在這種內外叢集的誘惑當中，若是有些人失去了信仰，還算是什麼奇事？不！即使一個極熱心極忠正的青年，也能發生這種臆想：我在小學、中學、關於信仰、純潔的生活、作人、道德所聽到的一切，固然極其美好可愛，但爲現在似乎有些不合時代；當時我還不明白人生的義意及我對生活所有的權利。我覺得現在公教的要求，似乎與時髦的生活太相違背，她的規矩、勸誡，連天主的誠命似乎都有些令人認爲愚蠢頑固！

親愛的朋友，這是你靈魂上的「黑暗時代」，其間你要受到各樣的誘惑和痛苦，在這最危險最有關係的時期，務要把握着你以前的信仰。因為許多人在這時期失落了他們賜福的信仰！我們若不小心，常會失掉些東西，你知道誰算失掉了所有的一切麼？失去全部財產的，損失不少；失去一隻腿、手損失更大；失去了宗教信仰，便是失去了一切！

哥德詩人所寫的博士德便是個這樣的人。博士德失掉了自己的信仰，他後來怎樣了？起初他肆無忌憚的貪享快樂，得了幸福麼？一點不幸福，反倒常受良心極度的責斥；于是他又埋頭苦幹，努力于美術、科學，但仍不覺幸福；但他仍在苦悶當中企圖一切，工作、不停的死幹，希望在其中找到心靈的安樂，但他終不明白：工作，勞瘁只有藉着宗教的人生，「才能獲得它的恩賜！」

同樣，鮑爾遜 (Paulsen) 的話也是不可泯滅的真理：「宗教是人天性的合理希求，沒有她，無論是個人生活或社會生活，都要紊亂不安。」請聽這位失掉了信仰的法國詩人，在絕望之中，說出的這幾句真言：

「莫非懷疑一切，藐視一切，兩眼下視，同畜類一般，就能得到幸福？絕不是這樣，并且這樣作，便是停止作人！」蘇聯的一句老格言更有他無上的價值：「人離了父親，離了母親都能生活，但離了天主便不能生活！」

親愛的朋友，你不是真願總不失掉你寶貴的信仰麼？你知道用什麼妙法來保持她？

1. 你要努力認識她，2. 你要心地謙虛并按着你的信仰生活；3. 要屏棄一切能危害你信仰的人、地、書籍。4. 要多領聖事愛敬聖母，總之你可遵詩人的這句名訓：「天主在我心內印刻揭

我們的宗教

示的一切，是我生活的準則、是我作事的依據。」

一個未曾到過野外常在城市中生活的孩子，一次恰在大雨之後到鄉間遊玩，他雖十分小心却仍弄得腳腿滿泥；但同時在他前面的一個農夫的孩子，鞋襪却沒沾泥水。于是他驚奇的問道：「小朋友，我弄的滿鞋泥滿，你怎却像在馬路上行走的一樣乾淨？」「噢！小朋友，若你在泥濘之中不光注意泥，而揀擇好路走，你準也同我一樣未沾泥水！」

的確，這位鄉童的話很有道理。同樣若是我們在充滿罪惡的泥濘社會裏，不光注意那些下流的青年，而追蹤心地廉潔高尚的人們，雖在罪惡之中，也能不受沾染！

13 靈魂的黑天——枯窘無味

你的身體若常不運動、操練，久了便要消瘦無力；一塊石頭，若常固定不動，也要受灰塵遮蓋；生物常久不得陽光、水分，便要枯死；同樣人的信仰，若缺少了操練、培養，也要受世俗的灰塵遮蓋、弱化、最後也許要沈淪下去，完全落到無信仰的地步。

所以，親愛的朋友！你不光應當保持你的信仰，還當操練她、培養她使她一天天的發達、強化！

你當熱心的來培植她，早晨晚上要「口誦心維」的善作你的祈禱，要感謝天主賞你信奉公教的大恩。更要在日常生活中操練她，從你的信仰上取出生活、工作的動力。因為許多人走入無信的迷途，並非他們沒有信仰，而是他們不依信仰生活。不參與實際生活的，空洞信仰，正如無輪軸的車子是毫無用處的。

這事雖然你剛一聽到覺得奇怪，我仍願你知道并隨從我會給那位思想深沈的青年，出的這個主意。一天他悲痛的對我說：「神父！我願意信，但是不能。」于是我回答他：「可愛的孩子，你勉強你的意志吧！信仰是天主的恩賜，但她却也需要人自由意志的接受。天主固然給人信仰的聖寵，但你接受天主的這種恩賜與否，却是你個人的事。你說你不能信麼？這也無關。你同宗徒們一齊呼求救主吧：主、加強我的信心！」（路十七，五；）與那個病孩子的父親同樣的高呼吧：「主，我信，幫助我的無信吧！」（谷九，廿三）你或者又報怨說：「行祈禱、望彌撒都毫無滋味，整個的宗教生活全是煩惱！」——「不要緊，你憂悶着祈禱吧，要勉力着更仔細念你習誦的經言，要自始至終參與彌撒大祭，念你的彌撒或其他經文！」你或許想着，這一切既是出于勉強，還有什麼價值？孩子，你若這樣想，便大錯了！天主不看效果如何，只看我們的心願怎樣，若是我們勉力抵抗冷淡和煩悶的誘惑，天主便滿心喜歡。

若有時相反信仰的誘惑，仍不斷的難為你，你仍要照常祈禱，多辦神工，勤領聖體，依靠聖母。當知：一位常祈禱、辦神工、與祭領主、虔敬聖母的青年，雖有狂烈的誘惑，天主也不讓他落到失去信仰的可憐境地。最後我還勸你，把這個小小的誦句，刻在心內、寫在唇上：「主，「信」爲我多麼難！只少你知道，雖然好似不能，我仍願意信！我心內的天空漆黑無光……但我願意信你！我信：我願意信，主，加強我的信心！救我于無信危難之境！」

14 懷疑

你或者嘆息着懷疑的痛苦難爲你，但我勸你安靜：因爲一般青年所感受的信仰懷疑，只是我們的宗教

一種誘惑，並不是什麼背信的罪過。的確，堅持信仰爲人真是一種酸苦的戰爭，但這種苦味連聖人也免不了嘗受。

現在幾乎沒有一個讀書的人，不受信仰痛苦的擾亂。在許多報章的副刊或角落裏，你要見到那些作者，對某條信仰真理的信口詆譏；更用「科學」作幌子來攻擊我們公教的教導；或者在社會中你將聽到完全背棄信仰的意見，所以人若對信仰發生懷疑，還足以大驚小怪？「我的信仰所教訓我的一切，或許不盡如此？……」

「你們信吧，你們堅確的信吧！」這是基督對我們唯一的要求。好似祂一生只給了我們這條教訓：「信賴我吧！」、「凡信而受洗的人得救，不信的必受判決。」（谷十六，十六）朋友們，祂現在仍向人要求這個！

在這「科學昌明」的時代，許多青年會這樣發問：「爲何耶穌拿信仰、而不以科學作祂宗教的基礎？爲何祂說：凡信服我的是真福人？爲何不說：凡明白我的教義，洞識我的理想的人是有福的？爲何不說：受高深教育、經多見廣的人是有福的？……」

你明白，究竟爲什麼？原來祂所以降來此世，施訓佈教是爲了全人類的幸福——得救升天。世間每個人都能受高級教育？都能專攻哲學麼？不！但每人都能信仰麼？是的，老幼貧富，學生教師雖然他們了解的程度相差很大，但都能同樣謙心堅確的信吾主的智言。爲此，基督拿信仰來作宗教生活的基礎，因每人都能有一個堅固的信心。

無信仰自何而來？這全出自人的傲慢自大。「天主內有三位，却又只是一個天主，怎麼能成？我不能明白，所以我不信！」「在彌撒中司鐸拿着麴酒只說了：這是我的體，這是我的血

，餅酒立即變成了救主的體血。這個我不明白，我不信！」總之，「凡我不明白的，我都不信！」這便是一般人不肯信仰宗教和背棄信仰的原因。

你或者要說，你的懷疑並非出自傲慢自大：「我雖願謙遜的信仰公教，但仍受種種懷疑的折磨。」朋友，你不必憂悽！相反信仰的懷疑是天主上智的照顧所準許的；爲叫你學着得勝它們，使你的信心更鞏固更堅強。這些懷疑連極熱心的靈魂也不能脫離。天主這樣作，自有祂的目的；我們對於信仰的真理，若同懂得 *2+2=4* 那樣清白才信，還有什麼功勞？若是你信：一二、二；二二、四「小九九」的真理，有什麼價值？因爲你不得不信這個，所以沒有什麼功勞可談！

但信仰的真理便大不其然。雖然它不相反人的理智，但許多地方却超過人的理智，你要信仰它們，不但應使你的理智服從，還需要你的意志同意，正爲了它需要人謙心的服從，所以信仰是有價值有功勞的！

你相反這些信仰的疑難越多、越剛勇，你信仰的功勞也越大越多。

有時一些青年也會有這種思想：爲何天主不把信仰的真理啓示的更確切、更明白些？如「基督自死中復活的事」，我當然相信，倘若祂的門徒及祂的一切仇人，都來作證，不使人更易信從麼？爲何耶穌在十字架上，受經師、法利塞辱罵時，不同在山園中一樣用一言，使他們驚倒？或者，幾時教宗從伯鐸聖座爲教會公佈某條信仰真理時，不能差錯，這個我信；但若耶穌在世時向伯鐸說明：你是教會的元首，你及你的繼承者，幾時爲我的教會公佈一條當信的真理或道德原則，我不許發生錯誤！」這樣，人再去信仰不是更有把握更容易麼？許多人常如此

私自暗想，爲何耶穌不這樣、那樣做？……？

對於這些，耶穌自有祂超越的觀點：天主不願勉強人信仰祂啓示的一切。（否則信仰天主，便同信「十」一樣沒有功勞可談）但祂願在信仰上，使我們的「自由意志」充當主角，祂把一切真理清白的啓示給人，好使我們能確切的認識這些當信的真理，但在其中，祂又遺留着些微的暗點，好叫我們的信仰，藉着意志謙誠的服從，而獲得信仰的功勳。

既是這樣，信仰的疑難再來攻擊你時，你要怎樣對付它呢？你要用它攻擊你的兵器來戰勝它。你心中或許有這種疑誘：「大概沒有天主：沒有身後永生！」這時你要念你的信經：我信一個天主：我信永生！或者：「耶穌那能在麵形中？」這時你要端跪聖體台前向耶穌講出你的懷疑并說：主耶穌，我信你真在聖體中！

幾時我們薄弱的理智不能了解的信仰直接來攻擊你，當小心別固執的非要明白它們不可。既是在許多自然界的事上我們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同樣在宗教上，若有一些我們不能明白「究竟怎樣」的問題，還足以驚怪？幾時這類的疑難來攻擊你，最好是勇而迅速的把它推出思想的門外。

若是一些我們智力能了解的疑難來折磨你，你要仔細的研究它，或參閱書籍，或訪問師友，因爲這樣，能使你對信仰發生興味，且能清楚的認識她愛護她。

驕傲、自愛容易使我們失掉信仰。許多青年，當他們向自己的同伴說：「我現在已不是小兒，不再須要信仰。不用再緊守宗教的規誡」，他們便覺得有了學識，成了人間最聰明最時髦的「超越份子」。可憐！

然而，如果他對人生稍有經驗，便要明白：事奉天主才有自由。誰脫離了天主，不再事奉天主他便立刻成了許多偶像、金錢、情慾的奴才，或別人手中的玩物。

誰不把手交給天主，他便要立刻落到魔鬼掌握裏；誰的眼睛不仰視天庭，他的生活便要卑苟、虛空。唉！你這個可憐愚蠢的蜘蛛，你咬斷了從上方下來、連繫你整個羅網的那條長線！

15 無知的乞丐

雖然只有宗教能使人了解人生的義意，使人得到生活的幸福，然而仍有許多背棄宗教和無信仰的人，怎麼解釋？

失落宗教真是令人傷嘆的事，因為世間為人再不能發生一件比背棄天主更可憐的悲劇。而且應當承認發生這悲劇的原因，並非理智，實是人心，不是理解、學識的不足，而是壓制情慾、修養德性人格的困難。

的確，若是人只應有「理論的信仰」，我想，世上便找不到無信仰的人。但因宗教要求人度一種嚴格的道德生活，在言談行為上端方、忠厚；又叫人避免罪惡、壓制一切非理的趨向、克服憤怒、自愛暴戾的惡情，根除一切毛病；若是有了上述的這些過錯，還當謙心痛悔，在告解時向神父陳明。這些事爲人有時實在麻煩。無怪有人說：「保持信仰是終身的奮鬥、戰爭」，即向着成全地步奮鬥，對着毛病罪惡戰爭，有時多麼令人苦惱！

這便是許多人背棄宗教，不肯信仰的真正原因！他們不願信，因為他們不願改變自己的放蕩生活；他們好似覺得脫離了罪惡的羈絆，便不能繼續生活。如同下面這兩個無知的乞丐一般。

一次，當聖瑪爾定 (St. Martinus) 的聖燭在街上遊行時，一切路旁的病人，都獲得痊癒，只有兩個殘廢的乞丐，當聖燭還沒來到時——其中一個說：「快點走吧，夥計！若是我們的病好了，怎樣辦？怎樣生活呢……？」

看，這是許多人不願信仰的原因。若有信仰，他們當怎樣呢？他們再不能大胆的從心所欲、度放浪的罪惡生活！

在罪惡裏生活的人為躲避良心的攻擊，如同被追的駝鳥躲避撲捉牠的人，情形十分相似，雖然牠能用自己長硬的喙保護自己，却只是拚命的逃竄。直到疲倦力竭時，于是頭插沙中，不看敵人，這樣便以為萬無一失，到了保險的福地。罪人對於良心的攻擊也是這樣，他們不肯消滅罪惡，只覺不管它，否認它，罪惡便沒有了。但事實絕不如此！他們喜歡堵塞耳目，否認宗教永生，否認天主，只為了不願看那將來可怕的永苦——地獄。

你聽聽這位背了信仰法國的作家盧梭 (Rousseau) 自認的話，便更明白這條真理：「你若是保持你靈魂的清潔，便希望有一個天主，對於祂的存在，總不故意發生懷疑！」

16 背離了天主的人倫道德

道德是社會生活的不可缺少無價之寶，一切人都有衛護它的絕對義務。的確，雖然許多人對宗教有錯誤的思想，然而都承認：「爲了社會生活的安全，每人都須保護遵守道德。」

這裏有一個先決問題：沒有真正宗教，還能談及道德？沒有信仰也能作有高尙人格有道德可法的好人？

人若在輪船或戰艦上裝備一架羅盤針，必把它同有磁性的電流完全隔離，以免方向錯誤。人生好似這樣的一隻戰艦：理智是它的指南針，一切引人向惡的趨向是磁性電流。除非理智——生活的指針——能在各種情慾的擾亂中，對準正直的方向永往直前，不然，很容易使人走入歧途，陷于不可預料的危險之中。若是天主沒有把「道德」和「不道德」預先在人心內確立，而讓人自行規定，社會道德不知要到什麼程度。因為我以為是善的，別人以為是惡；你說是罪過的，他却偏說是德行……

同那些不承認有一位超出自然的無上立法者、及不信有身後永生的人，無法談論道德。因為人須先明白他固有的分位，才能確知他當有的作為。

度道德的生活，常須要許多堅苦的奮鬥。一個小學學生某日說明了這種實情：「為何行好那麼困難？作惡這樣容易？」你心中不是也多次經過這種悲痛的急戰？理智告訴你什麼是善也願意你行善，但那墮落的天性却拉你向惡！

只有為了一種齊全的幸福，一個完善的天主，盼望祂、為祂度日，我才能日日奮鬥犧牲，努力同一切相反道德及不合理的慾望爭戰撕殺。因為除了天主、永生之外，都不能供給我這樣常久反抗自己的堅忍精神。所以，若沒有對天主的信仰，人類道德無法衛護，不能保存！

希臘名哲伯拉圖有一種珍奇的思想：他主張人的靈魂來自一理想境界。所以我們幾時為非作歹，心中便覺到一種苦痛；這種罪戾即便無一人得知，仍然使人不高興！但是幾時他作一件好事，那怕無人知曉，他仍覺得喜樂非常！

否認天主的福祿特爾 (Voltaire) 一天筵會他無信仰的朋友們：達朗白 (D'Alembert) 狄德羅

(Diderot)，席間當然談不到什麼好事善言，那時福氏却着急的說：「請你們別在服侍的人前談論這些，待他們走後再說吧；若他們聽了這些，也按着實行，恐怕我們的生命便不保險啦！」他說的很對，人若都同他一樣，不信天主，便不守道德；沒有道德，生命還怎會安全？

拿破崙第一在禁止人讀無信仰的著作時，曾說：「我不敢相信，一個讀過福祿特爾及盧梭等書籍的人，還能受法律的管制！」

德國最大的抒情詩人哈伊南 (Heine) 一次在安爲本 (Antwerpen) 古老莊煌的聖堂前，驚嘆的喊說：「從前的人有堅確的信仰，所以他們能築起威峨壯麗的聖堂；我們只有些浮塵的臆說，臆說築不成聖堂」他說的很對！同樣，對於道德也不例外。修治高尚的人格宛如建築壯麗的聖堂，它的基石——道德——願意把人靈從自愛向惡的貪慾內高舉到光明的天空，然而除非有極堅硬的基石——對天主的活潑信仰——這座聖堂——道德的人格——是總不會完工的。

沒有宗教，人故然也能定出許多道德的原則，但爲實行這些道德原則所需要的力量、犧牲，却無處可得。講論、公佈道德容易，如果沒有宗教、不信天主實行他們却十分困難！

我們這裏說的並非武斷。公教出世以前，世上很少品格完善的聖人、君子，但自救主（耶穌）給我們留下了，成全道德生活的模範以後，一個對天主不滿全義務！信仰敬愛祂——的，絕稱不起是道德完善品格高尚的聖人。

所以十七世紀的法國戲劇家拉西努 (Racine 1639—99)，曾這樣給他的兒子寫道：「我相信你要努力成個有信仰的人，總別忘了，只有對天主妥盡義務的人，才配稱爲君子。」

哥德詩人，對有信仰人的忠厚也這樣說過：「信任天主的人舉止高尚，總不在惡徒中輾轉

翻側、」

若是人不信天主、否認永生，他能成有道德的人麼？請聽以下兩個星辰的對談！一個說：「老兄，請俯視地球，看你要見到什麼？」——「噢，只有雲霧在那裏旋轉！」過了幾萬年，它又問說：「老兄，再往下看，看現在出現了什麼？」——「有無數兩隻腿的螞蟻聚在那裏！」——「那便是人！」又過了幾萬年，那星又問道：「老兄，請再往下看！」——「哎，現在冰雪埋沒了一切，什麼也見不到了！」

這是星辰的談話！親愛的朋友！你沒覺到人今生的冷枯、毀滅的可憐？若果真人一死便了、真的沒有將來的永生，什麼能給我們砥礪品格修養道德的力量？又有什麼能使我們爲了社會的進步、安全，去犧牲的福利精神、勇氣？但若爲了一個完備幸福的永久生活，我們便甘心犧牲暫時的樂趣。若一死便了，誰肯爲了他人的福利，犧牲自己眼前的益處？并且許多眼見的事實，都證明了：沒有向天主的信仰，道德不能存在社會得不到安寧，你若不信，可仔細看看、想想、試試，是否真是這樣？

17「主要的是作好人！」

「你有一種信仰，有什麼信仰，或全無信仰，都是小事，「主要的是作好人！」這樣便足夠了！」這類的話你也許已多次聽過。

法國的作家塞儒（Secur）對這問題有一恰切的答復：「爲免上斷頭台，「這樣便足夠了」；但爲得進天國，這樣還不夠！」

我們的宗教

但是我不願只給你一個這麼簡短的答復，好使你遇有機會，能以回答上述的這類問題。我第一要問你的是：如果信仰任何宗教都有同樣的價值，爲何救主（耶穌）還如此辛苦的給世人講解，對天主應有的合理觀念，和恭敬天主的正當方法？

第二我要問你：「主要的是作好人」固然很對，但無真正信仰的人是否能真成好人？

若是你不思不想，也許你能說：「自然的能！看某某不是這等人麼？我確切知道：他們自結婚前辦了最後的神工後，總沒再進過堂，但他們却是『自頂至踵』的好人。」

倘若你經過詳細考查之後，或者要有別的說法。你便會知道那些不關心自己宗教的，究竟是「怎樣的好人！」若是你更留神觀察「他們這樣的好人」便要驚訝失色。「他們這樣的好人」只詳細的注重外面禮義的及來往規條，不作相反國法的事件：

但是：他們的內心、靈魂、思想怎樣？他們隱密的作風又怎樣？這些世人或許一無所知，但洞識一切的天主，在那美麗的外觀上，及香味撲鼻的華服中，看透他們的苟且和塵腐。你只聽過第一次歐戰德國大政治家拉特瑙（Rathenau）關於「這等好人」的言論，便會明白「這等人」的真像：「在今日歐洲道德的腐敗社會中，一個從速償債、不公開撒謊、不挑撥衝突、遵守國法、間或捐助他人；此外衣服新奇、知識合格、再者顯貴的家庭、英明的父祖，滿足這些條件的便是『好人』！」

社會絕對需要真正道德的好人，但所謂真正道德只有信仰宗教的人能夠衛護、修養。因爲只有宗教能供給人，在衛護道德，「作人」上，需要的動力。機器少了動力當然不能製造物品。同樣社會沒有宗教——修養人格的動力，怎樣能作真正的好人？若你受到神形的困難，只有

真正的宗教生活，能使你不貪不合理的財物、作官才能公平清廉、執教方能認真盡責，所以柏拉圖說的很對：「誰攻擊宗教，便是破壞社會道德的根基。」

雖然有時你會碰到幾個，你以為沒有信仰、品格高尚的好人，你還相信：也許他們對宗教早已不管不顧，但他們這種高尚的德行仍是無形中受了宗教陶冶：或因他們童年時受過宗教教育，後來拋棄了她，但宗教精神的汁液，滲進了他們的精神細胞，使他們遵守一切道德成了自然的事。多次能在一些乾燥的地方見到一帶叢青的草原，因為在它下面有一道看不見的活泉，宗教對人格的影響也是如此，不過，有時人看不見吧了！

現在的社會仍不是完全否認天主的，兩千年之久，基督的教義已浸透了整個的社會生活，連那些自覺無信仰的人，也受了公教潛力的撫養、灌溉。太陽落後，天還不立即黑，因有它分散的光線，續照天空。

此外若你仍發見些「無信仰的好人」，你可詳細的考查：什麼叫他們背離、或不信公教？是他們的偉大、高尚麼？絕不是的！是他們的卑鄙、和不正當的行爲！

英國哲學家休謨 (Hume) 這樣說過：「你能找到一個無宗教的民族麼？若是你能真的找到了，你可預先相信，他們同禽獸相離不遠和他們列于同類了！」

的確，否認天主，社會將成一個「賊窩」，人生也不能支持，雖然自殺是極大的罪過，但你天天能夠見聞這種消息，所以現在我們也不必驚奇，何以時常發生這種殘劇。人生並非一種「兒戲」，却是應艱苦操作奮鬥、嚴格的「試驗期」，不時要有痛苦的洪荒衝到我們身上，但只有對天主的信心是我們的保護、盼望和抵抗它的力量。我相信今生只是永生的橋樑，是當忠勇

、陶冶、工作的時刻；「忠信至死的人，將得永生的金冠」。沒有這種信仰，人無法支持現在艱苦的生活。所以那些無信仰、背天主的人，在今生的痛苦中，「尋死」、「自殺」我們毫不驚怪！

18 信仰的漫畫

從前有一位教育家，爲了澈底試驗不同社會接觸的人是否真有天主或宗教的思想，所以把他的兒子從小與人羣分離，在一偏僻之地親自教養他，對他總不提「天主」二字。但當孩子到了十歲的時候，我們的教育家發現某日早晨孩子走到院內，長者暗隨其後，你想他發覺什麼？他見孩子雙膝跪地，兩手高舉向着太陽叩頭祈禱！

可憐的孩子，你怎把僕役（太陽）當了國王（天主）尊敬？無論如何，我們的教育家切實證明了：人靈魂的本性，自來傾向宗教。若是他得不到真確的信仰，更要陷入各種錯誤的迷信！

我們若翻閱人類已往的史籍，考察現有的人類，管保你找不到一個人絕無信仰的民族，宗教是人天性的渴求，否認宗教、背離天主，是壓制及反對人的天性。

人靈傾向宗教這是事實，沒有她，人靈便發生病態、不安寧、不耐耐。這些現象，在那些背棄信仰頹喪的同伴中，我們天天能見到。你相信那些自覺「不信一切」的人「真無信仰」麼？不！人當有信仰：他們若不信仰天主，便風狂的傾向其他「迷信」。

在我們的時代裏，迷信仍然盛行（不但在愚民，就是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中亦然）。許多人相信魔術、占卜術、用紙牌、籤卦、手紋來計算自己的命運。這種種把戲你給它們什麼名字？

誰若不用真的宗教來解靈魂的饑渴——不信天主，她便去信夜間嚇人的鬼怪；誰無「信仰」，便無所不信；誰不念「信經」，便替「信經」去念許多「咒語」。對這些人丹麥的發明家艾思德（Ørstedt）說的可笑：「我認識一位常自噴『什麼也不信』的人，總不敢夜間在墓地旁經過」的確，無智是迷信的原因；但知識階級迷信的程度亦復不淺。像狄德羅（Diderot）達朗白（D'Alembert）等著名反對天主名將，却都是極可笑的大「迷信家」。自稱「啟蒙」領袖的普王斐得利（Friederich）第二若見人在吃飯時刀、叉作成一個十字，便相信將有不吉；他也曾很關心的請占卜家，替他規定同英國公主結婚的吉日，這便是無信仰的人！

現在稍微受過教育的人，便會趾高氣揚、自覺是廿世紀的時髦嬌子，輕視古人及非洲的野蠻民族；但那些以今日的時髦都市生活、當愚蠢迷信奴隸的人，也很可以給他們加上同樣的罪名。

現在我們要詳細的來研究這種極複雜的信仰，先提出一些他們的迷信最無意思的「記號」與事實。

一次我問一個電車的查標員：「十三號（Nr. 13）的車子在何處？」「十三號（Nr. 13）？沒有這個車子！」「怎麼？為何沒有？」「人都不坐十三號（Nr. 13）的車子。」

我又問一個旅館的茶童：「十三號房間在什麼地方？」「十三號麼？我們這裏沒有，因為誰也不住這個房間。」「若客人過多怎麼辦？」「你要知道，客人寧願睡在沐浴池裏也不住十三號的房間！這是個不吉的數目！」

哎，可憐的十三號（Nr. 13）——十二號（Nr. 12）、十四號（Nr. 14）都好，為何你是個不吉

的兇數呢？

這樣星期五（耶穌的死日）是兇日，而星期四、星期都不是，誰敢在星期五作旅行？誰敢這樣冒險在這一天開始新工作？我們能屢次聽到：「我確是不迷信，但若我們十三人共餐，不如一人不來！」或者：「你雖然不迷信，但明天別動身，明天是星期五！」行路時遇到兔子，一定不吉；但若右耳發響或是左手發痒將有福利；若一人說某某病人要死，却沒應驗，這病人必定長壽；若鴟鳥（貓頭鷹）在某家笑叫這家必要死人；

此外尚有許多鬼事：魔術、算卦、手紋、查八字、尤其是通神術，許多人瘋狂似的迷信它。但這些鬼祟多端的把戲不但破壞人的神經傷害人的理智、意志，還損壞人的健康，但那些自覺無宗教的人却都不管，一味的崇信它。

可憐的時髦朋友們，你不願有「宗教信仰」，豈知已陷入各種迷信的深淵。在你身上實踐了西塞老（Cicero）的名言：「沒有比否認辱罵天主的人，那樣害怕天主，害怕鬼神的。」

我寫出了這種種迷信的昏愚，也許使你不悅。我所以如此作的用意，是叫你澈底了解：否認天主、背棄辱罵宗教能使人落到什麼境地。叫你體會：不願信天主的人倒相信多少別的更毫無意義不合的東西。

時髦的人往往嘲笑愚婦朝仙討藥的狂妄；我們更能譏笑那些自充「明公」的時髦男女，請巫婆推算吉兇命運的癡狂。這些人不辦神工、不領聖體（他們不願信這個），却能一連數小時在巫婆閱人的「下神室」內，等待她的推算！他們也不祈禱（這太玩固），却樵心的聽候叨卦的小鳥（白老鼠等）對他們命運的吉兇所有的卦詞。牆壁上掛著像愚呆，門門下放馬跌鉄却能

得福；頸項帶聖牌，提醒我們效愛耶穌聖母的德行是「老腐敗，」帶「四葉苜蓿草」（或桃木劍、杏木刀）却頗時髦，「它能使人得福。」

由此可知：人或是有「真信仰，」或是一「迷信，」總不能「無信。」若是人把那高尙、淑美、強烈、活潑人靈魂的渴望宗教心勉力壓倒，用這些東西來代解他靈魂的「宗教渴，」那麼他在生活上便要發生不景氣的病態。

我們若閉上信仰的正門，「迷信」便要從側門、窗縫中鑽入；誰若不信天主，便信黑暗的妖鬼。「迷信」只是「真信仰的候補員，」但這種「替換品」遠不如：大麥代替咖啡、地瓜代替香蕉。

一切智慧的人都輕視道類的「迷信。」一個兵士驚怕的問羅馬學者賈道（Quintus）前夜老鼠咬壞了我的棉靴，這有什麼徵兆？賈道答說：「老鼠咬壞你的靴子沒什麼特別徵兆，若你的靴子咬死了老鼠或者有點不常！」「真信仰」是人愉快幸福的清泉，而「迷信」是敗壞、淹斃人的洪濤。所以「親愛的朋友，保持你對天主的信仰吧！千萬別信什麼抽籤算卦、星象神婆的妖術，要信一個全能、造化宇宙的天主——你天上的父親；別信叨卦的小鳥，而信耶穌基督——天主的惟一聖子；別信魔術和其他騙人的把戲，却要信世末的肉身復活及天堂永生！」（作者所記皆歐美迷信，譯者不願更變；然而類似的本國迷信，讀者一想便會知道很多！）

19 我不願作個聖人！

許多青年聽到公教的聖人言行，尤其聽了應當去拿他們作模範、效法他們的時候，便感覺我們的宗教

一種怕情，自想道：「我也當成個聖人麼？不！我不願成個聖人！」多次他們一起這種思想，便有些恐怖不安。

朋友，別光害怕！你明白什麼是「聖德」、「什麼叫「聖人」麼？「聖德」不是別的，即是作事目的高尚——爲光榮天主，並完善人格的表現。「聖德」不叫人與世潮同流合污而使他能得勝一切「作人」的阻碍；「聖德」是征服個人的「大勇」，是權衡人生價值的天秤。「聖人」呢？聖人是英雄，是得勝自己的英雄。

你懂得什麼不算「聖德」？「隱匿牆角不算「聖德」，「頭頸歪斜不敢睜眼，不算「聖德」；愁眉苦臉、憂悶、不工作不算「聖德」，輕視本性的努力也不算「聖德」，總之這一切使別人害怕或厭煩的「聖」字都不是「聖德」！

聖人是什麼？是英雄，得勝個人偏私的英雄！是人自由意志得到成功的表現，是人堅固的信仰達到高超境界的印證，是得勝自己使別人奮勉振作的模範。所以凡能用英勇的作爲，激發我們師法救主修德前進的人，都是一位聖人。

親愛的朋友，難道你能說你不能成個這樣的人麼？你或許要說，這事需要的努力過多，人總達不到這個理想的地步。只少一個廿世紀的青年不易作到。

或者你說的有理，然而你不可忘了，即便我們所有的理想不能完全達到，但總當向着它時努力，我們的目的越高，我們上進的精神越大，縱使目的不能完全達到，也比那根本沒有高尚理想人強得多，這個我敢保險！

披閱聖人言行能激發我們向上、善生的精神。他們一生、時時實踐着救主的教訓，在閱讀

他們行實的時間，他們那活潑的善表能指示我們，在日常生活上怎樣去實踐那些教訓，他們的善表真能給我們薄弱而紊亂的意志一種巨大的力量，並指示我們：人不但應當師法基督，而且在各等生活中也真能師法他。聖類思、(St. Aloysius) 聖伯爾各滿、(St. Joan. Berchmans) 聖達尼 (St. Stanislaus) 當學生成了一聖人，匈王斯德望、(St. Stephanus I.) 法王路易第九，(St. Luise IX.) 在朝廷上成了聖人；聖瑪爾定作軍官、(St. Martin) 伊席篤當農夫、(St. Isidorus) 依撒伯爾當皇后，(St. Elisabeth) 聖齊達 (St. Zita) 當女僕都成了聖人；在各級職業里都有聖人——克服自己的英豪。

的確，在聖人言行中，也能找到一些只能驚讚而不可效法的事情。但你不當因此便什麼也不仿效他們，因為我們故不容易則效聖人們所作的嚴工、克苦，和他們的這種那種作為，但他們處已作人的精神是能、並且理當效法的。上古的許多聖人，為克勝自己往往一生住在墳坑裏或山洞中，總不出來。這種作法故不易效法，也不需要效法，但這種誠摯、偉大不怕犧牲作補贖的精神每人都能而且有理效法。許多隱修士如聖西滿 (St. Simon Eremita)，他幾十年總沒從他站的柱子上下來，我們不能、更不需要效法他的作風，但這種剛強的英雄氣魄、自治的勇敢，我們應當則效；他們能嚴酷長久的克服自己，難道我們不能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作些小克己麼？少同人生氣，不高興時仍勉力讀書，少吃一口菜，五分鐘靜默祈禱，莫非我們真作不到麼？

我們能常常見到在這個或那個城裏為這個或那個美術家、教授、將官等立碑掛匾的事，因為誰為社會建樹了功業，人便要旌表頌揚他，但為尊敬這些偉人、聖人，人不但給他們立碑掛

匾，還把他們所有的一切用具、衣服、寫作等存放陳列館內供人觀賞。這也不必奇怪，因為尊重英雄是人生來的天性。

但是聖德的英雄——聖人，比學術界的偉人、發明家更受人的旌仰——為永生的美善克服自己的英雄比什麼探險家、繪畫家、理化天文學更高尚卓絕，因為他們自己也引領別人相似天主。的確，我們理當頌揚偉大的學者、藝術家、著作家、及國家的將官、領袖；但聖德英雄——教會的聖人們，我們不但應當頌揚亦當師法。

「聖人」你已明白了這兩字的意義，你不願成個這樣的人麼？

20 獨創的人生觀

在十四至十八歲的發育時期，青年們有一種貪享自由的特殊趨向：「我不願屬任何人的管教！除非我個人思考過覺得有意義的事，我皆不滿意！」

這些人並非無信仰，只是患了一種病症、一種時疫，這種時疫傷害了許多青年，使他們不願再走無數人已經走過、或正在走着的那條——基督所指示的人生道路。至於他們不走此路，所想出的理由，雖然一個比一個更沒意思，但只為了不師法別人的陳舊，也不怕自己「新創」的卑陋。幾年以後、當他們明悟思想全開、心思平靜的時候，才深切的明白：基督指示給人的那條道路，既然有無數人走過，目前仍有無數人走着，是人惟一、常新、充滿生活力、值得人走的道路。

親愛的朋友，你當留心，別不忠于你的信仰，你的思想尚未成熟，缺少許多人生的經驗和

知識！你當知道：在你以前早有許多偉人，關於他們的人生問題，作了極深的考查，他們既完全遵隨了公教信仰，那麼你謙誠的忠于你的信仰也受不了什麼危害，損失不了你的「真正自由」！我並不否認使一位這樣的青年了解此事有許多困難，因為他以為：能從一些不全了解的思想裏、未全懂得的哲學中、尚待證明的科學「假說」中自己找出一種「新人生觀」，是一件極榮幸的事。宗教的教訓、道德的約束，很容易被些淺陋的科學講解來消除。一個恥笑藐視信仰的青年，人很容易給他加上「聰明」「時髦」「等美名」；反之，一個忠于信仰的常被稱為「迷信」「老頑固」。但你若詳細思索，便能很快的明白這種武斷評論的錯誤。

親愛的朋友，我願詳盡的使你能明瞭這個問題，在你身體發育過程中，在我們信仰的這個或那個問題上，會發生恐懼的思慮：「我們在宗教科上學的這個那個問題，似乎同最新的科學相衝突！」同樣在教會的規條上也能發生：「這些太嚴苛；太故舊！」這樣在你時常擴大的眼界裏，在教會的規條上，你能發現許多「從人方面」來的破綻錯誤。但是、親愛的朋友，在這些缺陷內你要站立穩固！這是心靈的試探，每人都須經過這一關，好從純粹的自傲中得到自擇的宗教。你先要想：救主把祂的教訓授給了祂的公教，我確知你相信這個。但我不許在公教的教訓中去自行撰擇：這個好、那個我明白，我撰取這些；那些「古怪」、「不明瞭，我不信他們」。我不能作 $\frac{25}{100}$ 、 $\frac{40}{100}$ 、 $\frac{50}{100}$ 的公教信友，其他的成分是「外教」「進化論」「時髦」派個人主義的信徒，我當是 $\frac{100}{100}$ 的公教信友；因為天主不但給教會啓示了這些或那些信條，却交給了她一切的真理。

不是麼？天主沒有特別同每個人談話，也沒把祂的旨意和規誡啓示給每個人；然而爲了這

一切，祂建立了一個特別的組織——公教會。耶穌曾這樣對祂的門徒們說：「天上地下一切的權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們當去訓誨萬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付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都教給他們遵守；我要和你們日日相偕，直到世界末日。」（馬太福音 28:19-20）廿八，十九——廿）用這些話祂把曾講過的一切真理、教訓、都託付給祂的教會，命祂繼續在各時各地給衆人宣講。

在這個工程巍偉的建築物——公教會——上，你不能抽出一塊基石，否則，她便要搖動，有了缺欠。因為你不明白這個那個教條；我以為這些不合適；因此便說這個不對，那些不好，甚至說公教「頑固」，時髦的人不能再信仰她等……這都是極不相宜、不合理的事。

這些疑難的來由：能出于我智力的淺薄，人生的經驗、認識太少；幾時我平靜的環視他人，回顧過去，我便明白人類許多著名的代表：各等天才博士、藝術家、創造發明家，他們沒有尋我「自己的宗教」，獨創人生觀，却作了教會的忠孝子女。那麼我一個德薄才寡的青年，若屈服于公教，忠誠的遵守她的教誨指導，就讓我仍覺得有點不理想，不合適、不時髦，也算不得什麼「不聰明」。

再者，若是在這兩千年的公教史頁上有時在幾位司鐸、主教甚至在聖人們身上發覺些缺點「破綻」，你想什麼？你怎樣作？你可細想下面的這個史事：一次一個鞋匠與同伴參觀著名畫師提齊安（Tizians）所繪的威尼斯最高領袖革理瑪（Doge Grimani）的全身像對他看了又看，最後說：「這整個的作品毫無價值，因為鞋上的一條紋畫的不妥帖！」親愛的朋友，你要留意，別因在鞋上發現了一條不很妥切的條紋，便輕視那偉大卓絕的整個作品！這樣的評價不太冒昧嗎？

21 在狼羣中

親愛的朋友，你明白：「與虎狼共處而不同牠們一齊狂叫」是什麼意思？對此你一定莫明其妙。這事爲許多意志薄弱的青年有很大的危險。我還記得，我作小學生，聽耶穌苦難時，對比拉多（Pilatus）的怯懦所有的深刻印象，他數次當衆聲明「我在這個人身上找不出什麼罪來。」既然如此就應該立時解放他，當衆判他無罪！但是他不敢如此——他聽到了民衆要在羅馬皇帝那裏控告自己：「若果如此，我的權位不瓦解了麼？讓這個耶穌死吧，我仍要保持我的權勢：——」

比拉多不合理的怯懦在許多人——尤其在青年人的生活中，多次發現。他愛自己的宗教（比拉多也憐愛耶穌）也願勉力度宗教生活，然而，這只是他未碰到人對他的信仰加以攻擊時的情況。因爲，當別人輕視他的宗教時，或夜蠅自大的呆子傲慢的恥笑他宗教的神聖問題時，他便縮頭束脰的害怕、含羞，不願爲信仰的原故聽人稱他「孩子氣」、「頑固虫」，起初他爲不得罪那些思想不同的人，只對他們微笑；後來竟隨從了「自由派」的思想；最後他也同虎狼一齊狂叫——卽是爲了小胆怕人的原故也輕視自己的信仰。

現在他應當稍加思索：他這樣做爲了誰？比拉多因怕民衆這樣作了；他呢？爲了幾個傲慢肆無忌憚的人！

「高尚的理想」定有許多人肯爲它犧牲。」在暖爐、美筵、娛樂中聽講學理容易，但并不能證明他所講的是高尚的人生觀。幾時人敢爲了自己的理想——信仰，甘願犧牲自己的快樂、財產、家庭、性命，供給人作事的勇力，這才證實這宗教——人生觀的價值。

我們的宗教

你信仰公教，很可因此自慶自豪，因地掌握了無數爲基督真理犧牲的殉義者，在萬苦當中表演了剛強不屈的忠勇。

只提上古殉義者受難的史略，已經多得舉不勝舉，故此要細講他們高尚的言行，這裏是作不到的。但爲增加我們信仰的勇氣，多次思念他們是很有裨益的。他們中不只有強悍的男子，婦孺、老翁、幼童、弱女，甚至黃口小兒都不罕見到。他們都英勇果敢毫無疑懼的站在羅馬皇帝、總統、邪教司祭、哲士、法官面前，任憑他們輕視、難爲、砍殺。

的確，無論誰，尤其是小孩子們、若他們只有一點背教的表示、只給邪神奉點香、點一點頭，說一兩句背天主耶穌的話，便能免刑免死；而且有時還能得高官厚祿，但是不，他們寧死不這樣作！

歐利仁 (Origenes) 的父親良尼達 (Leonidas) 因信仰下監時，利仁還是個童子，他却寫信來勸他坐監的父親爲愛自己的家庭，不背公教信仰。良尼達殉義以後，歐利仁與他的母親及六個姊妹過了孤苦無靠的窮日子，但他們甘心情願如此！

十二歲的童子徐理祿 (St. Cyrilus) 爲保持自己的公教信仰，甘心被其父逐出家庭。外教的法官，爲使他害怕，給他看種種殘酷的刑具。徐理祿却面無懼色的喊說：「快些！愈快愈妙，好使我早到天國！」當他受刑被斬的當兒，他還笑着安慰觀衆。

但，爲信仰甘願流血犧牲的人，不但從前有，現在有，將來仍有。爲了主耶穌基督，爲了他們的公教信仰，有無數忠勇的靈魂甘受一切苦難。從歷史（從公教史）上你便能知道，有許多人格高尚的公教信徒，因不肯背棄信仰，在法庭上犧牲了性命如英國首相聖多默茂珥 (St. Tho-

mas Morus)，聖斐瑟主教 (Bischoff Fisher) 等，爲了幾個輕佻、傲慢的人，來卑視、羞認自己的信仰，不是極怯懦、極可恥的事麼？

你或許要說：「這些都是出身貴顯的人！」——這沒有什麼關係！輕棄自己信仰的才是懦夫窮漢，忠持信仰的是真貴顯！

「他們生活的環境好！」你也能這樣想。但是那裏的人不恭敬天主，不會有好的社會、環境！「對着我恥笑宗教的人都比我年高智廣，我能作什麼呢？」無論誰若常攻擊你的信仰，即便他比你年長，不必怕他，要安靜、和緩、勇毅、果斷的說明你的意見。你不要同他作口舌的爭辯（這樣收不到效果），更不可諂言唱和或說出輕視你信仰的話。這時你要想到：耶穌又站在比拉多前：並設想人來難爲、辱罵你的母親——教會，自然就不會附合他們了。

我不願人毀謗我的信仰！也不能忍受狂人對神聖事體所發的恥笑，對待輕視我信仰的人，我決不胆怯！在愛護真理上，我不願像比拉多那樣怯懦不敢發言！要把救主的話牢記心坎：「凡在人前承認我的，我在天上我父跟前也要承認他；凡在人前不承認我的，我在天上我父跟前，也要不承認他」(讀 10, 32—33)。

22 內心的信仰與外面的信仰

「我信仰公教，堅確的信她，但我和天主的關聯，總不讓他人曉得！我決意不叫人看出我信仰的踪跡！宗教生活是人靈魂交慕天主極嬌嫩的表示，總不可顯露在人前，每人皆宜在寂靜、隱密中保存他；最主要的是內心的信仰，一切外面的，行爲上、儀式上的表示，都沒什麼

價值……」這是何等的錯誤！

的確，不少的青年這樣說；更有許多他們對光明正直的信仰處處碰到嚴重的懷疑，不知怎樣預防它們，你知道他們為何落到這種境地麼？因為他們對這些——信仰的行爲，有了誤解。

他們說：「信仰是人靈愛慕天極嬌嫩的表示，」不錯，「最主要的是內心信仰，」很對！假善是極可羞恥的事，實在，我也找不到一種恰切的言語，去反對那些滿腔虛偽、無一點愛主心思的人去假作熱心、宗教的表示，但這一切全是虛空的作爲。

的確，若是人沒有內心的信愛和正當的生活，一切宗教事項爲他只是虛偽的面具、空洞的儀式，光嘴皮讚美天主，而心靈遠離祂的人，算不得真正信友、祈禱，故然是好事，但那常進堂祈禱，却罪裏度生，心靈污穢、對人毫無愛情的人，不配稱爲「真愛天主。」所以這樣表面的宗教行爲，只是一幅彩畫，是真宗教的阻礙、羞恥，只給別人一些對信仰的錯思想。

誰都承認：最主要的是意志的誠信及完善的生活，但若把我們這種誠信及宗教生活，完全隱伏小胆的怕人瞧見，這也是不合理的事情，我不說：我們應當有理無理的常對人喊說：「我愛天主，天主知道，我們是謙敬祂的人；」的確，我的宗教生活，當在我和天主間隱密的前進。但我幾時走入社會，遇到人對我的宗教、信條、和一些基本信仰問題胡加辱罵，我却害羞、小胆的縮頭不發一言，我便是懦夫、不知恥、「順大溜」的「小人」。

當你在街上偶然遇到不同信仰的夥伴時，不用同他講論宗教問題；但當你們經過聖堂時，不可爲了他而不向天主脫帽致敬（心裏想：信仰是我們內心的機祕，）這樣你便微背了你的信仰，你在家中、在書棹前，用天真的信心獨自祈禱，很可欽佩；但在衆人前，害羞向在聖體內

的救主屈膝致敬（說外面的表示不要緊，）或在彌撒中司祭舉揚聖體時，不敢伏地跪拜，這個不能邀人讚成。我曉得你的心靈坦白，你不說放蕩的胡言，這個很好；但在社會中，別人談起背理、無恥的事情，你却含笑着隨和他們（我不能開罪他們，不得不笑笑，）這樣你又表示了你的「漏點」。（他們也許表面不說什麼，暗地裏却會罵你「懦夫」。）看！最重要的雖是內心的誠信，却也當把我們這種內心的誠信表現於外。因為「言語心之聲，動作心之形。」行為是內心的言語。若是一人心裏熱愛天主，外面却總不表示對祂的敬愛，這不是不能使人了解的怪事麼？

匈國侯爵塞開捉 (Graf Stephan v. Szechenyi) 日記本上的這段記載為許多青年多麼合適：「我在無知無為中度過了青年時代，那時我雖不算「下賤」「消極」，但我所有的一些錯誤，卻沒有看出，終在苦心奮鬥和觀察人生的努力中，才安詳的了解，我們不但應當隨從內心信仰的指引，也需注意外面宗教的表示。」

雖然我說：最主要的是內心的誠信，少了它一切外面的敬禮都是假善，但你仍當注意外面的宗教表示，我們當時時心裏外面承認我們的信仰，一刻不許間斷。因為一個受過教育的公教青年，若在這些事上屢次示弱失敗，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反過來，我們當以「信奉公教」是莫大的榮幸，其他宗教的信徒還常以自己的信仰為榮，但「含羞」却成了我公教信友的陳疴，其不可愧！

若你只稍微的想想，公教兩千年來在人類生活文化上所有的供獻，你便會看出，從各方面，你皆應以信仰公教為榮！

這裏我們只願把公教對人類心內幸福及社會文化所有的供獻，寥寥的觀察一下。你想：在

我們的宗教

五四

公教未曾出現以前，世界所有的價值多麼可憐！你試察人類學術，若把關係公教的一切雕刻、繪畫等美術品除去，閱覽室中要多麼空洞。沒有公教也當把一切壯麗的聖堂、建築取消，因為它們都是因公教而產出的。著名的科學家：加利略（Galileo）、哥白尼（Copernicus）、巴斯德（Pasteur）哲學家：亞爾伯（St. Albertus m.）多瑪斯（St. Thom. Aq.）此外天才的音樂家：莫在德、比多芳：各等天才公教會中都多不勝數。此外，最初的殘廢院、孤兒院、療養所、老人院：等，都是由公教的真正博愛所設立。再者，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公教仍是它的最先創始人。你看，若把我們的中心機關——基督的十字架從人間除去，社會生活中所剩下的是何等微小！故此，親愛的朋友，信仰公教沒有什麼使我含羞的真正理由。反之，使我因此自與自豪的事却多不勝數。因為我加入了這個普及萬國、包容無數子女的大家庭，成了她的一份子！

23 大丈夫似的英豪的「宗教心」

許多嚴格的青年因見到一些只重宗教的外表、而內心空虛的同伴，便對自己的信仰躊躇莫展不知所從；更有些人因過重感情，使許多依理從事、性情嚴肅的人也輕視宗教。普通來說，宗教心是把個人的：理智、心思情感、意志完整的歸于天主。心念、情感在宗教上固佔相當位置，但總不許它們把其他的兩個腳色——理智、意志——無理的壓沒。如果過度的重視感情，那麼「宗教心」便真成了某些人所說的：信仰只是婦孺愚民的卑行。

怎麼？宗教只爲了婦孺庶民？受過教育、聰明時髦的人不需要宗教麼？自然需要！正當、篤實、忠烈的宗教心，爲每個人都是絕對需要的！

但是正當、忠烈的宗教心究竟是怎樣的呢？有些人，雖然也不否認：宗教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她能給人真正的身價；但在我們的時代裏，許多人要拿科學的研究作宗教憑信的根基，却沒有成功。那裏攻擊宗教，那裏的道德、公正、責任心、人格、良心、總之，一切人的高尚理想，都歸破壞。古希拉人的歷史也給我們證明此事。他們的賢名哲人（如柏拉圖、亞利士多德）雖然一心趨向、尋找真理美善，仍未完全脫離一些道德上的錯誤，因為他們沒有認識人的塵腐和真正的宗教。

究竟什麼是真誠的宗教心？

真誠的宗教心是整個的屈服于天主：認祂是自己的造主和終向。這種「自屈心」能給人莫大的勇力，能使他克服自私、在世俗及一切非理的貪望中享受幸福的自由。宗教心能給人得勝世幻莫大的神力，以致康德稱她為「諸病良藥」，使我們甘忍一切痛苦。

一位著名的將官說：「一個忠勇的兵士該：不餓不當食，不渴不當飲，戰時即便僅能維持自身，還要去扶助受傷的軍人：。」

這是一位好軍人的天職。基督的戰士——熱心的公教青年也有他常盡的義務：在誘惑中不陷于罪（這算是投降魔敵），常常善盡自己的責任，一時也不許苟延；用自己一生的作為完全來光榮、奉事天主，造福同人。

若是從水火中捨命救出別人，這是英雄的作為；但你若素日在街道或操場上除去幾塊碎磚或滑人的東西，為不使行人跌腳受害，也是有相似價值的善舉。我聽說一位熱心公益的青年，坐在多腦河畔（Donau River），專候着搭救沈溺河水的苦人。我想即便他的鬍鬚長了，他仍不

背離去。這種作風故不算壞事，但當他在此等候的時間內定有千萬良機，去作許多別樣的善事。然而，可惜：——善舉的價值不只在它的大小難易，需時長短，而在人爲它犧牲的多寡，心中的意向如何，並看你作時甘心與否的程度怎樣：的確給窮人一塊乾糧、有時比請什麼偉人、朋友赴一次盛筵價值更可欽慕！

那些對宗教心有錯誤的人，讓一種假的宗教心把他們青年的高興、活潑的天性完全奪去，這些人仍不是理想的公教青年。所謂的「這等熱心青年」不與同伴往來，割裂友誼，甚至拿青年特有的、活潑勇敢性，熱鬧、無過的談笑，都成了粗俗有罪的行爲，無疑他們是好心的正直青年，但過度注意外表和情感的宗教心，亦未嘗不是誤入歧途。

真正的熱心公教青年總不作乖僻的「奇人」，他不逢人便談怎樣熱心敬主：但他的生活却證明他是誠篤的信友，他不誇耀宗教，但也總不羞認自己的信仰。在一切公教同伴中他不掙奪「善居第一」的名銜；而在輕浮狂妄的人羣裏，他總不吐一聲背棄信仰的言詞，這樣的人才配稱爲理想的公青。

可惜，許多青年的宗教心好像淺水中的稻秧。到處可以碰到對天主有這種概念（想法）的人：在高天以上很遠的地方有一位善良的老人，那便是（慈愛的）天主，人當不斷的祈求讚美祂：一爲得其恩惠，二爲免其降罰。便是他們的宗教心。

哎！這是多麼可憐的一個真正宗教心的骨架——真如一塊粗硬的乾糧替了一席酒筵！有真正信仰的人並不把天主放在雲端之上，因祂無所不在、充滿宇宙一切物體，「我們都在他內生活、行動、存在。」只要我們願意，各時各地皆能投奔在祂的慈懷裏。

的確，每個人都常如此付想：天主對我們的無限愛情，催迫我們向他屈膝致敬；他的無限美善、公義、仁慈，吸引人心歸服他。

爲一位真正的熱心公青，救主耶穌在他想像中不僅是一個冷枯的概念（思想），只知道他的生平：何處生人，何地度生，何時受苦死亡等；耶穌爲他是個生活的模範，祂人而天主的形態滲透了他的心靈，與他合成了一個。沒有耶穌，他雖仍當生活，而他的心却變成了一個冰穴，一個位置良好、裝飾華麗的塚墓，沒有生機、沒有溫暖，沒有生氣，沒有跳動的的心。簡直成了一種無靈的玩物：這時他感到無言的悲悽。

許多青年以爲真正的宗教心，只在于祈禱和準時進堂的節目上，但這只不過是宗教心外面的表徵。在宗教上它故然也佔一份位置，但我以爲，一個真誠愛重內心宗教心的人，外面的宗教禮儀也會隨時隨地樂意的參加。

我覺得真誠忠烈的「宗教心」還有其他更高尙的理想，因着它，我一切的思念、工作、整個的生命，都成了獻與天主的禮物；我心的每次跳動，一切情緒，都算承認天主是我的主子、是我的父親的呼聲。它催促我喜歡進堂、誠心祈禱，使我每次呼吸、行動都用來光榮服事祂。的確爲一個有真誠宗教心的青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悅樂天主的馨香祈禱；讀書是，遊戲是，飲食睡眠是、負責工作是，與他人談話來往也是；因爲他願用自己的全部生命來光榮愛慕天主，一切便全成了祈禱——因爲祈禱的意思正是讚美愛慕天主。

朋友，這才是真誠忠烈英豪的宗教心！這才是理想的公教青年！你是否這樣想過？你現有的宗教心是否已達到這種境地？

哎！多少青年缺少這種心火。宗教心爲他們只是：每主日勉強着去望台彌撒（多次聖體也不領），早晨晚上了草的念幾遍在天、萬福就完事。多麼虛偽！雖然眼前橫着江河的清流，能游泳、能捕魚，然而他却偏愛鵝鴨弄混了的池沼。豈不另人堪憐！真誠的宗教心便是這條大河、是人生中喜歡、安慰、休息、興奮的泉源，是自潔的活水，你不羨慕麼？

24 樹林中的聖母像前

放假日我同學生，作了一次長途旅行。大家在一個茂盛樹林的空隙處搭了一個帳蓬。在它的四周有許多隱蔽的小路。相距不甚遠有些小鳥、松鼠跳躍遊戲。林中一株老柯的橡樹前供有一尊聖母像。

午後有幾個學生起了衝突，彼此攻擊、恥笑，最後，一位竟動了拳腳，向他的嘲笑者實際動武——撕打開始了。事情說來雖不漂亮，但終究是事實——半點鐘後，我獨自走到林的深處，思想怎樣來處置這些粗野的孩子。

于是走到那尊聖母像前，我大吃一驚——那個打人的暴徒已跪在聖母像下，陽光照着他垂下的頸項。我十分感動，他的心仍怔怔的跳動，聖母也好似慈祥的注視他。當他瞥見我的時候，我已來到他的身旁，他有些驚懼似的立刻起來；雙頰滿了眼淚，我同他稍談了幾句便走了，但我心中感覺非常快慰。

看！這是一位英豪的熱心公青。宗教是他的安慰、勇力，他雖同別人一樣作了錯事，但他却承認自己的不對，並學着將來怎能改除這種作風。果真，晚上兩位敵對握手攀談，又成了朋友。

這次的旅行隊中也有一個極暴戾的孩子，恕仇、忘辱爲他簡直比升天還難。當他開始作晚禱的時候，他心中仍沸騰着報仇的情念。「在天我等父者：嘿，嘉祿，你嘲笑我一下午。今晚還得叫你受點教訓：啊，天主，我真無法祈禱！但我仍要念！」「在天我等父者爾名見聖：」他又想到嘉祿，向他雪恥：但他仍勉強着第三次，第四次念『在天我們的大父：爾免我債如我亦勉負我債者：』啊，我求的什麼？寬赦仇人麼？主，你知道是他先得罪了我呀！哎：「如我亦免：天主，我寬恕他：忘掉這一切：」這也算一個有俠氣的熱心公青，因他從自己信仰的教訓中作出了英雄的事跡！

又一次，在聖體柵欄前呈現着一個端跪着的青年，哭求聖龕中與吾人共處的耶穌，賞他抵抗猛烈誘惑的勇力。從他的禱聲中聽出他心中懷有極大的擾動：「主，你是至聖的，至潔的！你知道我不願犯罪成個壞人，但誘惑可怕的烈火快把我完全焚滅，使我日夜不得平安，然而，我仍不願墮落！主啊！地獄的火焰燒乾了我的一切血管，好似一種別的液體在其中流竄。我心中的邪思惡像，雖然此去彼來，但，我不要它們，別許我犯罪跌倒！主，我不願：不願犯罪！」永生的光明，光照了他的心靈；救主自苦架上用慈憫的聖愛，振作了切求祂的孩子：這也是一位英豪的熱心公青；宗教心是他在誘惑、痛苦中力量的泉源。

現在我問：宗教只是爲婦孺、孩童的把戲麼？

雖有些人仍這樣着想，但你總不可同他一般見識。他們以爲深刻真誠的宗教心阻止人度現世美麗、丰足、工作的生活，你別相信；若說有寵愛人的生活（真正的宗教熱心生活）：應當事事落在人後、孤僻不羣、處處相反人性的要求，這便錯了！

我們的宗教

但是，確有一些青年，對宗教生活有這種見解，所以總是害怕它！

「我不願成『那樣的』一位聖人！」一位十七歲、身體強健、愛好遊戲的青年不耐煩的給我說，他讀書勤慎，靈魂妥當，但不願意「成那樣的」一位聖人，「那樣的」聖人究竟是怎樣的人？

「頭頸歪垂，常常呆坐不動，慣在大人前發乖，常板着臉，好尋人的短處，總不會對人喜笑……」

「孩子！誰告訴你這是真正的宗教心！？正不是這樣！宗教願意我們籌備天堂永生，但同時她也告訴我們只有因着善度現在的生活才能獲得這個幸福。你看，宗教心並不破壞我們的現生，却把我們暫時的生活、工作、義務的價值提高了，聖化了：這樣你即便度着完善的宗教生活，一樣能去遊戲、運動、高興談笑、與親友同志送往迎來，在一切事體上努力求進，保有天主的寵愛、宗教熱心生活的真意在此：救主在你心內，你祈禱時，他陪同你一齊頌求天主，加增你所禱的神力和價值；你讀書、工作時，救主也無形中陪着你，把你的努力變成祈禱；你遊戲運動、在社交中旋轉時，基督也陪着你！如此你生活中一切平凡的俗務都變成能得重賞的神聖工作。看，這是一位熱心的公青生活，是真正英豪的宗教心！多麼高尚、多麼使人幸福、多麼富有生機，其中並無什麼乖僻和呆愚！」

什麼更令人羨慕呢？雄獅般的力氣麼？不是！有調節、能把握自己的義氣更有價值。我多次見過將進車站的急行車，正當它雄氣勃勃向前急衝的當兒，司機者一動機器，那長大的鐵龍便立刻如樹一般的穩固了。多麼驚人！同樣，真正俠氣的宗教心也供給你這種調製把握自己的

力氣，宗教心便是你工作的開關鎖鑰：有了它我們的心便時常安穩，充滿喜樂。

有英豪宗教心的偉人，爲他們的靈魂常準備着犧牲：聖伯爾納多 (S. Bernardus) 爲避退淫惡的誘惑自投冰水池中，說：「看，我的肉身還要什麼！？」；在五傷方濟各 (S. Franciscus Assisi) 爲相反同樣的惡念赤身輾轉于荊茨叢中，也說：「試試，看我的身體還要什麼快樂！？」；聖瑪爾定 (S. Martinus) 爲得勝苦悶，把腳放在火內，說：「疼痛麼？但若下了地獄，更怎樣呢？」這些都是人間高尚的英雄——管制邪僻的義士，道德的英雄！

親愛的朋友，我也不願你成「那樣的一位聖人」——不喜笑不運動：反之，真熱心的公青子弟當是活潑、能幹的人物，在學術界、在社會上佔取相當的位置，總之，在各方面他皆當作個健全人——天主賞給你銳利的智力、卓絕的精神，你應當在虔度信仰的生活中，在某種學術的科目上，努力深造。這樣的人才才是公教的光榮，他能給許多同人朋友一種對公教的好感。若天主付與你美術天才，你便當成個美術家，忠與你的信仰，將來把你的大名列在數千年作了高尚美術、並給公教放彩爭光的人羣中；你將來無論有什麼職業：工程師、醫生、新聞記者、律師、經濟家、軍官、兵士、農民，皆應注意這兩條：忠與信仰、善盡職守，利用你深誠的宗教心去研究一種適宜的學術，好叫別人也認識你是一位聰明時髦，令人注意的公教代表人物。

一切道德的事體，好似常有些害怕世俗、相反人類腐敗的天性的趨勢，這個我們承認；但我們所以如此，並非矯同立異、難爲自己、而是爲了去度一種更高尚、更自由、更幸福的生活，亦不只是怕受世俗（社會）的沾染，聖保祿坐了敬邪神的海船，並沒因此變成邪神的信徒，我們也當同聖人一樣，在這敗壞無餘的世俗社會裏生活中，把持自己不成一個無人格無道德的

邪神——世俗——信徒。

在拿破崙某次劇戰中有過動人的一幕，戰線上躺滿了血淋淋的屍體，他手提揮刀在屍叢裏經過，一位受了重傷的青年努力把雙手放在胸上，作成十字架形。他驚奇的注視着這個戰士說：「弟兄，你作什麼？」「我昨天作了戰，因為我是軍人；現在我祈禱，因為我是教友！」他感動的握了他的手說：「這是一位理想的模範軍人！」

是的，忠誠事奉天主，善盡自己的任務，這才是一位真有宗教心的人傑——一位高尚的公青代表！

25 宗教與人格

高潔英俊的人格！是人間最美麗最貴重的珍寶！一個人：一個認清目標、不因世物牽引左顧右盼徬徨歧途的人，一個心靈純潔待人和藹、忠于操守的人，才算一位俠義、高尚的人格！現在的社會中這等人，多麼稀少！

你要作一個這樣的人麼？

若果如此，你當明白，只有深刻真誠的宗教心能給你作這等人的條款，因為：

1. 有真誠宗教心的人認識自己的身價。他明白「我是天主的孩子」，這個信念是他作事自信的動力。我保重我的靈魂，使她不染罪惡的污穢，並用善行來裝飾她；我知道她是我唯一的至寶，比較全宇宙還貴重得多。同樣我也保重我的身體，不許他陷于惡鬼及世俗的陰謀，我確信他是天主的聖堂，我不當用污穢的罪惡來褻瀆天主特愛的住所——靈魂。

正確的自信心，惟獨懷有宗教心的人能有，只有他們能大胆的向天主屈膝禮拜，在天主面前行走，清潔的心靈、堅決的宗教心雖不讓我們自傲自大，却給我們一顆相反現世頹風敗俗的剛強意志，你仔細的向四周觀察一下：那些毀謗天主、背棄宗教的人，大半不都是自私拍馬之流？宗教却給我們自信的精神：她不讓我們依人的可否去立身處世，熱心的青年用自己剛強的意志來操縱一切外在生活不宜的行爲，同樣也作內心生活的一切願望、情慾、希求的主人。

2. 有真誠宗教心的青年不受矛盾思想的搖撼，他總不輕易的放棄自己確切的原則——人生觀，即便他落到意見不同的夥伴中也不更改素志。他不介意輕佻人的見解，更不附合淫亂人的意見；不與無信者一同懷疑，免得他們暗中罵他「懦夫」「沒出息」。他也總不作情緒的奴隸：一會和藹，一會兒又變成一只茨蝟，使人無法親近，反之他的言談、作事時常慎重和氣，總不暴躁、朝三暮四的忽東忽西。

3. 有真誠宗教心的青年總不作「唯我主義的信徒」，他知道自己的貪圖，自己的願望，但他却極力操縱它們，他明白世間除他以外，還有許多別的人；他不應事事找自己的利益，却當在自己的事情及來往上顧及他人；遇有時機，他也真的幫助別人；濟貧好像是他最大的樂事，別人評斷他時，他並不作虛偽的遮掩，反而乘機自省，改過自新；他工作、讀書、事事努力深造，但總不用非理的方法，來達到自己的願望；他總不察顏觀色，像貓一般的眉隨他人；他不爲討人的敬愛相反自己的信仰，反之若必要時，他更怕獲罪天主，不怕傷人臉面。

4. 有真誠宗教心的青年不乖戾、不爭辯、不鳴不平，他的靈魂常安息于主懷中，故有充足的理由高興愉快。若有時需要責勸朋友，他便直言忠告他，他不許忌恨怨氣佔據他的心靈，在

家中父母兄弟姊妹前、在同志朋友中，他慎重、和藹，在不關緊要的事上常隨從別人的意見。

一次某富商要僱一個學徒，願給他服務的人將近五十餘名，進門以後，他却果速的在其中提出一人，他的朋友問道，爲何撰這個？他「一位」介紹人也沒有！富商應聲答道：「你錯了！他的介紹人不少：他進來時衣冠整潔，開關門非常謹慎，我便看出他愛秩序；他不待人請自行讓坐與老人，我便看出他的禮貌、仁愛；他把地上的本子端恭的拾起——這是我故意爲試人的謙虛作的把戲——衆人却都自其上適過而不顧，由此我看出了他的謙虛、謹慎；他安靜的等待毫不着急，現出了他的自治精神。當我同他談話的時候，我見他的衣服整齊、牙髮清潔；他簽寫姓名的時候，手潔、字雅，與其他「自覺高尚」的人大不相同。故此，他自己作了全番的介紹，不再需要別人的筆跡了！」這是一位有真誠宗教心的青年當做效的模範。宗教心的一切表現，應當是他最好的介紹！

5. 有真誠宗教心的青年不作悲觀派。

發育期的青年多次感到厭世、失望的痛苦。但真誠的宗教心能使你勝過這些酸痛。雖然一位熱心的青年也要覺到向惡的迫力、不道德的傾向、人格頹廢的現象等，一年年的增強，但這一切都不能使他頹唐，作厭世派的門徒。雖然「衆人皆醉，何必獨醒」的思潮攻擊他，但他的宗教心不讓他灰心喪志去與惡輩同流合污，他不作悲觀派，因他在遭塌的社會中仍見到些志士仁人；在欺詐、淫惡之中他仍見到一些高尚偉大的事。故此一位著名作家說：「有真誠宗教心的人如一隻飛鳥，即便他棲止的樹枝折斷時他仍然高鳴歌唱，因他知道有騰空的雙翅，別處仍可安居。宗教便是我人的雙翼，它使我們騰雲，飛出人生痛苦及現世窄小的空間以上。」

6. 有真誠宗教心的青年更不作孤僻的左傾唯物、或唯理派的信徒。他常向着他高尚的理想努力實，但他若見到際所得僅是些平凡的東西，那時，他仍不掃興氣餒。不良的遭遇，別人的忽視，都不能奪去他努力創作的興緻，不能使他敗興酸苦。

總之，有真誠宗教心的青年，是一位意志堅決，人格高尚的青年。

26 你個人撰擇吧！

一位有自信心、義氣果敢、人格高尚的公教青年，是我的理想。我希望青年都是這樣的人物——這樣的青年是國家的希望，他們比礦產、工廠、鐵路，商業及一切物資的寶藏更貴重，我極渴望自現代的青年界裏出現許多這樣的青年！

若是我們去詢問一般青年：「朋友，告訴我你爲何成了公教信友？」恐怕其中一些這樣回答你：「我的父母信奉公教，我從他們得了這份遺產——領洗入教。」親愛的朋友，若是你現在已作了公教信友，別這樣回答，却向問你的人說：「我信公教麼？因爲我個人願意如此。因爲我確知，公教信仰裏包有一切神聖、無差錯、永久的真理，日常生活中我也體驗到只有公教信友度的是健全、幸福的生活。我並非偶然、或馬虎、或因父母是公教徒，便受洗入了公教，而是因爲認請了她是真理的泉源、是我幸福的寶藏，才這樣作了。我清楚的知道也確切的相信：沒有一個宗教同她一樣適合人高尚的要求。我見到天主的誠命造就了無數高尚、篤愛的好國民，并且那些照公教原則度日的人，比較着說、都是健全份子。她不但領導管治我們外面的語言行爲，也指正我們內心的思想。她雖然是最嚴格的宗教，有嚴格的道德，但這更使我喜歡，因

爲雖然如此，普世各方仍有無數人信奉她、皈依她。」這是正確的、我渴望的答覆。

古時有一位羅馬兵，名馬利伍(Marius)，因他作戰的英勇得了某級軍官的勳章，據此他能在最近的機會上獲得高升，不久馬氏真的作了將官。

那時有別的一位軍人，他最仇恨馬氏，他當衆聲明說：「馬利伍是個基督徒，不能作官，他的地位當讓給我！」上級問他究竟如何，馬氏熟思再三，決斷的答道：「我是天主教徒」——但上級仍給他三點鐘，讓他來作反省。

于是他火速的走到主教面前，討問主意。主教把這位忠勇的志士領進聖堂，一手從他身旁取下寶劍，一手拿着福音經，慈靄果決的對馬氏說：「隨便你揀撰吧：戰爭的光榮和基督的福音；永生和常生，你任意撰擇吧！」他毫不猶疑的揀擇了福音經。三小時的限期未滿他便急返法庭，說明其意，結果不但官職被奪，又遭了兇殘的苦死。

「你撰擇吧！」貪生的生活慾每天要數十次向你這樣高喊！

「你撰擇吧！」世俗的社會要用甜蜜動人的口吻囑勸你，「莫非你仍繼續辛苦的奮鬥度清潔的生活？哪如同我們一齊耍笑、嬉戲來得痛快、熱鬧！」

「你撰擇吧！」你讀過的哲學、科學要給你說：「雖然我告訴你：天主已經死了，你怎麼還要堅持你的信仰？」

「你撰擇吧！」時髦的小說家、電影、跳舞、戲劇家，也同樣勸告你，我不否認：他們筆法的優越，描寫的動人，他們能把極下賤而無道德的行爲，寫成堪以「流芳百世」「古今可法」的高尙偉績！

「你選擇吧！」你是願作一個能幹、肯幹、敢幹、心靈清淨言行高尚、不爲流俗所染、走正道的青年人呢，或者成一個懦弱、消極、嘗試一切時髦生活所重視的無賴之徒？

「你個人選擇吧！」……

第貳份：天主和我的靈魂

1. 三個應答覆的問題

一批自歐洲來的旅行隊，當他們要穿過龐大的沙哈拉沙漠時，都累的東倒西歪蹣跚着前進。忽然大沙山之後，出來了一羣刼道的土人，攔着他們的行徑，他們的首領發出了這三個問題：

「你們是誰？從那裏來？到那裏去？」

同樣你既也要走這人生如沙野一般荒涼的道途，我也要給你設這三個必需答覆的嚴重問題：

「你是誰？從那裏來？到那裏去？」

親愛的朋友，你平心靜氣的思想，這是何等嚴重而需要解決的問題。因為你今生來世的禍福安危全繫在這些問題上。

那麼，「你是誰？自何而來？何處而往？」

「我是誰麼？某某高中實業系二年級專科生！」啊，我不問你這個！在全球人類中你是誰？你在生而飲食、受苦、工作、不久便當死亡的生命中，在只有數十春秋的人中算個什麼？

「我從那裏來？」百年前我在那裏？我的家庭，現在我讀書用的這個房間，或許那時也沒有，那時我在那裏？……

「我到那裏去？」百年後我將在哪處？也許這座房子仍在；其中或許仍有一位高中二年級

實業專科生，但一定不是我，我將到那裏去呢？

親愛的朋友，你看這些問題何等嚴重切身？並且除了我們的宗教以外，找不到確切的答覆。百年前你在何處？只在天主的意念中，百年後你將到何處？（這個多半在你）是否你堪當到天主面前——到神聖享福的天堂裏？

自然科學給我們講明，最初整個的宇宙只是些燃燒的火球，一個活物也無法生存。那麼地殼變冷之後，世界上自何處來了第一個生物？頑石能變成活的生物麼？科學答覆我們，絕對不可能。（巴斯德證明了「生物皆出自生物」）也許第一個單細胞生物來自其他星體吧？那麼問題又回來了：其他星體上的生物又自何而來？「人，究竟從那裏來？」這問題又更難解答了。的確，除了我們的宗教以外，找不到合理的答覆。「我來自天主，是祂直接給地球造了第一批生物」。

既是天主造了我，我便是從祂而來，也應當回到祂那裏去。我靈魂的本性給我清楚的指出：她貪愛真理、美善、幸福，它們吸引我的靈魂；但是除了天主以外，這些幸福的希望，無處滿全，無怪聖奧斯定說：「你爲你造了我們，除非休歇在你內，我心不得安息。」席勒（Friedrich Schiller）詩人也有以下的據實詩句：

〔衆人心中都清亮的刻着這些字跡：

完善的幸福是人生目的！

這并非諂媚家的虛望，亦非夢想者的幻景；因爲出自天性的傾向，皆應達到目的！」我有一個靈魂，她是永遠不死的，而且我只有一個靈魂，我應當拯救我這唯一不死的靈魂

我們的宗教

「從何處拯救她呢？從罪惡中。爲何救她？爲得永生。」

天主交與我的這個昂貴的珍寶——不死的靈魂，盛在易碎的器皿裏——肉體；多險的道途中——人生社會；滿佈陷阱、埋伏的戰線上——魔鬼、誘惑中，來小心翼翼的拯救她；因爲她值得拯救、應當拯救，否則便是自取滅亡。所以我當多麼謹慎勇敢，堅決依靠天主，自強奮鬥、勉力!!!

2. 來自天主，回到天主

我從天主而來，也要回到天主那裏。我活着爲事奉祂，我死了仍要再到祂那裏去。希望我多次想到這種思想！爲了現在的生活，我選擇何種職業，沒多大關係。因着每種職業我都能救我的靈魂，但却也能失掉靈魂！

啊，失掉永遠的幸福——不救靈魂麼？我決不願如此！

你也許想，「這件事叫我們不放心，不高興！」錯了！這個只當幫助我們遠離一切輕浮不自重的毛病，不當使我們掃興。而且我還告訴你：除非先清楚的了解我們今生的目的，不能明白人生的貴重和價值。

我常見到一些好青年時常高興。所以你若把那些嚴重的思想安放在你的生活及永遠的目的上，你的喜樂便不受傷損。你要曉的：人生不是作夢，而是確切的事實。故此我們不應作暮楚朝秦、東倒西歪的醉翁，却當作意志堅決、自強自勤有德的青年。我很知道，一個依照天主的規誡、明白人生目的的人，一定會覺到在天主所造的萬萬人中，他雖然微小，却仍佔一個相宜的位置，沒有他，這巨大可奇的妙工便有了一點缺欠。

把自己的目標常置于眼前是一件極重要的事。沒有一件比能達到人生目的、更重要更有價值的事。故此你要把這些問題常置放眼前、且記在心坎：我為何生在世上？我究竟有何目的？

我已經生在世上。我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年在人間生活。以後呢？我當離開這世界。我生以前究在何處？那時只在全能天主的思念中。今生過後我將到何處？還當到天主台前，依我度生的善惡，得到永福的報酬，或永罰的判決。「依我度生的善惡，」我要重說這句，因為它是我將來命運的「判決書。」得永生幸福麼？人怎能獲得它？藉着善度這人間三十、四十、六十、七十年的生活。

親愛的朋友，我們的生活在廿或八十歲上結束，這個為得永生無重大關係；現世你作國王、總統，或當窮學生、苦工人，也沒大關係；只有一條最有關係：你怎樣用你所有的歲月——在天主給你預定的壽命、職業、環境內，去孝敬了你天上的父親。天主的軍隊數目很大，需用的兵器也很多；祂的工廠、園地很大，需要各種工人；只有任何事也不願作的人，祂用不着。這樣的人沒有價值，沒有人格，他達不到人生目的——得不着現世生活的代價——天堂永福。

3. 我為何活着？

親愛的朋友，我不知道，是否人生的嚴重問題已迫切的追問過你：「我到底為何在世上生活？」對這些事也許你還太幼稚。或者你已經發生過這類問題，亦未可知。

你舉目四顧，便能見無數人爲了他們的飯碗、整日焦慮奔跑操勞，五十、六十、七十年作自己的營業。最後呢？最後他們當死去。這樣便了結了麼？一死什麼都完了麼？他們究竟爲

何度此一生？

這是一些應答的嚴重問題。昔日有一位終生只貪享快樂的人，在他的靈床上這樣說過：「在我的墓碑上可以刻這句話」：『這裏躺着一個脫離了塵世的人，但他却未明白他為何在世上生活！』

愚呆的人呀！太陽為何存在？為光照世界，使它得到溫暖；天為何下雨？為使萬物生長結實。樹林有何用途？為使空氣清新，并供給木材；宇宙間的一切都有意義、有應達到的目的。但是人究竟為何在世上生活？只有「他」沒有意思麼？那麼他有什麼目的？無信仰的哲人叔本華以為人們不能知道這事。所以他這樣寫：科學、藝術皆不能告訴我；我為何生活？生活是雲霧！（你更好把生活二字倒寫，便是生活的詮解。德文生活 *Leben* 倒寫恰是 *Nebel* 雲霧。）的確，科學、藝術不能告訴你這個答覆。這個超出了它們固有的範圍。如同你要究醫學而去請教詩人一樣。

誰能解答這個問題？

請拿你的要理問答、念前幾問：「你為什麼生在世上……？啊，我需要的回答有了！什麼目的？為認識、愛慕、奉事天主、救自己的靈魂。一切都明白了！然而，這是今生的目的？我們只為此活在世上？不是為發財？不是為「大吃二喝」？為運動？為嬉戲享樂？不，這一切都不是！作這些事非常容易，而敬愛天主却相當困難。整個的生活是一個長期戰爭，但我們為戰勝肉情的貪慾、結合天主，却有不少的困難。

是，的確如此！但人生的目的不是現世的，而是永久的。即便我應作戰，我明白，是爲了

爭取永遠的幸福。

法王嘉祿第五某日把一頂王冠、一枝寶劍各置于一張棹子上，手指着對他的兒子說：「你揀選吧！」太子毫不遲疑的拿了寶劍答道：「我要用這寶劍爭取我的王冠！」「我的孩子！你也當說：我要用忠誠服事天主的聖善生活，爭取天上的花冠！」

世間每個人都願有福；這是人天賦的願望，但我們只當在正常的事上尋幸福。兒童在遊戲上、青年在快樂中，成人在財帛裏處處尋找它；但都沒找到真正幸福。幸福！每人願得幸福！那有許多財貝權勢的人真幸福麼？不！他們仍貪多無厭，受患得患失的深苦；沈醉于享樂中的人真幸福麼？不！那些短促含有酸味的快樂過去後，他們的心更覺空虛；那里有幸福？誰真幸福？

法王嘉祿第九一次問意國大詩人陶誇道 (Torquato Tasso) 說：「你以為誰是最幸福的人？」詩人答道：「天主！」——「自然，但在世人當中呢？」——「最相似天主的人！」——「好！但是人怎樣才能相似天主呢？因着權勢？或龐大的國土麼？」——「不是！只因着修德立功！」請你再聽聽名震全球的義國雕刻兼繪畫家密蓋蘭奇羅 (Michelangelo) 七十六歲時的一段佳言：

「我短促的生命，像似海里的扁舟，波中的玩球；及將漂到了港岸；要來在那裏，爲我一生的善惡，作個清白的判斷！」

往昔我視如天主般的藝術、喜樂、尊榮，都給我帶來了苦衷，可惜，覺悟已太遲了！我懦弱的靈魂，現在只渴望愛情，渴望自十字架雙臂長伸、來接抱我的「救主的愛情」……！

我們的宗教

4. 小心謹慎吧！

爲得到天主——救靈升天，你應當除去的惟一阻碍，當得勝的惟一仇敵，便是一「罪惡！」罪惡！可恨的罪惡！它是惟一的仇敵！

「小心！」神生的獨一原則是「謹慎小心。」你當謹慎，別使一個修德立功的機會白白過去；你當謹慎，去相反一切誘惑，別順從它而犯罪；你當謹慎，別使你心內的平安被罪惡奪去……！

某晚在義國陶思加省的 (Toscana) 一座修院門前站着一位敲門的人。看門的問道：「誰？幹什麼？」「我是但丁 (Dante) 我尋求平安！」這是那各處遨遊、威名詩人的回音。在他這句單純的答話裏清楚的指出，人靈貪想平安不可遏止的渴望。注意！別使你心靈的平安，「因着罪惡的勾引，和一點無價值的快樂失掉！」

不，決不，我很知道罪惡用來勾引我們所供給的快樂，好似魚勾上的餅餌。幾時誘惑迷惑我、罪惡來吸引我，我要立刻想念我靈魂的寶貴，也給我說：不作，絕對不作，因爲害處太大！它要害我的靈魂。我多年努力爭戰焦心的保護了她，這次犯罪失掉她太可惜！它能像強盜一樣把心的平安幸福給我奪去，失掉永福的生命，這樣作，可惜！太可惜！我決不犯罪!!!

在爪哇島上有一種特別的臭虫，慣在土中分泌一種甜汁，用來捉食螞蟻，幾時牠們吃了這些液汁，便中毒而死。親愛的朋友，罪惡也正如這種發甜的毒汁！它給缺乏經驗的青年表面供獻點甜汁、快感，欺騙他們、麻醉他們；若是他們輕佻的享用它，它便把內心的平安給他們奪

去，使他們受良心酸苦的責斥，其但如此而已？它願置他們于死地：！

你也許想着，只避免大罪便算滿足了，自然最要緊的是避免一切的大罪；然而小罪亦應極力剷除！

你以爲懈怠、懶作善功是不關緊要的小事，算不得什麼？

不錯，傷風、受寒本是不關緊要的小事，但你若不小心，却能因此轉成肺炎；一點火星不算什麼，若不小心，能遭燎原的火災；一個微小的雪球也算不得什麼，但若自高山滾下，能鬧紛紛城滅鎮的大禍，（在高山多雪的地方屢次因飛鳥小獸經過時，吹動一點雪，但自高山滾到平地時，已成其大如山的雪堆，往往毀滅山腳的村鎮城市。）

那麼小罪、怠惰不算什麼？：

古時羅馬的一位皇上有一隻心愛的小鹿，爲防止別人的擾動，國王在鹿頸上掛了一個金製的牌子，上面寫着：「別動我，我是國王的！」幾時誘惑來攻擊你，也要向它說：「別擾亂我，我是天主的！」

5. 誘惑與罪惡

親愛的朋友，我既把「罪惡」的毒害、危險給你寫出，也要清楚的告訴你：什麼是罪；什麼不是罪、只是誘惑。

若你生來多情，這並不算罪過；若你受許多誘惑，也沒有罪過；你多次同惡劣的貪慾爭戰，也沒有罪過，你只當同你所發覺的一切毛病不停的戰爭！

我們的宗教

我們的宗教

七六

「我是這樣多情：好生氣、愛、憎、貪、惡的情緒時常發動！」不用多管這些！「多情」，若是人任其所爲，自然危險性不小；但你若勇敢的約束它，却能因此立許多功勞。據實來說，一切偉人、聖人都是多情的；只是他們用堅強的意志克治了它們，利用它們作原動力，成就了偉業。你只一念聖保祿在受誘惑苦害時寫的這幾句話，便能明白：原來「我不曉得我作的是什麼，因為我願意行的善事、我倒不行，所憎恨的惡事、我倒偏作：我雖喜愛在我心內的天主的法律：却覺得在我身內我有另一種的法律，同我內心的法律爲仇！」（羅7, 15-20）看，原來聖人們也受三仇的強烈攻擊！

你看，聖保祿也有許多同內情爭戰的苦悶；爲此：只受誘惑不是罪，故意願從喜歡誘惑才有罪。而且抵擋誘惑爲我們還有大功勞。「凡得勝的人，我要叫他吃常生樹上的美果」。

許多青年在犯罪後，在沉寂中、良心指正他的時候，慣常說出這類的話：「沒法子，誘惑太利害，勝任不過！」或者說：「這是家庭的關係，我家的人多半有這個毛病！」這也是一面之辭。的確，不但子女身體的強弱是父母的遺傳，一切行善作惡的傾向也自父母得來；但這仍不能辯白你個人無過，因為這樣你更當努力與你的毛病鬥爭；你恆久、重大的責任正在此地。醫生若知道病症的所在，治療便比較容易，因為他能恰當的對症下藥。

你應作的戰鬥很難，致使你在這事上屢次失敗，這是很可能的；但你仍當再接再勵，不喪氣、不遲疑！你犯罪不只是你個人的不是，這也可能，全知公義的天主只依你個人的過錯施以定奪，總不能枉斷！誘惑的爭戰沒意思麼？很有意思，它使你多積功勳；加強你砥礪人格的勇氣。

我還有一件當說的事，朋友，你切記得，當知你少壯時代的生活過的好壞，這事加與你的責任多麼重大；它不但關係你，也關係你的後代子孫，因為你將來能守婚配聖事的約言：夫婦忠信、善養子女，或者叫後代子孫成些身體殘弱、易于作惡犯罪、意志不健全的人，都關於你現在的生活。為此你當英勇的與一切罪惡爭戰，在誘惑中常說：「我不願意！」這樣你不但是為你個人的功德、人格奮鬥，也是爲了你的後代子孫；你英勇的秉性健全的體格、清爽堅決的意志——向善的好傾向，爲他們都有極大的關係！

6. 天主無所不見的神眼（天主的無所不在）

記得我作小孩子的時候，爲預防同學偷竊應用的什物，慣在一切東西上除了姓名以外還寫着這麼一句：「天主有神眼，一切都能見，總別偷我的物件！」

但那時却不全明白這話的深意。爲抵擋誘惑免陷于罪，沒有比想「天主無所不在」更好的戰術，你已經學了要理問答，但這還不够；你當多次想起這條道理。若是你讀書作難、生活苦悶、心靈無味，你要想：「天主，你同我在一齊，你總不捨我——不是麼？」另外誘惑逼近你、感到犯罪的傾向吸引拉攏你時，你要同埃及的（古聖）若瑟一樣說：「我怎能在我的天主面前犯罪？」

親愛的朋友，往日你若在所作的一切事上問過：「天主，你看，我要作這個，這事你喜歡麼？若你喜歡，請降福我！」並且，若是當時我們放棄了那些不能得天主降福的事情和嗜好，我們的生活要與現在的多麼不同！哦、可惜……！

「我所處的地點、所有思言行爲，天主都看得清楚」，這個思想是誘惑中的力量、痛苦中的安慰。一個戰士，在軍長監視之下，作戰更英勇；孩子在父親跟前讀書更用功；同樣我若明白，我常在天主——我的父親、我的軍長——面前，工作、抗敵——同罪惡肉搏；能不更激烈更勇敢！

一次我要乘火車自紐約到紐海芬 (New-Haven) 去，在車站見到該處車站管理局，爲得各界的信用，對於一切都十分整齊、嚴肅，又常暗派密探試查局員的服務情況。某日，一位局員拿了家中有喪事的名銜請假一天，當他次日報到重新工作的時候，該站管理局長立刻給他看一葉快照像片。這是一位密探昨天在劇院、舞場照的他的像片——原來他家中並無喪事，只是（逃了一天工）脫了一天滑——可憐的孩子，若是他早知自己的一切行跡都被攝成像片時，必不如此！朋友，天主的眼比密探的快照機更清白、更詳盡，我們要多次想到這個！

你聽但丁神曲內魏機留 (Virgilus) 詩人的靈魂在煉獄中天主向他說的什麼：「即便你帶上一百層假面具，你的思想仍瞞不過我。」我們的一切行動、語言及最隱密的想望，天主都給我們照了像，將來都要顯露出來。

「天主時時看見我，」你要把這個簡單的真理刻在心上。你要畏懼天主，好能不陷于罪；要愛慕天主，好在德行的康莊大道上努力迅速前進。

我們在天主的監視中，如同在圍繞我們的空氣、照射我們的陽光之中一樣，沒有一個祂不知道的思想，沒有一句祂聽不見的話，也沒有一樣祂看不見的行爲。所以一位勞苦的農夫，虔敬的仰頭看天，或說幾句謝恩的話，能成一種好的祈禱；同誘惑戰鬥的人，想起天主，便能得到勝誘的勇力；臨終者呼號祂的聖名能得到安慰。善人稱讚祂，惡人害怕祂，戰士在赴陣之前

先向他屈膝；君王、領袖，把王冠權杖放在他足下。沒有一個時間、一個地方、一種機會，人靈能脫離天主的監視。

羅馬哲學家兼政治家舍乃嘉 (Seneca) 記述當時有兩個衛士在國王安提高 (Antigonus) 帳幕前高聲講說國王的不好，安提高王忽自帳中走至他們身邊說道：「你們至少遠離幾步，別叫我聽到你們的議論！」那兩個可憐的侍衛嚇的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在我和天主間也有一個帳幕——世界。我雖看不見天主，天主却常看見、聽見我的一切。我不能「遠離他一步。」那麼我若犯罪怎樣脫逃天主？絕對不能！我的工作、舉止、言論連最祕密的思想他都完全知道。

當德王費得利一世 (Friedrich der Große) 御閱布朗得城 (Brandenburg) 某村時，學校中正上地理課，國王問一小學生說：「你的家在何地？」——「在普魯士！」——「普魯士在那裏？」——「在德國！」——「德國呢？」——「在歐洲！」——「歐洲呢？」——「歐洲在地球上！」——「地球在那裏？」這最後的問題發出後，孩子沉思了片刻，說：「地球麼？在天主手裏！」

那學生答的很對，的確，「我們都在天主內存在，生活、行動。」

若你事事想到天主的全能、愛情，你便要感到這個思想能使你的生活多麼輕爽、多麼美麗！若三仇誘惑的狂浪衝擊你，在一切眼眩、耳鳴之中你要俯首說：「天主，你是偉大的，美善尊高的，你在這裏，你是一切幸福的泉源，我不要再這些，我欽敬你！」若你聽到輕佻人辱罵祂的聖名，至少該心裏說：「天主，你在這裏，你聽見這個，我願你的聖名受讚美！」若你個人獨居一室，誘惑用甜密的言語來勾引你：「作吧，無一人能見！」你要說：「天主，若無一人看見，你却看見我，我不願犯罪，對你不忠信！」若是它用聖經來迷弄你，說：「既然四周

黑暗，誰見到我？我爲何害怕？」你也可用聖經答覆：「天主的眼洞視一切，光明如同太陽，祂看見人的一切行徑、知道暗處的隱密和心內的願望。」

會從心裏用一百卅九首聖詠作祈禱的人是可欽敬而幸福的（依照聖詠集一三〇北平方濟堂發行）：「上主啊！你監察我，也洞悉我：我或坐或起，你都知曉；你由遠處，就知悉我的意念；我或行或臥，你都細察，我一切所行的，你都熟知，言語尚未達到唇舌，上主啊！你已全然知道。你環繞在我的前後，將我拘禁在你的手中。（一一〇）爲逃避你的神，我應走向何方？爲躲避你的容顏，我要奔往何地？我若升到天上，那裏有你；我若下榻陰府，那裏也有你。我若藉曉明的翅翼，飛住在西天極端，就是在那裏，也有你的手引導我，有你的右手扶持我。我若說：『願黑暗遮蓋我，願光明給我變成黑夜。』黑暗在你面前也不算黑暗，深夜將如白晝一般光明。（一一一）」

「天主啊！求你監察我、細看我的心思；試驗我、詳觀我的意念。求你觀察我所走的路，是否有害，引導我邁上永生之途。」（二三—二四）

荷馬在他的名著奧地塞中（*Odysseus*）對勇士伍理斯（*Ulixes*）航海描述的多麼生動：他怎樣殺妖怪、害巨人、欺騙狡猾的矮人，一無所怕；但海中的某種神仙（*Sirenen*）却使他胆破心寒。他們住在海裏的暗礁上，每當船隻經過，便用他們醉人的音樂，吸引乘客，因此衝礁船破，作了他們犧牲的，多的不可勝數。你明白當他路經這多險地帶時怎麼辦的？他用臘灌上他夥伴的耳朵，自己細在桅桿上，這樣平安的過了那千萬人馬喪命、失財的險地。

親愛的朋友，在我們由世歸家、到天堂去的世海內也有許多妖怪：社會的各種惡表、我們

出軌貪樂的傾向、獄魔的詭計，都用甜言來勾引我們，去衝他的暗礁。你若要避免去這些麻醉人心的蜜語，免遭覆舟之禍，也只有塞上耳朵，忠勇、堅忍、喜歡的抱緊你的船桅——耶穌的苦像，才能作到，時常懷念天主，總不離開祂！幾時這種思想，深刻在我們心內，我們才會行善避惡，在一生言行中依靠天主，修德前進，祈禱時也會用救主的話作結束：「別依我的意思，全隨你的聖意！」因為我們確知，我們全是祂的，祂全能、忠信、慈善的手，鍾愛我們遠遠超過我們的自愛。

當大美術家布滿德(Bramante)把羅馬伯鐸大堂的圖案作完、遣其小兒送給教宗儒略第二(Julius II.)的時候，教宗滿心歡喜，開了錢櫃，向那童子說：「用手抓吧！」孩子倒瞪了眼睛，大胆的面對教宗說：「請聖父替我拿吧，因為你的手比我的大！」他所以如此大胆，因為他相信教宗可靠。我若常依靠天主及祂的愛情、大方，我定能多得祂的恩惠，抗戰到底，獲得永生花冠的勝利！「父親，在我的一切事中你全作主、你替我揀取一切吧！我知道這樣最好！」

7. 我的靈魂有何等身價？

凡願意脫離天主的，他當為自己另造一個世界；我不想離開天主，反願在祂的照顧中生活、成長，一天天的更相似祂、使祂喜歡。

我們不能比古經上對原祖的描寫更尊高的地位：「依照我們的肖像造人吧，使他們管治宇宙間的一切！」(創1, 26—27.)的確，宇宙內的事物，只能看到天主的踪跡，而人類却是天主的真像！他是天主的真像，因為他有：神明不死的靈魂、有理智及自由意志；更尊貴的是

他因着寵愛，天主居在他內。我的靈魂來自天主，直到她脫去今生的阻礙、世俗的牽引、犯罪的貪戀，拋棄其他錯謬，得到幸福泉源以後，我的靈魂不會完全平安。一切江河、細流，除非經過山澗、溪谷，奔入平川、大海亦不會安息。哥德詩人寫道：

「人靈如清流，天上是源頭，仍歸天上聚」。

某位公爵要求教宗本篤第十一世一件不合理的事，教宗答說：「公爵，我若有兩個靈魂，或許能允你的請求，但我只有一個靈魂，我不能答應！」

是的，我若有兩個靈魂，還可叫一個遭受永苦的危險，但是我只有一個靈魂，一失永無其他指望。

我只有一個靈魂，但她的價值人却無法估計。一切細小、卑賤事物，都表現天主的美好：祂的全能、明智、愛情；我若細察人類，我便見到，天主在他內所有的奇工妙化，比複雜的天體及其中的一切更尊高、更偉大：生理學家越研究人體各機關奇妙的結構、作用，越了解他的優美；心理學家越考察人心情變化的細密，越讚歎他的微妙，把它歸功造人的天主。我們若想到，無罪的靈魂內住有天主——因她是聖神的宮殿，我們當如何讚歎人靈的尊榮偉大呢！

若是你照這種思想生活，你便是天主的活聖堂——怎麼？天主住在我心內麼？這是什麼意思？這便是天主神妙親密的同我結合，并用聖神七恩特別的助祐我：用上智，使我澈底覺悟在現世生活中事主救靈的重要；用明達，使我更了解公教的道理；用超見，使我更懂得翕合天主聖意的重要和利益；用剛毅，使我更勉力更勇敢、盡我的責任；用聰敏，使我更領會今生榮樂的虛暫，功德永生的尊高；用孝愛，使我樂意聽從祂的各種命令；用敬畏，使我忠信小心事奉祂。

使天主在我靈魂中的肖像盡量的美化、使我的思念、企圖、願望溶合天主的聖意，好「享有天主的性體」(伯後書一)；這是我們今生應有的惟一目的。多麼尊高！誰若染污、毀滅了他靈魂內的天主的肖像，他雖在社會、世人前建樹豐功偉業，依然如同夏草秋霜，沒有什麼價值。

這樣說不是有些過度誇大麼？

不，一點不誇大！朋友，你細想：有一個時期，人類還沒出現，但已有了天主；有一個時期，空中尚無飛鳥，水中尚無魚蝦，但天主早已存在；有一個時期，地上尚無流動的小河，田野還沒有青草，太陽尚未發光、星月尚未出現、沒有一滴露水、見不到一顆沙粒，但已有了天主；對於祂千年如同一日，在祂內沒有絲毫變更和缺陷的踪影，祂美麗而常新，壽萬世而無窮，多麼偉大呀！

看，你的靈魂像似這樣尊榮的天主，是天主美麗的肖像，誰能估計她的身價！她雖有起始，却無終盡。宇宙間一切世物消弭毀滅了，你的靈魂仍然生活！可是她怎樣生活呢？或親近天主——升天永遠享福；或被天主捨棄，不地獄永遠受苦！

更顯著的：天主第二位降生成人，終身受苦，獻身十字架，留聖體作人飲食，立教會勸人修德立功，使祂的代表梯山涉水……這一切又全是爲了，救你及別人的靈魂；試想靈魂的價值何其高大！

8. 「這事對我的永生有何裨益？」(Quid hoc ad aeternitatem?)

聖額斯迭次自問：「這事對我的永生有何裨益？」

我們的宗教

在波斯皇帝國庫中，藏有一個非常珍貴的地球儀，它的直徑雖僅卅公分，但上面一切的陸地、海洋都十分清晰，它不是通常的繪畫，却俱是用各色寶石鑲的：英國是紅寶石，印度是白金鋼石，海是翡翠玉；它真是一個無價之寶，無人能評計它的價值！

當蘇波戰爭爆發，蘇軍逼近波土時，國人恐懼的把它搬運到保險地，以免遺失。

親愛的朋友，你對你靈魂的珍寶也這樣掛心麼？她的珍貴不只超過波斯那無價的地球儀，還更超過全宇宙的一切寶貝，你不為她擔憂麼？你的年歲時時增長，你靈魂的美麗、價值，也隨着日日更新麼？

古希拉佳馬其頓國的大使，一次在國王斐理伯前誇耀本國首都雅典是天下最美麗最繁華的都市，待國王請他畫出雅典城的輪廓之後，國王興奮的高聲喊道：「無論須要什麼犧牲代價，我必該佔據雅典！」

你應當佔領的都城是什麼呢？萬福齊備的天堂——你的老家！你也爲了它而努力了麼？將來你肯爲得天國而苦戰麼？我們都應同斐理伯王一樣說：「無論須要什麼犧牲代價，我應得到天國！」

現在有許多所謂有信仰的青年，只在主日一天上進堂，祈禱、唱歌，素日裏却玩笑工作，看不出什麼信仰的踪跡。但是理想的青年，並不是那些只在主日或瞻禮慶日上、如考試般的、一次作一週、二月、或一學期的公教敬禮觀賞，却應用每日的生活、工作、事業來敬奉天主，表現他的宗教心，這樣來增加他靈魂的美麗和價值。爲一位真有信仰的人，天主的誠命是世間最高的法律，無論國王、匹夫，聰明、愚魯，都有同樣遵守它們的義務；並且，遵守天主的誠

命，不但不是羞恥，却是人間最光榮偉大的事。

若在暗中看不清楚的東西，一定放在光明中去觀察。在你一生之中也要多次發見，不能立刻辨出，這個或那個，你計劃要作的事，是正當、良好、許可與否；那時你若在信仰永生的光明裏去審察，你必能夠作得妥當，因為信仰、永生的判定，決不會欺哄你。

救主教訓我們把一切的：工作、言語及心中的思念都使它神聖化。英國大思想家加理伊耳 (Carlyle Thomas 1795—1881) 發表的這段言論，實在是公教化的理想：「一切事都不只有暫時的價值：靜室裏的幾句言詞、心內的每個歎息，每個自願的微小犧牲，都不是一發即逝，一切俱有永遠的價值。一切無人知曉的行為也不落空；它正如一條潛于地下的小河，滋潤地上的草木，使它們茂盛生長；它在地下流淌，溶滙其他泉水，最後它破地而出，成了一個清爽、浩大的活泉」。聖人們的人生觀所以有那麼大的魄力，便是因為他們事事用「永遠的眼光」去審定——對於一切事件自問：「這事對永生有何裨益？」在你一切要作、要說、要籌劃的事情以前，你也要先問：「這事對我的永生有何裨益？」這樣便不犯罪、少犯罪；多立功勞，立更多更大的功勞！……

9. 永遠

「一切事情人都能到保險公司去『保險』：房屋保火險，營業保破產險，家長（人等）保人壽險，五穀保水旱滅收險，航運的船隻保沉舟險，工人保健康險——但是靈魂呢？你已在某處保了險麼？你能到何處去保險？保什麼險？保不受永罰——不下地獄的險！」

我們的宗教

故然我們恭敬天主的第一個目的，不當爲怕受罰，而當爲愛慕天主；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因着人性的軟弱，在許多場合之下除非想到：我們來日在天主前應有的答覆、審判及永遠的賞罰，不能忠勇的戰勝三仇的誘惑。的確，用基督的這句話：「離開我，到永火裏去吧！」許多人、連我也多次戰勝了猛烈的誘惑及世俗的勾引。

「到永火裏去麼」？不，不！我願得幸福的永生——天上的永生。人間我嘗見享了許多美景、快樂：一切物質的享受、自然界的風光山水、人類的各種美術等等——但我仍不滿意！我的靈魂仍渴想更完備的美善，代替這含有酸辛轉眼即失的世樂、尊榮，我渴望一種齊全的幸福、一種毫不變更、永遠的真幸福！

「世間最大幸福，最好美景，比起天上榮華，如風、如影」（布拉克(Brockes)詩人)

「我們如今是在鏡子裏面看見天主，彷彿猜謎，到那時候就要面面相見了，現在我知道的不全，到那時候便完全知道，如同天主透識我一樣清白。」（前林13,12.）若是守天主的某條誠命，我覺得困難，我當想起這個：用這空虛、可憐的暫生，換得永生幸福的花冠，總算值得！「爲永生的光榮，犧牲可憐的生命！」

在一位志氣剛強而死的青年墓碑上，刻着一個子粒飽滿的麥穗，又刻了這句名言：「因爲它豐滿了！」你也要天天多次向天主說這句短語：「主，我的天主，使我的靈魂在收割——死以前，成熟，豐滿吧！」

我何時將被收割——死？我不知道！十八歲麼？廿歲麼？誰能知道一定什麼年歲？將來定有一死，但死期確極不一定，在德國來布齊(Leipzig)的一個大鐘錶上刻着這兩句：「死十分一定

，死的時期十分不定。（*Mors certa, hora incerta*）。」

天主能在每一刹那叫我去聽審判，但若那時我沒預備妥當，我要落到什麼境地！若一個偷懶的學生，在回答英文或解數學上弄個答非所問，一定不能及格，但他還能安慰自己說：「哎呀，我弄錯了，下次作對！」但是天主要你回答的問題只是一次，若你沒預備妥當，給不了圓滿的答覆，那時便太晚了。你不能再復活起來預備補考：「為此耶穌多次苦勸我們：『你們當時時籌備妥當，因為你們料想不到的時候，人子便來了。』我們活着極像請假的兵士，時時有應命回營的可能；到那時我們不能說：『天主，我還沒籌備妥當！』你既不知道死亡在那裏等候你，故此你當處處等候死亡！故嘉貝爾（*Geibel*）作詩說：

「可憐的人哪，莫驕傲，死亡于你如風草——時時皆能枯槁。」

塵沙飛揚，時光疾逝；風吹葉動前，你能骨解肉爛！」

在你死的那一刹那，天主的肖像在你靈魂上怎樣，你的永遠也便怎樣。「樹倒在何方，便常在何方。」但誰也不能確說一顆樹究要倒到何種方向。通常而論，它要倒在枝葉稠密的那方。這樣人怎樣生活，也要同樣死亡。

永福繫於善死，永苦由於惡終。一次人問額帕米德（*Empamiedec*）（古希拉元帥）說：「你更看重：賈理思（*Chalrias*）伊非加呢（*Iphikrates*）或是重視你自己？」他答的很明智：「先等等看吧，直到我們死時，我才敢下這個判斷！」

在古時一位教友的墳上寫着這句話：「他穿着領洗的白衣死了。」這是說的他死時，靈魂上保存着天主的聖潔的寵愛，脫離了塵世。阿，我的天主，賞我死時，也保持着我靈魂的潔淨！

10「我還有時間！」

某位放蕩的青年，當一位老友勸勉他改過善生的時候，他傲慢的答說：「我還有時間！在衰老將死以前，人不需端肅過甚。現在我若不及時乘歡，尙待何時？」

「我還有時間！」朋友，你真確知你還有時間麼？你生命的年月莫非天主已給了你保證書？還叫你活三十、四十、五十年？耶穌不是這樣說過：「你們當時時預備妥當，因為人子在你們不料想的時候便來到了麼？」

的確，我們將有一死，沒有比這個更一定的事，但也無一事比何時當死，更不準確的，誰若說他還有時間，去忽略自己的義務和工作，他便要驚懼的感到，時間要很快的過去。若那永遠生活、公義的判官提他聽審，他定要赤手空拳顫慄的到祂面前。誰也不能使光陰停止，叫鐘錶常指十二點。

那些常說「還有工夫」的人，當極其注意，不要像這位夢望「西天」的先生！

傳說古時在印度某城裏有一位先生，名叫 Svabhāvākṛpāna 他煮了一鍋粥，把鍋放在自己的床下開始他的夢想：「鍋裏現在滿了粥，若今年遭遇荒年，我可賣到一百塊錢，因此可買兩隻山羊，羊繁殖的很快，不久我便有了一個羊羣，可用來買牛買馬，又能用牠們來買許多田地，那時若賣去一切，我就成了富人，再蓋一所體面房子，準能娶一位富家的女郎：」此時他雖入夢鄉，却喜不自勝，一隻腳跌在鍋上，于是鍋破粥流，弄得滿腿糊塗，慌忙醒來原是「南柯一夢，」不禁悲痛一場！

親愛的朋友，你相信那些爲得永生，常說「還有時間、」夢想「西天」樂土的人，能靠得住？……

11 三位警察。

在法國有一位權豪貴族，他是縣長兼省委員，人格既好，備受貧富各級的擁護。某日人聽到了一種不可信的消息——這位備受擁護的領袖拋棄權勢富貴，入了馬塞附近的一座規矩森嚴的修院，衆人都很驚奇——他的親友到處尋找他，朋友終於在那修院裏找到他，勉強他再回世俗。「我不能回去了！」這是他的答覆。「你們沒見三位警察在大門前站着不許我出去麼？」大將目瞪口呆：「三位警察，我們在那裏一個人也沒見到！」——「你們再看一次在門上寫的什麼：死亡、審判、永遠——這便是那三位不許我出去的門警，我在這裏不走了：——」

真的，沒有什麼比信經的末句：「我信常生——永遠」在人生戰苦中，更能供給我們抗戰、勝敵——擊敗三仇——勇力的！

一個古聖林的墓碑上刻着這兩句箴言：「他們不算死亡，而是開始度生！」若是我心中有這種活潑的信念，任何痛苦都不能使我過于灰心、憤悶，我終有這個安慰：這些苦都不是永遠無頭的；若是我得到幸福喜樂，它們也不能使我麻醉暈迷，我知道一切人間的快樂也不是永久的。

即便整個的我完全變成了「痛苦。」即便我得了要命的死症，即使人都不領受我的好意、輕視我，不幸的事件環攻我，我若信有永生，這一切我都能注目相視，不畏不懼。

我們的宗教

你感受某種痛苦麼？試問他能延長若干時間？三十、五十、六十年麼？別說不能，即便如此，若比起「永遠」又算什麼！我們看三十，五十年如此嚴重，是因我們在其間生活，拿永遠的標尺來量它，它又算什麼！你可預計到公元廿五世紀，那時的學生一定還學世界第一次大戰的歷史。在課堂上，也許有學生這樣來答教員的發問；「第一次世界大戰麼？自一八一四到一八一八！」教員一定說：「你錯了，正晚一百年！」——「是，我答的晚一百年！」那學生却毫無其事的回答。看，早一百年，晚一百年，人拿它多不當事！正如人現在問一學生：「西羅馬滅亡在幾世紀？」——「西羅馬滅亡麼？公元前五世紀！」——「到底，……你再想想！」——「啊，公元前後記錯了，原來是公元「後五世紀！」這樣一錯千餘年，人都不以為事，那麼我們幾十年的壽命比起永遠又算什麼！？」

你要多次思念我方才給你說過的話，若是一個人給他的兒子說：「可愛的孩子，五分鐘發勇敢，別討氣，不撒謊，別罵人、不說話，你要六十年享福，你所要的、我的一切家業都給你。否則……」若這孩子連五分鐘也不會爭氣，他不太傻了麼？但一切今生戰苦的總和比起「永遠，」還不如五分鐘的時間長呢！東德（Günther）詩人寫道：

「鋼鐵將被時間消解，人生倏忽即滅；

時間的總和來比永遠，不過是百里長線中的一點！」

為此你要多次想起死亡，好作忠良的完人。因為一切都要過去：財貝、權勢、美麗、技巧、少壯、健康（當然窮困也不列外）故此你當最關心永不消失的事——你靈魂禍福的大事！

呂克（Rückert）的這段無神派同教民的舌戰我感覺頗有趣味：

「無神派：啊，你這位基督的好信友，

祈禱守齋嚴操守；若果天堂是神話，空過一世何益有？

公教徒：否認天主的好朋友，

只重眼前不顧後，若果地獄非神話，享樂終身何益有？」

現世的一切都不足輕重，只有在死時能說、會說、敢說這句話的人是幸福的：「基督爲救我死了，我還疑惑什麼？主，我今生作了你的士兵，我將去參加你永勝的軍旅！」……

12「斐南，切記永遠！」

加斯提理 (Kastilien) 古西班牙的一部 (國王斐南第三 (Ferdinand III 十四世紀初葉)，在宮室的牆壁上寫着這幾個字：「斐南，切記永遠」——他無論到何處，作何事，永遠的思想常在他眼前。朋友，我們也常想「永遠」吧！

你剛脫胎入世時，你便哭涕，但周圍的人却高興喜笑；然而，我希望你能這樣去度生，使你辭脫世界時，別人哭你，你却因獲得永生的幸福而喜笑！

羅馬的哲人舍乃嘉說：「你所怕懼而稱爲末日的那天，正是你永遠生命的誕辰。」

「他究竟成了幸福的人，」(Tandem felix) 這是馳名的大科學家安培 (Ampère) 要人在他的墓碑中鐫刻的一句名言。

人在少壯精健、充滿生活力的時代，否認或背棄天主，生活尙易支持，但趕到了那一剎那——誰也料想不到何時要來的那一剎那——那時生命要斷絕，最強壯的手也不能拉回它；那時你將

我們的宗教

十分清白的看出：相反天主、輕棄祂誠命的人是何等空虛，何等無聊……德國社會黨的著名首領施特理 (Strindberg) 將死的時候向人索取了聖經說出他最末的話來：「這是惟一的真理！」

我客居巴黎的時候，一次曾參觀過停葬着著名辱罵天主的福祿特爾的「英豪塋地」。能葬身此地爲一個法國人是莫大榮幸；然而當時我只想着福祿特爾的殘死，和他的一位朋友特魯高 (Trouchon) 醫生的話：「若是魔鬼會死，一定死的像福祿特爾一樣！」

幾時罪惡拉攏你，你要想到永遠。它若暗示你度公教生活多麼困難，你要想公教人的死亡多麼甘甜；凡生活輕佻的人，死亡爲他百分酸苦、困難！

英國名畫家薄思雷 (Aubrey Beardsley) 最愛畫些淫色的醜像，他廿八歲時患肺癆早逝。（死前歸依了公教） 請你一念他最後驚怕着給出版他繪畫的司密德 (Smithers) 先生寫的這封短函：

「耶穌是我們的主宰，是我們的判官！」

親愛的朋友：

弟誠懇的求你，把那些雜誌中的作品、及一切不道德的畫片消除盡淨！也把這信讓鮑理特 (Politt) 看看，并使他發誓、毀滅他所保存的一切。弟敬求您，把您視爲神聖的一切完全燒沒，不留絲毫踪影！

在靈床上的薄思雷 (Aubrey Beardsleys)

現在請你看一位公教信友安寧的壽終，念一次法國大著作家路易薄以勞 (Louis Beuillot) 的最後遺言：「當你們念過最末的安葬經後，要在我墓前置一小十字架，寫上：『他昔日相信，

永遠被燒，却燒不盡！永遠受苦，却無出期！時常悲號，却不會說聲：「感謝天主！晚上又來了，應受的痛苦又少一天！」

永受刑麼？不！我絕不要這個!!!

13 事事爲天主愈大光榮 (O. A. M. D. G.)

記得我幼小時聽過一個「童話」：某一國王有一魔杖「法寶」，用它能變出各種把戲。這魔杖觸動什麼，便立刻變成金子。當時人給我們講說，每人都非常驚喜！現在方明白：人間並沒有這種東西。但這故事却含有一種極深的表意，因爲每人能給自己製造個更神奇而有實效的「法寶」，它能把我們每日的工作、言談、思想變成金子，而且比金子更珍貴；因爲它使我們的一切都能得——宇宙的主宰——天主的歡心，并獲得天上極大的賞報。

這法寶究竟是什麼？

一切爲天主，爲增加天主的光榮！

救主一次給我們說：「你們當時時祈禱，總不間斷！」（路，18,1）你或者會驚奇的說：「時時祈禱？全天光念『在天我等父者：』？這能成麼？」

是，這樣固然不能成，其實也不必這樣。但耶穌既這樣要求，一定有祂的用意：祂不願我們只「有口無心」的背誦「在天，」「萬福」等習誦的經文，祂要我們用日常的工作和我們的全部生活，變作祈禱。你看德國詩人呂克的意見對這事寫的多麼切合：

「沒有比勉力克服自己、脫開世事，頌禱天主更有價值的善舉——但真正的祈禱：不只是言

語，也是思念和一切工作，連生活中的每次呼吸，也當變成頌主的歌曲！」

「生活怎樣能變成祈禱呢？」也許仍有人要問。關於這個問題，聖保祿給我們寫的十分明白：「你們或吃或喝，工作、睡眠，一切都爲天主的光榮作！」（前格 10,31），這樣便成了。

是的，「事事爲天主愈大光榮！」這是馳名的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S. Ignatius）做事的口號。讓它也成你每日晨興「自新」的「目標」吧！這樣你全天的言行、思念就變成了一種聯環的祈禱。（即便你不常行口禱或默禱；亦無防碍）爲此在晨禱將念、或未念完之前，你要心裏把你今日的工作、作個統計，并把它獻給天主說：「一切都爲敬愛你！」

數學、英文、國文、宗教課、習題；輕視你的夥伴、討厭人的同學，不舒服的身體、軟弱的意志、頭痛牙疼、排球、籃球；或其他種種遊戲；你要受的藐視，都要一齊告訴你的天上的父親、且說：「天主，我的救主，我今日計劃的一切：所思所言所行，都願爲增加你的光榮，求你降福我這一切！」

把思言行爲中不能使天主滿意的事都要開除它們！

請你試用這簡單而高尚的方法，不久你便會感到你在神生上有莫大的進步。中古時代許多人，因爲終日想發明煉全術，用鐵石——來變黃金——用心過度喪失了自己的財產，損壞了自己的理智。但這「煉全術」的祕密，至今化學家尚未尋到。然而我們用日常的卑賤言行，精煉天上永在的金寶，早有了這種方法，而且一切教民都有，也常能用。只要我們用上「事事爲天主愈大光榮這個「法寶」便成了！」

某位畫家作過一幅這樣的圖畫：一個兒童在黑板上寫了一串「零」000,000 傍邊却站了一

位天神，在那「零」前只寫了一個「一」于是成了 1,000,000，這像的表意即陳明了「定正意」——爲天主作事的價值。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工作、言語、思念，若是因驕傲、自愛和個人的方便而作，都算「零」；但若有了正意——爲符合天主聖旨、爲增加祂的光榮作，就如在許多無意思的「零」前寫一個「一」，便成了很有價值——用世財買不來的寶貝。若我們在每事開始之前寫上或從心裏說出這句「天主，事事都爲你的愈大光榮」，我們一切言行工作都變成了金寶。

在古代許多關於耶穌言行的書籍中，（當然不是聖經，）述說耶穌童年與納匝納兒童的故事：耶穌常同他們弄泥玩耍，別人作的鳥獸都不會生活，但耶穌作的小鳥，一給牠們哈氣，便會騰空而起，呢喃唧吱的飛上天空！

這不過是些臆想（自然也可能）的故事，沒有憑信的價值。但兩個一同操作、一樣努力、勤謹、和肅的人，他們生活的價值在天主前能有很大的差別，這却是一條真理：一人身帶大罪，他的工作，在天主前自然沒有什麼價值；另一個靈魂上充滿天主的寵愛，他那簡單極卑賤的工作，日常屑事，都有永遠的價值！看……！

14 齋戒

親愛的朋友，連對「齋戒」我也想供給你一點正確的思想，因爲許多青年不了解齋戒的真正目的。你若少加思索，便會發現其中所含、精神方面的價值。

「齋戒是多麼表皮的事呀！」一些輕浮的人慣常這樣不思不想的任意批評，「教會爲何這樣規定？莫非禮禮六（星期五）不吃肉，或是在一些固定的日期爲「克己」少吃些東西便能增加

天主的光榮？難道瞻禮六或瞻禮五，那一天不吃肉，不是同樣的事麼？」

凡說這些話的人，都需承認：他尚未洞識「齋戒」的真意義。「齋戒」主要的意義不在于：不吃肉，或在瞻禮六不吃肉，而在于我能否爲了「服從」，在這些機會上慷慨的「克制我口腹的貪情」。故此若教會命我們在其他日子——如星期三守「齋戒」，那麼這天便成了我們的特當克制自己的日子。所以「齋戒」主要的觀點不在少吃飯或不食肉，而是來試驗我意志的強弱：在我身上是胃口——貪慾作主呢，或是意志爲王？我每星期爲了某種超性的目標是否能一次不吃飯？少吃飯？不吃肉？

「齋戒」確實是增強人意志的一種極好方法：它是事奉天主的神工，也是贖罪求恩的善舉。熱心的青年常這樣思想：只有我完全控制着情慾狂烈的貪求，我的靈魂才能得到「和諧」平安，所以「齋戒」的主旨不在不吃肉、少吃飯，而在克制自己、得勝自己。——并且「齋戒」是抵制人情慾的良藥、是防避犯罪的「抗毒素」。「得勝個人的偏私，比炸藥更有價值。」這是司坦雷 (Stanley) 的意見。

明智的「齋戒」也是攻擊青年時代邪情誘惑的絕妙方法。許多青年不要命的盡量吃、喝、酣睡，因此受許多強烈的邪情攻擊。爲何這樣費心藝術的來飼養你的身體？爲何不願使牠受絲毫的勞苦？爲何嬌養、溺愛牠如同一隻鵝貓：既是這樣，那肥胖的身體趨向豬貓的快樂，還有什麼稀奇？

輕、重或早晚的給你那貪吃的口腹帶上個「勒子」並沒有害處。「小心，恐怕你已經不是你家中的主人了！」

我們的宗教

現在一切有衛生常識的人都明白：教會命我們作的齋戒對健康不但無損而且是有益。醫學及醫師的經驗告訴我們，飲食過度或多吃肉害處很大：它是神經病、筋骨疼及許多病症的原因，故此「齋戒」也是衛生、健康的重要條款。

可惜，連許多模範家庭，關於齋戒也不加注意。到底我很希望你，我的朋友，在這件事上作教會忠孝的健兒，即便你在朋友家中客居，也要忠勇的守你的「齋戒」，怎樣應付？若朋友勉強你，你可明智有禮貌的推辭他。然而這樣作，却需要一點勇氣，但也是承認信仰的果敢表示！

15「弟兄們祈禱吧！」(Orate fratres!)

第一次歐戰爆發時，德國總司令馬克參 (Mackensen) 曾向他年邁九十的老母寫信說：「十四年前，你的祈禱如戰鬥的胃盔衛護了我，希望它在這次更嚴重的戰爭內還同樣的衛護我，使我完成我的使命，這一切都託付與你的祈禱中！」

他依靠什麼？依靠一位年高九十老婦的代禱！誰這樣作？世界著名的將領馬克參先生！

你一生中經受重多的磨煉是可能的事，你的信仰受許多猛烈的誘惑也同樣的可能；但你若會恆行祈禱，我對你便毫不憂懼，你的信仰也遭不了覆舟的危急。

但是你若不學着在祈禱中謙求天主的助祐，怎能保持你的信仰無虧？若從祈禱內得不到勇氣，怎能在仇敵圍攻中，不恐不懼的兀立勝敵？

祈禱能振作你的精神，使你更英勇、更清潔、更完善、更安靖。祈禱是工作的推進機。若是你有了應盡的職務，要先懇切的祈禱、誠意的呼求天主，然後再去努力工作，如同小達味孤

戰高力亞的一般：「我靠着萬君之君的天主，來同你戰鬥！」

一個印度人說：「我每日感謝那位大神，也求祂使五穀生長。」親愛的朋友，你也爲你度過的生命、爲你的父母、爲你的才能、及你所得的一切神形恩惠，真從心裏感謝、祈求過天主麼？你說你今年多年大紀？十六歲麼？即便是十六歲，你算算有多少分鐘？一天1440分，一年有525,600分，十六年便是：8,409,600分。看你已活了這些分鐘，你活的每分鐘皆是天主的恩愛，每分鐘天主的全能保持你不死：你手中若有石頭，手一鬆它便立刻墮到地上；同樣，天主若一剎那不保存你，你便立刻歸于虛無，沒有你了！「整個的你是天主造的，所以祂在你身上有完全的主權。」這是聖奧斯定的名言。祈禱是使靈魂生長、健康的太陽。她需要祈禱，如花草需要陽光一樣；祈禱是靈魂的清新空氣。她需要祈禱，如同肉體需要呼吸；祈禱如靈魂的安息日。如同工人只能在罷工日得到休息，同樣靈魂也只有有在祈禱中獲得安息；祈禱是人永生美麗的詩詞，故此祈禱這特權只是有理智的人能享受。除了人，在有形的大宇宙中沒有什麼能去祈禱——同天主交談，這是何等尊貴的工作！但誰若不勉力多祈禱，他度的已不是人的生活，他已趨向禽獸化了——禽獸不用祈禱！

16 你也常行祈禱麼？

親愛的朋友，你都知道夏日的早晨，露珠點綴的青野鮮美宜人！祈禱對人靈的效果也如同雨露。它使人靈更清新更美麗可愛，更能結豐滿的果實。那麼，你怎樣？你也願常祈禱麼？

五穀少了適當的雨露，不生長，不結果，活不成——人不按定時作適當的祈禱，靈魂也結不了果

我們的宗教

實——功德，也得不着活命——永生。祈禱，有定時常行的祈禱，是活靈魂生長結實的雨露和肥料。

我的朋友，你習慣忠實的按定時祈禱麼？我不問你會否因疲倦過甚，或者在祈禱中你思想紊亂，不時的分心走意，這是人難以避免的事，我這問題的意思是：你是否有一顆真誠、活潑、時常敬愛天主的心，致使全能的天主喜歡同你——一粒微塵談話。因為這樣的祈禱：是人靈與天主間的一種暢快、忠厚的交談。在叢生灌木中的一棵橡樹，確乎不小，但自飛機上看去，倒顯得活像一根小草；那麼我在無限齊全、尊偉的天主台前，更常顯得如何渺小呢？

若是你只一次深切的感覺到——惟獨你——世人，有在天主前剖腹談心，訴苦求援的特權，是何等高貴的恩賜，便不需人去勉強你祈禱了。那時或者、你要沉心祈禱，連飯也忘掉去吃。這種熱心的精神，要使你整日間能常用些「短誦」繼續你未完的晨禱。一天的工作也許要使你體力盡，晚禱時眼睜不開，但你仍會振作自己，不疏忽晚上的祈禱。

誰若真明白了祈禱的意義和重要，他便要自動的，喜愛祈禱，尙且不只用唇舌，且要用心神去祈禱。

他每次經過一座開門的聖堂，便進去祈禱片時；清秀的山水、幽美的森林，都激發他讚頌造物主的全能；他高興時祈禱；困乏時也祈禱，誘惑罪惡拉攏他的當兒，他祈禱、勞苦工作中，他仍不忘祈禱……

「我沒時間祈禱！」這是一般青年慣說的話，「早晨一醒已六、七點鐘，晚土疲乏的不撐——但是你清晨不能比素日早起五分？睡覺前不能先用五分鐘來行祈禱？五分鐘并不算了不得的事——這點時間，只要你肯，你常會找出來的！」在 24×60 即 1440 分鐘內，你很能節省 2×60

分鐘來光榮天主，其他的 1430 分，仍屬你用！

「主，我們全是你的；我們所有的一切，也是你賞賜的，因此我獻給你的：祈禱、工作，仍不是我個人的東西。」

我們聽過：「即便多次不念經也沒有什麼罪過！」看，你的思想仍同小兒一樣，「沒有罪過，」也許如此！但對於天主不應如此細心的計算：什麼是罪，什麼不是罪，只要不犯罪的，事都盡量的作，這種態度太不好了；反之，你當爲了天主的光榮，爲得勝誘惑，修德前進，要天天多次熱心祈禱！你要回憶在你不用心祈禱的日子里，你的靈魂何等軟弱；那時你不能多積天上永久的財寶，可惜！

17 五分鐘！

某日我問一位高二的學生「你愛天主麼？」他睜大了眼睛看着我說：「自然！」——「你也祈禱麼？」——「不！」這是他的第二聲問答！

這位青年不明白在他這兩句話中含着一種矛盾。能有一個愛天主而不祈禱——不同天主談話的人麼？我若有一位心愛的朋友，總要盡能的尋找他同他談話，豈能愛他而避他麼？

有一人對一位年高七十的老人作了一下的統計：廿五年工作，廿年睡覺，二年吃飯，一年穿衣服，九個月洗衣服，七個月理髮，四個月擦鼻子，兩個月刷牙；但我們這統計學家所計算的，只是這類俗事，若是你將來給天主統計你的歲月時，祂的注意點却是神聖的事業：你行過多少善功，犯了多少罪過？多少次善盡了責任？多少次誤了工作、或者苟且塞責？七十年中，

你用了多少時間行祈禱？你的心在 36,792,000 次的跳動中恐怕只幾次作了祈禱！若果如此，將怎樣呢？……

你也許要問「我應多長時間行祈禱？」親愛的朋友，當知真實的祈禱——在主前訴心，本不依時間而依誠心、善意來作標準。一次生動、熱心的簡短祈禱比半天有口無心的背誦經文價值更大。所以你祈禱短點吧，但要熱心，要誠意，要常行，一天內多用這類誦句（天主事事都爲你作！一切隨你的聖意安排）舉心向主！但兩次固定的時間：晨禱、晚禱，務要留心作到。每天早晨醒後，頭一些思想要去想念天主，這樣你全天便多得祂的降福；晚上最後的思想仍當是感謝天主的敬禮，那麼你夜間的休息，便安適恬靜。

別學着在牀上念你應念的經文！若是你習慣這樣，更好不祈禱！躺着同天地的主宰說話，不是極大的不敬麼？但許多青年忘了這個，慣在牀上睡着覺祈禱，祈禱時睡覺。

早晨最好是在穿衣漱洗之後，晚上最好在上牀安眠以前行你的祈禱：這樣作完之後，你躺下繼續祈禱吧，這時念着經睡覺也無妨碍；而且，那些在祈禱中入睡的人，睡得最甜蜜。

你曉得這句箴言：「在天主的降福內一切順利？」那麼若是你沒因天主聖名開始或結束你每日的生活，你怎能一天順利？你周圍看看吧萬物都在祈禱——讚美天主：花草在晨光未顯的當兒已在造主前開花、吐香；飛鳥一醒也同樣用牠的歌聲讚美天主；小蜜蜂不是也嗡嗡的給祂請安致敬？未出或將落太陽不是也對祂表顯順命的衷情？是的，全宇宙都在祈禱！

自然界的一切只依造主給它們的規律無條件的讚美祂，只有人能自動的光榮讚美祂。
某一名人說：「一個人的面容沒有比祈禱時更美的，」這話的確很有價值，我們幾時祈禱

，便是進入了另一世界。在那裏，我們呼吸的是天上的空氣，在天主的美善中暢飲永生的活泉。

上面所論自然物的祈禱，只是象徵的意思；真正的祈禱是人心歸向天主，同祂談話。這只有人能作。所以祈禱是人獨有的尊貴特權。我的喜樂、愛情、困苦、憂懼、禱謝、戰爭及其它一切，因着祈禱——向天主陳訴，都加上了永遠的價值。我們能够確切求得使我同疲乏的靈魂，得到永生幸福的精力與勇氣，這是我們不死的靈魂最高尚的作爲。祈禱會給我們生出兩隻健全的翅膀，我們轉瞬之間飛到永生的境界。祈禱宛如在天主的恩愛、幸福內行「深呼吸」。一祈禱時我們的心充滿永生的思念，我們的情緒、想像、都超越化了；意志更得到極大振作的力量。親愛的朋友，請你作個試驗，幾時苦悶來攻擊你，你跪下懇求天主的帮助。你準要覺得，很大的平安進入你心，并得到一種新力氣，好似全能勇毅的天主進入你的靈魂。

「因爲上主是你的避難所，你要以至高者天主、作你的居處。惡運必不能臨近你，災禍也不得進入你的帳幕，因爲祂爲你委命了自己的天神、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護衛你，他們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腳、爲頑石碰傷。」（詠 91, 9—12）。

爲度一種完善、高尚的生活，我們需要天主許多的聖寵——幫助；但我們若爲這事求祂、祂一定慨然厚賜我們一切的需要。親愛的朋友，總別忘了這些！

18 你會妥當誠懇的祈禱麼？

親愛的朋友，你會妥當誠懇的祈禱麼？我想，你准願意勉力着去熱心、虔誠的祈禱。古人

早已說過：「嘴禱心不禱，求也得不了！」

但只有那些不拿天主作「霸王」或「天空老翁」、而看天主如慈父如朋友的人，能誠切妥當的祈禱——同祂談心。他敢把一切急難、痛苦托付祂，也把他爲得到高尚人格所有的奮鬥、計劃、辛苦告訴祂。你也努力作天主父的孝子吧！你是天主的子女，你生活、說話、思想、作事、都要順從天主的命諭，不要隨你的偏情、貪慾或世俗的勾引，我明白、今日的社會到處滿了惡表，要全依天主的旨意度生確非易事，堅恆、果敢、熱心忠守天主的誠命，同樣不算個簡單事情。然而，若是你忠勇的站在你的天主台前，你便會感到，活潑的同祂談心——祈禱，又是一件「不太難」的事情！

許多小學生，當他們升入高班的時候，慣常把小時愛作的祈禱拋在腦後，這是怎麼來的？因爲他們不知道「誠切的祈禱」，他們不明白在肉體發展的時期、也當使靈魂發展進步。他們的身體一天天的強健、增高，而他們靈魂的進境却仍同初小時一樣弱小。小時他們怎樣作晨禱晚禱？背誦幾遍：在天、萬福：時而再添一個小歌，便完事！現在呢？仍然如此！這樣背書式的祈禱，自然與他不合適了！爲一個初小兒童合適的事，怎能使一位青年滿意？時間長了，祈禱爲他便成了一種苦事，這樣他無精打采的拖延幾年，便更鬆懈了，最後他與祈禱絕交。我很明白，他這樣不祈禱的收效——他給自己咆哮不安、希求無盡的靈魂作出一架窄緊的籠子，現在他無幸福、不自由，成了慾情的僕役。

不幸何在？若是一個成長的青年，仍去穿孩童時穿的鞋子，腳自然受束縛，而且不能再穿它們——既然無用，自必把它們拋棄。同樣一個青年，全用兒童的樣式去祈禱，也不合適！……

我既成了青年，當怎樣妥切的去作我的晨禱、晚禱呢？

19 晨禱與晚禱

起床的時刻一到，你要熱心恭請聖號，然後立刻跳出被窩，作幾分鐘的運動，漱洗完備，穿好衣服之後，即可端跪床前，若環境不許，也能在棹前或其他相宜的地點，把手輕扶在額上，思念你在天主台前，即便你口不出聲，只輕輕的拉緊你的心絃：「主，感謝你恩賜我今夜平安！多少害病窮苦的同胞，鎮夜無昧，我却睡的這樣恬靜安適，天主、我感謝你，也替衆人感謝你！懇求你幫助我，使我用今日的工作來表示對你的愛情。你既又賞我新日的生命，我再把今天的一切思言工行皆獻與你，我願承行你的聖意！我的天主，你幫助我，今天過完後，別光使我的歲月增長，却叫我的靈魂比早晨更成熟美麗！但是，主，你知道我的毛病何等（這時可想你「爲首的毛病」）我若能脫離這個毛病而得到自由，其他的便很容易了，幾時我遇到那種情勢，不仍要犯那個罪麼？（此處你可遍想、在今日要到的一切地方：學校、大街、家中、同伴跟前，要怎樣戰勝你這爲首的偏情）主，我哭求你，使我今日得到完全的勝利！我今日的操作勞苦全爲你，爲你的光榮！求你降福我的父母，我的親友恩人，也降福我，作你忠孝聽命的兒子！即便我跌陷于罪，仍別許我離開你：——此後你仍可誠心的念幾遍：在天、萬福、信經等：至此這生勤、有價值的晨禱便可結束，以後你可去高興勇敢的從事工作！「天主幫助我們，誰能反抗我們？」（羅 8:31）

這種充滿活力、發自心靈、自作的禱詞，與那啞啞小兒和陰陰老嫗式的祈禱是何等不同！

並且這種祈禱不需偕長的時間，幾分鐘滿夠了：第一感謝讚美天主，第二懇求祂降福你當日的工作，最後誠心的念幾端固定的經文，晨禱便可結束了。

誠心妥切的晨禱是聖化全天言行的「法寶」，你能給我說怎樣作了晨禱，我便敢回答，你今天生活的順逆，及你的工作為永生所有的價值。

「若非上主建造房屋，匠人必是徒然經營；若非上主護守城池，衛者必定徒然儆醒。」（聖詠127,1）

請你念念匈國公爵塞則尼 (Szechenyi) 個人習誦的絕妙祈禱：「全能的天主，請你俯充我每時的祈求；用天上的愛情充滿我心，叫我去愛我的同人、祖國、及我一切同胞；用上品天神的光耀、熱愛照射我，使我重視永生，辨出善惡的種因；又使我明白，應作什麼，也指示我怎樣去作，以備來日能依你給我的「本金」同你清算賬目、我願白日黑夜，終身思想、工作，求你在一切善事上助我成功，別讓我染指於一切惡劣的工作，賞我你的助祐，好消滅在我內的一切虛妄、惡情、賜我今世以真誠的謙遜、信心觀察一切、并如此去生活、工作。天主，希望我這祈禱不只是口中的空詞，而真願能使我「實際工作」的馨香時時騰升到你的寶座：！」

你不覺得這位匈國偉人強大的工作力是他那常活潑祈禱的效果麼？

晚禱的第一份也當是謝恩誦，大概可這樣：「天主，我感謝你，今天又過去了；我願就寢之前，將身靈全託與你，我既為你開始、又度了今日的生命，最後也要為你結束它。我感謝你今日賜我的一切神形恩惠（若是你遭遇了痛苦、患難、輕視，也要為這些事感謝天主，并求祂賞你明白天主許你遭受它們的目的何在。）但我真是知恩的孩子麼？我善用了今日的光陰麼？」

我多少次又陷入習犯的罪過？我的天主，你知道的清白！此時可以簡短的作個自省：（全天作了什麼？說了、想了什麼？義務上應作、應說、應思想的事，什麼沒辦；怎樣辦的？）

「是，主我的天主，我又作了你不忠不孝的兒子，我辜恩的罪實在使我傷痛，寬赦我吧！明天我決不再這樣！天上的父親，我切求你，今夜總別收回你的助祐，護衛我能平安休息，好待明天清醒後，仍依你的聖意光榮你，繼續努力！主，深願我的脈幾次跳動，及我有幾次呼吸，都算是愛你敬你，吁我慈愛的天主……」這裏你仍可照你的意思爲某人某事從心裏念幾遍：在天、萬福：這樣晚禱也可結束了，需時不過幾分鐘，但祈禱時當熱誠、坦白、生動、親切！現在你可上床就寢，要勉力着使心神安息于主，這時你仍可心裏念經，因爲在繼續的祈禱中進入夢鄉，一點沒有妨碍；而且在這種高尚神聖的思念中入睡是最好的習慣，靈魂不睡覺，睡覺的只是肉身，連它也不全睡，它仍和緩不停止的工作，故此你入睡前所有的思念，在你深睡中仍繼續着，所以若是你懷着這種聖潔高尚的思想入睡，在安息中你的靈魂仍不停的前進，這樣依着你歲月的增長，你的生活便慢慢的更高尚、更理想，按照這種方式繼續努力，便能達到幸福的階段！

20 何時靈魂能大形發展？

願意在宗教生活上時時長進的朋友們，我望你他們在每日的「口禱」之外，再作一點「默禱」（默想）。在默禱之中靈魂能得到極好的發展滋養。誰若真要勉力造就自己的人格，他當每日作幾分鐘的默禱，確定在一刻鐘內，脫去一切思慮，但專心敬主救靈的大事，每日準時有統

系的默禱是自修的頂上妙法。

對此事你沒時間麼？但我相信，每位有善志修德前進的人，一日之間總會在早晨提出一刻鐘，來作為默禱的時刻。

你不明白怎樣行默禱麼？這不太難！你可在公教道理中取出一條（如地獄永苦，天主是我的慈父：）以後用上全幅的才能去思想它：用明悟、想像、及一切情緒：喜、懼、貪、避等，去洞察這種真理，使它能浸入你的靈魂，并在她內札下深根。

這裏我供給你一個正式的默禱程序：第一，為作預備、你可設想你在天主眼前，並求祂幫助你能作好這次的默禱，明悉其中道理的教訓。

第二把你要推想的事理分出節段，或用想像力把它陳于目前，在一切細節上都要使感情得到一種生動的活像。以後用：何人？何地？何時？何故？何如？去詳細的追問，并在每一小問題上再看它為我有何種關係？我現在怎樣實行了它？若作了有何益？不作有何害？我若遵守這條教訓有何阻擋？有何幫助？我理當這樣作麼？這樣作為別人為天主有什麼關係？并要隨着思想的情況發出：讚美、感謝、求恩、悔罪的心情！推想之中，你要在透譜的教訓上定出一個合適、謙誠、堅決實行的主意！

第三在默禱將完以前，你可以簡短誠摯的向天主作個祈禱：「天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在我的默禱中，幫助我多少的明白了這個道理的教訓，也求你，使我能賴你的助祐，實踐我定的這個善志！」

這樣作默禱不太難，不對麼？

默禱的目的是：使我們的靈魂時常得到天上生命之光的溫暖與照耀；并使我們的生活深切地公教化。我很明白，這種每日照時要行的默禱，頗需一些犧牲，但它給我們「自治」的顯著功效和精神的爽健，遠超過那些犧牲。若是我們真的幾個月連續着行默禱，便會覺到：我們的靈魂與天主更親近，我們的意志更堅強，感情更純潔高尚；這便是我們在修養人格上獲得的大進步。福音能供給我們許多的默禱材料（每天幾節便够了。）此外如師主節、聖詠集、我的幾本著作我們的信仰，耶穌苦難：也可用來作默禱的扶助、資料。

若這樣天天行默禱，爲你是一種累墜麼？是，但它却能使你的人格、生活價值昇高！翅膀爲飛鳥也是一種累墜物，但你若把它去掉，試看鳥還會高飛？……！

21 鐘嚮過了

主日的鐘嚮了，城市裏、鄉村上、林中、田間，都能聽到它的聲音。六天的工夫人千思萬慮的爲衣飲奔走，但今天是主日，聖堂的鐘在喊你：「人哪，來，到堂裏來吧，來感謝恭敬你的天主；今世不是你的真家鄉，現在你只是個陌路客！人哪，你不只是灰土，你還是天主的子女；人哪，不光現世的生命值得你工作，天上的永生更值得你這樣作！……」

可惜，許多人聽不到這鐘聲的呼喊！有一些已黎明起來去旅行，他們不參加主日的彌撒；別的一些因前晚談笑時間過長，彌撒時還在夢中；又一些，因他們要爲別的事忙碌，當然說是「沒工夫。」

親愛的朋友，但是我們，除非萬不得已，要每主日、瞻禮上參與彌撒聖祭。若是校規命你

這樣，要甘心去作，只爲了守校規麼？可惜，許多青年只因被迫或「隨大溜」才去參加彌撒。若不是別人都望彌撒，他便不進堂。

這是多麼輕浮只重「外皮」的青年！他們的思想多麼膚淺！的確，誰若只一次誠心的去思索：彌撒聖祭的尊貴和對我們的益處，他一定要喜歡勉力、盡能的去望彌撒，不只人催促他時他去，而是常常的遇有機會便自動的去。

一星期間你若不能多次望彌撒，至少要定下這個「原則」：主日瞻禮上必須與祭領主。

是，主日與祭是一種光榮的義務！基督爲我捨了生命，祂有理在每週 365 個半點鐘內向我要求一個「半點鐘」來感念祂謝祂的苦死。但彌撒聖祭不只是感念祂苦死的記念；它有更高貴的價值：它是重行那聖山上的贖罪、謝主、榮主、求恩的盛祭，衆人都能從這祭獻中取得靈魂的力量和天主豐富的恩寵。唉！神聖而尊高的彌撒聖祭，無怪教會在各種慶節、危難中常常用你！

若是我熱切的自始至終望全主日的彌撒，一星期內在克勝一切貪惰，誘惑上我便更有把握；在精神上也更高興，在工作及盡義務上也更熱誠，更見效果。這是我個人的親身經驗！

我曾聽最近死去馳名世界的醫師教授巴雪尼 (Barsony) 說過：「我走遍了歐洲各地，也在非洲住過，但我一生之內，主日的彌撒總沒缺過一次。」

這種言論、作風真是一位熱心公教徒完美的表示！所以，親愛的朋友，你也要定下這個「原則」：無論在假期或上課中，天氣好壞、疲倦興奮，別人督促檢查與否，都沒關係：「主日瞻禮上我總不缺彌撒！」這是一個極高尚可嘉獎的志願！在你未望主日的彌撒以前，雖然事情

很忙，你什麼也不可作！

你不可光望彌撒，還當自始至終在彌撒時，誠心的祈禱、并恭領耶穌聖體：爲你的父母，弟兄姊妹、親友近人，祖國、同胞，把那神聖的犧牲獻與天主，求祂助祐施福；還可求祂賞賜你及衆青年時常妥當告解，讀書作事成績優良；求賜得勝你的毛病，并完成你靈魂上所有的一切高尚願望！

22 大掃除

另一種爲使你的靈魂修德前進最有效力的方法是「退省」（避靜）神工。在每個假期中你能找出這種機會，在相宜的地點，你自己、或同別人一齊舉行這個極有意思的神工。你可在管退省的司鐸（或你的神師）那裏三天，每天聽三四篇道理（若無司鐸自作退省時可找一本相宜的聖書，如避靜神工、避靜指南等，依時細讀。）聽講之外還要把所聽的沈思一番，看它勸戒你何事，并把它們記錄下來；中間妥當的作一次詳盡的「總告解」：這樣退靜便完了——至少許多人如此想：他們想着「齋戒期」只是善過復活節的預備：

但是好的退省神工比這個更美善。自然上述的退省也是妥當告解的好預備；但好退省不只如此，它的功能好比最新的耕地機：能把人靈魂的田園耕到極深的地步，把一切罪過、毛病的根蒂、無益的沙石完全耕出，使她多得太陽光和紫外線的照射。這樣以來，靈魂便容易接受道理的美種，開結修德前進的花果。

退省是靈魂的大掃除：掃滅以前罪過的污穢，爲靈魂重闢一條光明的新路；它使我們認識

我們的宗教

昔日的罪過和缺點，并督促我們脫離前愆。退省神工能給我們開闢一條新的途徑；因聖寵的新力、決志勇毅的去度新生命，其間我將洞悉，直到現在我走的那條舊道，我不宜再走，爲來日的生活我當重定一種新計劃：這個或那個毛病、罪過，無論如何，我當剷除它；這種或那種秉性，無論需要多大犧牲，我總要克服得勝它！

你也許要說：「我還不明白，退省能有這樣深切改造人的功效。」平時毛病在你心內潛伏着，你又不勉力與天主的提示合作，你既認不出它，更改不掉它。然在退省的時候，天主聖寵的神光要特別的光照你，自然，若是你不同天主合作，仍無濟于事。但這時隨天主的指引比素日容易得多。那麼你爲確得天主大量的助祐當作什麼呢？你在這幾日內對天主要格外的大方：把這幾天完全獻給祂，一心專務主救靈的大事，用口禱、默禱讚美天主，回憶往日的一切，確定來日生活作人的計劃。

若屬可能，在中學畢業時能在某修院中作幾天完全的退省：離開素日的的生活、家庭、社會，在靜默中修飾你的靈魂！

「嘿，這不要悶煞人？三天不說話、不上街！只思想那些嚴重問題，這怎麼過法！」許多人這樣說，更如此想。我若告訴你「不太難」也許增加不了你的勇氣，故此我給你說：朋友，請試一次看！我敢保：在這幾天內你準得到許多勇氣、喜樂、和生活心得，精神爽快，在克服將來生活的工作上，獲得你未曾想過的勇力。那麼第一次退省我需勸你，第二次你將會自動的去作！

愛爾蘭 (Ireland) 的獨立領袖奧桃南 (O'Tonnell) 正在作退省的時候，忽以其黨遣來了代表

，要把他從退省中領去：「若是你現在不參加國會，我們將廿年得不了權勢，對方在票舉上一定勝過我們！」——這位偉大的領袖却說：「放心吧！若是我能祈禱、妥當告解，在這裏便能把我們的事託給全能的天主，愛爾蘭的自由因此事受不了損失，而國會中對方人員在不覺中將受威脅，我跪在神工架前告解時得到的毅力，比在戰場上所能得的更多更大！」

這種偉大超凡的精神，真堪當每位公教青年師法！

23 神師——靈魂的指導員

要登一座高山沒有指導人是很危險的事。即便我們有好的地圖、指南針、旅行杖，但這一切都不能代替一位有經驗明智的領導人。因為在上下山時常會有許多艱險。

同樣，要上進德、修業、超性生活的高山，也需要一位活領導——只有聖書、祈禱仍不夠。在內修生活上，當怎樣熱心摯愛的努力前進，雖然你有好心，仍極易陷入錯謬的歧途。故此你當撰一位相宜的指導：他一面在神生上能忠信可靠，一面又能認識你心內的情形，并能衛護你使你德行前進，人格發展。

在一切人中最切近的指導，或許是你的父母，他們能最認識你。然而實際上，多數作父母的因顧生活和工作的忙迫、或其他原因，不注意這一節。更令人惋惜的是：許多青年正在須要指導的發育時期，心內的事情總不向父母吐露一句。結果，能在家庭獲得「難題」解答的人，真如晨星一般的稀少。的確，這是一件可嘆息的事！

更有一種不理想的情形：有些青年，因為急于破除他們的困難、苦惱和那自己解不開的

「心中悶葫蘆」願意告訴一位性情相投的夥伴，但終于找不到，于是他遇有機會，逢人便說，而結果是害多益少，因為在他們心中也同樣懷有這些解不開的疑難。

爲解決這些悶人的問題，最好是找一位神生的指導——司鐸，那些在某修會、或教授宗教課的司鐸中，尋到一位和藹熱心、有經驗、判斷速確的一位朋友——神父的人，是幸福的！在這位神聖的朋友前，他能坦白直爽的吐出他心中的苦悶及他解不開的祕密，什麼也不用隱避。對一位找到這種指導的青年，我完全放心。他雖有許多酸苦的戰爭，或者仍要在修德前進的狹道上滑軌跌腳，但他那位熱誠的指導員，仍能把他從一切跌陷中扶起，使他續奔前程。

要是成千累萬的疑難，在發育期內來攻擊你直到現在仍享平安的靈魂；若是你心內已有了「悲觀派」的種子，若是你知道在家中在校內，無人明白你的處境；若是你時常苦悶、受輕視；或者，若是有許多戰爭常在你眼前，你能到何處打開你的心境？只有在有一位富有同情、滿懷經驗的指導人前，坦坦自如的說出心中的一切。若是你在這些事上獲得成效和勝利，又有誰來與你同歡共喜？的確，那些找到一位好神師——靈魂前進指導的人，是幸福的！他有一位共喜同憂的好友！實在！我以爲：沒有一位比滿懷經驗、慈祥，多年在修德前進的艱困道上、指導許多青年的司鐸更可欽敬的！

許多青年——如在比、荷、英、美等國的公青心中，仍開着尊重皈依司鐸——靈魂指導的鮮花，可惜在我國却大不其然！

你看美國滿塔納州 (Montana) 印地安人 (Cheyenne-Indianer) 號稱老狐狸的公教領袖，多麼尊敬的同他神師談話：「在柴泥 (Cheyenne) 地區有一座大山，其他的山都不能與它相比

每個印地安人都知道它。我們小的時候，常在那裏遊玩。無論何時何處只要能看見它，我們便不怕有迷路的危險。待我們年齡長大能捕鹿打獵的時候，只要能見到這座山，野獸往什麼地方跳竄，我們都不介意。我們知道，它是我們極有把握的指導員。待我們成了壯年以後，在「白人」及其他部落(Sioux)爭戰時，我們慣常追趕我們的敵人，但幾時能見到這座山，在途中便一無所怕，我們錯認不了歸家的路徑，我說的這座山，恰似我們的司鐸——神生指導！他的心如鐵山一般，總不動搖。他常指給我們神生的真道。若是他領導我們，我們便不怕走入歧途。他是一座引領我們到天主台前的大山！」

此外你可自下面一位學生的日記中看到，青年能從神師那裏得到何等裨益！

24 一位高中二年級學生的一段記錄

：近來校中發生一件大新聞——我們得了一位可敬佩的新指導司鐸，前任指導已因年邁，退居養老了。這新指導是一位和善的長者，他工作忙迫，我們同他接談很少，故此對他寫不很多：我同其他新生一般，十分好奇。他也年歲不高，大約有廿七、八歲。今天已經上了宗教科，他非常莊重，人都不敢在班上談話。

下課時他聽到我向瓦得滿說的：「唔，他不讓人這樣說笑，不對麼？不拘如何，你要寫上『我錯了！』」瞧，從今以後彼此言談來往當更有禮貌！

嘿，幾句閒談已算是缺欠，若他聽到我們那三不四的「笨牛」，「明星」等浪漫話時更怎樣呢？其它的呢？然而我總不再這樣作。昨天我已作了試驗：當我拚命的把足球運至對方球門

時，對方十分空虛，可惜，我們的選手馬士當時却摔在我足前，倒霉！當然對方的守門員一個「撲身」把球捉着踢跑，自然我們少得兩分。當我要瘋狂的用「小狐狸」來喊馬士時，便立刻憶起神師的教導，可是仍氣憤的說出：「你這個小動物，給你扎個鼻圈才好呢！」事過之後，我很慚愧說出了這種粗話，僥倖小馬士沒懂得是怎麼回事！

今天我第一次接見了我們的新宗教科指導。當時我心裏非常苦悶：

原來今天下午在家中發生了一場事件。當時母親在前院廚房裏忙碌，父親工作尚未回來。保祿和美蘭彼此吵嘴撕打，當時我不勝騷擾徑自而去，讓他們任意吵鬧：正爲了這事受到了責罵！

「自然你是不關心你兄弟姊妹的，他們生活與否不關你的痛癢；你只會看你的書報，籌劃你個人的事！」

「但是，母親，兄妹們發乖，總是我受責的！」

「什麼？別說這個！你仍反抗麼？」接着便吃了一個「耳光」。是的吃了巴掌，何處可講理？我還要說點別的——更難忍的事：我竟不明白，我已成了家庭的「局外人！」這實在令人難堪，我的心已破裂了。家中無人了解我：父親無暇提顧，母親又常拿我——中學二年級生——當初小的孩子看待：

我心內沸騰着一種莫可名的苦悶。當我在街上走時，忽然記起我們的新指導司鐸——神師的話：「可愛的青年，幾時誰遭到了痛苦，我請他到我這裏來！」現在，我碰的丁子已經夠了，我願依他的話試辦一次。

我到他那裏時，他正埋頭書棹；他聽了我敬謹的叩門聲後，立刻和氣的答以「請進！」他讓我坐在他身邊的椅子上；起初，我只注視地面，但因他忠誠的言詞，我有了勇氣：告訴他我的苦衷；他坦白懇摯的說：

「嘉樂，你現在已成了青年——大人，我很能把這些問題，清白的告訴你。你許想着，遭遇這些問題的只是你自己？其實不然；我已經聽過許多青年與你發生同樣的光景：家中無人了解，無人安慰；并且簡直成了個「外皮！」

我聽了他這番話，覺得有了鎮靜自己的力氣！他接着說：

「看，嘉樂，你的父母，與其他成年人一樣，他們忘了他們「過渡年齡」時的情況，他們不再回念每個自十四到廿餘歲的人所遭受的特別風波和打擊的慘痛。你所有的理想，他們却以為沒什麼了不得的重要。他們也處處受到許多苦心的憂慮：生活的問題、送往迎來的煩索：這些你却不用去担心過問。看，即便他們不能時常提顧你、不來解決你的難關，並非出自「歹心」惡意！」

「他們責怪你總不同弟兄姊妹玩耍麼？你勉力着多同他們一齊高興吧：「打瞌睡」、「捉謎藏」、「踢毽子、拍球、都可以——你或許說「一位中二的學生同小孩子作這些麼？」這事沒什麼不理想，你多次試着同他們一齊玩吧——爲了此事你失不掉你的「身分」，你的父母也因此省去一分掛慮。你所以受到冷枯的待遇，只是因他們遭受的生活嚴重問題的效果……」

我聽到這裏我心內的苦悶消了，精神安靖了。父母的這些苦衷我從來還沒想過。唉……！已往的錯思想却使我慚愧……

「我知道你還有別的事要告訴我：『吃把掌』——不是麼？這種辦法爲教訓中學的青年是不甚理想的，但你若學着更安靜些，更妥善的管治自己，這事便不會再發生。在受責斥的事上你當寬懷、總別自大。即便無過受責也當忍耐！你愈會自處沉靜、勇于接受責罰，你愈能看出：他們要自覺待你不合理。你想到救主吧！當祂站立法官身邊，兵丁無理辱打祂時，祂只心平氣靜的說：『我若說的不對、請把錯點指出；若說對了爲何打我！』」此後神父不說話了……

我覺得自今以後，我應當改去我不良的習性。那麼，既然目下在他這裏，我以爲當把我更大的苦衷說給他。

「神父，我還有件事，比先說的更大更嚴重，你要我說麼？」

「什麼事，嘉樂？盡管說吧！」

「哦：近來我見瓦德滿有些不理想的事。幾天以前我們談過話；現在我才知道，我越認識他、越明白他家庭的情況，越替他難受。上次我見他在彌撒中看長篇滑稽小說，我頗見憤。後來他竟不顧一切，以這種作風爲光榮事。到家之後我把此事告訴了他，他却恥笑着說：

「算了吧，有什麼關係！對宗教我不願再去顧及！」

「當他見到我不愛聽這話時，他便果斷的說：『朋友，你不明白，在我十六歲生日的晚上，父親嚴重的來訊問我（他父親是一位社會主義黨員）：『我兒得滿，你年歲已不小了，我願給你說一個關係重大的問題。你早已明白：使孩子害病吃驚的不是鬼神；給兒童送『聖誕樹』的也不是耶穌聖嬰。這些都是大人、爲使小兒們老實忠勇造出的故事。這些童話故然當時很好，但待你長大之後，你便自己明白，事實並非真的如此。但是，爲孩子以及青年、壯年人、老

人們仍用：天主、天堂永福、地獄永苦警告他們，用這些方法使他們謙良忠厚。宗教教員也給你們講這些事，并且要你聽從他們，嘿……！——這是瓦得滿的父親向他說的話。神父，我急切的述說察問這些，不算壞事，不是麼？」

「是的，可愛的嘉樂，坦白的說吧！」

「瓦德滿又接述他父親的話說：『你現在已經長大了，很能明白的看出，大人們爲使大孩子忠勇順命所講的事情，也多是造作的童話。現在我們不需要教會，却需要許多工廠和學校！基督，天主、公教、信仰，這一切都是神話，一時怪漂亮；但爲作這些事，你已太大不合適了。從前你們喜愛這些童話，然而這些事蹟若比起歷史上的偉人如：凱撒（Cesar）、拿破崙（Napoleon）、馬克斯（Mars）、恩格斯（Engels）、列寧（Lenin）等人，便成了夏草、秋葉，毫無價值！這些騙人的先生們正如其他人一樣的有毛病，他們比茹達斯也好不多少；他們向別人說的，自己却不實行！……』」

瓦德滿說：「最初我見到父親有些驚慌，他發見我的不安便說」：

「你不可如此驚慌，好似遭了災禍一般。這是純粹的真理；真理，人皆應明白：宇宙間的一切都是物質，世間只有物質，靈魂根本不存在……」

「叫我怎樣反對？」瓦德滿接着說：「我心中好似發生一個霹靂。你也知道我信仰的根基原很淺陋，現在算完全瓦解了。父親不好撒謊，他現在說的也準非虛言。自那以後，我便常在『你們的彌撒』中看浪漫小說。（他特意提出你們的彌撒）天主、靈魂、天堂、地獄、我已不願信了。我只望在現世追尋快樂、幸福，不再顧念『來世……』『來世』？哈哈！」

此時他搖頭捧腹大笑，一時弄得我頭暈目眩精神紊亂，當時的心境我實不知怎樣描述：我總相信他的話合理；我明知、也確信我們信仰的宗教是真的。事情的真偽，全同我們學的一樣。雖然如此，那恥笑的回音仍常在我耳旁鳴響：耶穌、天主、永生，神話，神話：而已！

我害怕這種思想，我還當說幾句。

「德滿，你怎能說出這些事情？」——「這是我父親說的，我相信，他不撒謊。」……于是我又問：

「那麼，我們的宗教教員、神生指導，好撒謊吧？」我這樣追問他。我說這話的時候，我心裏却有點驚怕。

「不，他們也不狂言：只有一件事：雖然我們長大了，然而，他們仍拿小孩兒的眼光對我們」……我又播言道：

「你可注意他的生活：他教訓我們的，他自己確信；他要我們作的，自己先去實踐……」他却接了一聲「我不很明白！」同時縮頭聳肩作出不三不四的態度。

這番談話使我的心大受擾動，我並不否認。在家裏，午飯之後，坐在園中，仍思想這個事情。的確，我一生中，這是第一次慎重的思慮這個問題：我究竟為什麼要信仰公教？瓦德滿的父親說的不對麼？不是有許多人對於：天主、信仰、靈魂：不關心麼？而且我的叔父——機器廠的工程師；工作勤奮，整日忙不開交，但總沒見他進過聖堂。我父親也很忙碌，但我也不知道他何時領過告解。許多別的人雖不像德滿的父親，那樣急烈的反對宗教，但他們在生活上、宗教的規條、敬禮却完全不顧：

「可敬的神父，我把這一切坦白的告訴您，沒什麼不好吧？當我說出這些嚴重的事時，好似頭部受了梢棒的痛擊，心靈內非常紊亂。我童年時信仰的「把柄」也發生震動搖撼。然而，我決不願降服于他們；……不，絕對不，還是他們錯了！但這悶人的思想，仍洶濤般的掀起我懷疑無着的情緒：這時冷汗，露珠般的自我額上滾下：結果跑到你這裏。我這樣作沒有什麼不好，不是麼？」

「可愛的嘉樂，這種心靈戰爭並不使我驚奇。現在你童年的信仰已進入「青年信仰」的階段，因此總要發生些動蕩，目前仍在搖撼你。若是瓦德滿說反對宗教的話，便是信了他的父親——一位對信仰寡知的窮漢。你若熱心前進，你信託誰？你信從像瓦德滿父親一類的人？自然是信從救主耶穌。并且一切問題都關係這件事：「耶穌是誰？祂究竟怎樣？」祂是個偉人？先知？聰明善心的「仁人志士？」不，這一切為祂說的都不夠！「祂」的生活、人格、作爲，要求的更多。在福音中你詳觀「祂」的生活，細察「祂」的人格，你便明白教會對「祂」所講的一切：祂不只是人，祂也是天主，祂是天主的化身。」

「你若確信這個（這事能自許多方面證明），其它一切便都不成問題，都有了着落；若是能在耶穌身上不許疑難攻擊你，在社會上發生的別的問題：教會、後生、天堂、地獄、彌撒、告解：等便可迎刃而解不感覺困難了。一切都在這一個問題上：你對基督有何種態度？全看你是否相信：祂是我的天主、我的救主、祂使我生活、祂光照引導我，在一切事上祂是我的模範；在誘惑中祂護衛我，在困難裏祂幫助我，引我向善修德！」

「是的，神父！我明白，你說的全對（我這樣說，因現在我比以前更明白了），但對教會我

當怎樣着想？瓦德滿的父親說：『我們現在不再需要教會，却需要許多工廠和學校？』

『是的嘉樂，當然也需要許多工廠和學校。但物質文化的進步、除去精神文明還有什麼價值？那時將從受過教育、而無信仰的人羣中，發生無數的殘暴惡行。』

『要證明基督的教會理當存在，至少有一個鐵證——她現在仍就存在——這便證明了她的鞏固性。她遭受各等人「花樣不同」的仇視和攻擊，但她仍然能巍然不屈的獨戰羣雄，并且可說是百戰百勝。兩千年來，她爲人類作了無數善事，拯救了萬萬生靈。』

『你以平正的眼光稍微披閱世界歷史，便能明瞭她給人類帶來了何等的幸福！就連物質的文明亦不例外，精神的享受更不待言！你或者尚無許多經驗，但你可處處留神，看你是否能在其它社會團體中，找到一個在關懷人心靈的幸福、推進教育、改善人生、消除世人爲非作歹的惡情等事上，能同教會相比的？但是「虧公營私」、「持衆暴寡」、姦殺搶奪的事，爲他們却是家常便飯，比比皆是、充塞耳目的東西。』

『嘉樂，再想：目前唯物主義盛行的時期，誰來勸告你，我們都有一個比金錢、快樂更高尚、永遠不死的靈魂？誰？沒有別人，只是你信仰的教會。可惜，她費的心力，爲許多人是「屍前擺酒肉」、「燭光照盲人。」再想，若一旦聖堂的大門全閉、風琴啞音，不再有一位教導兒童公教道理的司鐸，除去一切能得心靈安泰的「神工架」；總之，去了教會，那時人類的社會中要有的殘酷，將不可設想。在家餘暇時，你沉靜的一想，便會看出瓦德滿父親的話：『現在我們不再需要教會』的武斷和他思想的浮淺了。』

『至論他說：『司鐸皆像迦達斯』，如此壞話，他既是「言而不思」那麼我還說什麼？可惜，』

兩千年來公教史上，耶穌苦難時發生的悲劇，不時的有人重演：在那些理應最親近主子的人中，多次有不忠于聖召職守的新茹達斯。他把所受的極神聖的教訓拋棄不顧，不忠不義的重把救主耶穌負賣。可嘆！像這類的事情也許你在同伴或社會中早已聽過。小心！別跌陷在這冒昧的武斷中！爲明瞭這些事：

「你當想，在這些吹噓洩憤的謗言中很少有一句真話。這些輕浮的人們對天主的僕役——司鐸們——時常任意胡言，公開的反對他們靈魂的首領；更有些人，雖然他們是嚴肅的道德學家，但因度生欠妥，也來妄判別人。」

「到處都是一樣：『個人目中的大樑不見，別人眼裏的小草分明，』自己不參加的地方、不盡的職務，便覺得刺眼，罪惡重重累累。在司鐸潔淨的「大白衣」上，豆粒般的污點，比別人灰黑長衣上各種顏色的塗抹，更令人注目。你平日在人羣和其他思想不同的團體中，見到或聽到，人們來任意批評某些不很理想的司鐸時，你對教會的信仰不當因此動搖，反倒用下面的幾個思想去解嘲、平息它們：

一：若是我公教仇敵常用這件事，高興的妄加毀謗，足證一定這是稀罕、例外，「常常有的事人便不說了」，並且，這類的壞教士，若與那無數人格高尚的司鐸來比，簡直是滄海一粒。

二：你當知道，若是有幾位司鐸不稱自己高尚的職召，那麼最痛心的是一切好司鐸，爲使他們悔改，爲減少、除去基督從他所受的侮辱，甘作一切的犧牲。

三：你總不當忘記：那裏有人，那裏有錯誤和弱點，「沒有惡表是不可能的，但惡表的淵藪是有禍的」。救主的這些話真令人害怕。若一旦判決的時期來臨，我們身當其前，我真不敢立

在那不忠之僕應在的地點！

「若是你聽到這個或那個使人不高興的事，也確知這事並非空言，你別這樣（如同輕佻人一般）說：『哎，他還如此生活，如此行事，我更有理依我的樣子生活！』你反要說：『救主的十二宗徒中尚有一個茹達斯，雖然他三年跟隨耶穌，後來仍負賣了他。如今若在三十多萬司鐸當中有幾個不良份子，還有什麼稀奇？我的信仰便因此搖動麼？不！我反盡能的更忠信熱心，爲減輕基督的痛苦。你知道教會所有的一切司鐸，都是爲幫助家庭社會的：接受鐸品職務（聖召）的青年愈高尚、愈聰明、愈聖潔、教會愈能造福社會，多救人靈。」

「嘉祿，關於這些問題自然還有許多話可談：恐怕家中等待你，這裏有一部公教發展史你可拿去，隨時參閱，看完之後可以再來，現在你回家吧，且要想着，怎樣去作愛主孝親的青年：！」

于是我站了起來，要口親神父的手，但他急速收回。我到家之後，十分喜喜歡的向母親問安道歉。母親也眉開眼笑，她看出來了：我今天有了不平常的改變……！

25 從聖母到耶穌

在德國亞爾泰庭（Altötting）敬拜聖母的名地，埋葬了兩位世界歷史上的偉人：提理（Tim）大將及馬習廉（Maximilian）公爵第一，他倆都是虔敬熱愛聖母的人。馬習廉的墓碑上寫着：「馬習廉第一，安息于此。他一生爲了光榮敬愛聖母而努力工作，衆位遊行此地的弟兄們，請您切記：馬習廉死後，仍就全心敬愛聖母不已！」

的確，愛敬聖母是公教的特徵。一個不恭敬聖母的教友是人不能了解的奇事。恭敬、依靠、愛慕天主聖母，是公教極熱心的善舉，也是一位熱心青年最基本的表現。

聖母在我們公教人眼中佔什麼位置？

我們不如同別人慣常對我們說的一樣，拿她當一位「女神」，却看她是天主聖子的母親。我們並不欽崇聖母，却恭敬她，呼求她為我們轉求。

多半的教外人不尊敬婦女，所以他們中也沒有騎士，（原來中古騎士的興起是特來保重婦女地位的）騎士們最高的理想是光榮天主聖母。的確，自從天主把女性的地位顯明的提高（叫瑪利亞作救主的母親）之後，人類才真的尊重婦女。

每個人心都迫切的趨向美、善和清高，聖母便是一切內在美善清高的府庫。她聖德的芳香吸引我們，如同太陽吸引向日葵一樣有力。我們若站在一尊無染原罪的聖母像前，便能立刻覺到靈魂向上的力氣頓時增加；看到一張披星戴月的仁慈大能聖母像，也能激起我們的無限渴望：去作她謙良、溫和、清潔的子女。德國詩人艾心篤（Eichendorf）作詩道：

「啊，瑪利亞，我心愛的母親——我靈幾時想到你，頓時心曠神怡：

宛如旭日普照，逐退雲霧氣爽天高，我心亦大受照耀：喜樂清爽美妙——」

但是，敬禮聖母，不減少對救主的欽敬麼？一點不減少！因為恭敬聖母同愛敬耶穌原是一回事，而且彼此互相協助。誰能敬愛其子而不敬愛其母？我們確實知道，我們稱讚聖母和她所有一切美善德能都是從天主得的；并且我們是因着聖母才獲得耶穌。

為此我們的口號是：「從聖母到耶穌」。（Per Mariam ad Jesum）。

我們的宗教

26 你的母親

當美國戰領菲律賓羣島的時候，在艦隊上發生過動人的一幕：當艦隊已開在馬尼刺之前，砲火正要爆發的當兒，忽然旗艦上，（帶有國旗的戰艦），一個水手的褂子掉入海中，水手請求入水取衣，結果，不得如願。但他不管一切、青蛙般的自投水中，人都想着他是一個籍此逃竄的小胆之徒，不料片刻之後，他便手持衣服爬上甲板，但這爲他也毫無益處。他入了禁閉室，經軍事裁判所處罰五年監禁。

處罰的究維（Dewey）司令官，最後追問這位可憐的水手、究竟怎樣能爲了一件衣服作出這樁傻事時，他自衣袋裏即刻抽出了一幅照片說：「我的母親！」

只因在衣袋裏有他母親的照像，故此他不怕一切去撈取它。的確，愛情戰勝一切！

此時究維感動的握着他的手，赦免了他的監禁且說：「爲自己母親的玉照不怕死險的水手，一定肯爲祖國犧牲！」

親愛的朋友，在我們的靈魂上，也帶着我們天上母親——聖母的肖像，你肯爲她犧牲自己麼？

聖母真是你天上的母親！你屢次這樣說吧：「聖母你是我的母親！」她若是我的母親，在一切事上我都能依靠她；她若是我的母親，我便能時時求她幫助，即便我的靈魂因誘惑罪惡受到重傷，我仍能投奔她；她若是我的母親，她要用頂好的香料、藥膏治療我戰傷的靈魂；她若是我的母親，即使我在千萬罪惡中呼求她伸救，她仍要慈眼慰顧、救我于涕泣之谷；她若是

我的母親，她定在一切災難中允我的哀懇，使我不陷入罪惡的深坑：請看，「聖母是我天上的母親」這個思想，能給人何等的勇力！你只需常仰望她——無原罪本罪的聖潔之母，你的生活便要日趨聖善，人格也要不停的發展。

她仁慈大能的照顧，要熄滅你心靈中狂嘯的慾情風浪；一切不潔的思念要從她面前，如鼠見貓一般的逃竄。艾心篤作詩道：

「你懷抱聖子耶穌，站在現世波濤的江河上，作天上仁慈的寶藏，

忠誠的衛護世界，不使你子女中一人喪亡！」

你已聽過聖母月裏早晨、傍晚、特敬聖母的三鐘鈴聲麼？那種令人熱心的音響，便是我們敬愛聖母外面的表示；到底這還不算什麼，只不過是熱心教民敬愛聖母的影子吧了！

恭敬聖母，不但能使我們秉性趨近溫良，且給我們避罪勝惡的極大動力。我們常能放心的依靠她的幫助，因為「從來未聞一人，謙恆求她未蒙垂允。」

即便你犯罪失足，也不要離棄聖母，因為你是她的兒子，她是你的慈母，你幾時見到她仁慈的眷顧，在心內自能發出這種感觸：「母親，你何等潔淨，我多麼髒污！」——你幾時犯罪，聖母便為你悲苦，你能忍得這個？

你見過你母親哭麼？——當你興高彩烈回家的時候，你娘卻沒在門前等待；你進家以後發見了什麼？她坐在窗前——哭！她一見你，便要折回自己的眼淚，無奈不能——太晚了，你見到了——你娘在慟哭！

你曉得嗎？他是爲了你而哭呀！

我們的宗教

從前你一心依靠她，到底多時以來，你對她却隱瞞着許多的祕事。從前你什麼都告訴她，連她不問你的事也講給她聽；現在：雖然她想聽的事，你也不讓她聽。你已不願再聽從你的母親了嗎？你所言所行，莫非她概不知曉嗎？你設法隱瞞她嗎？但是：母親的眼目不易瞞哄！她終于因你的一切而哭了！

你也忍得你天上的母親，爲了你而慟哭麼？

一二六八年在意國陶地 (Todi) 城，爲光榮著名的律師兼本城參議員雅考泡內 (Jacopone) 等備了隆重慶典，這位備受歡迎的偉人的配偶，當時也參加了這個慶典，她如皇后一般的坐在衆人當中。正在慶祝極熱烈的當兒，劇台忽然倒塌，大會驟然結束。爲了避免災禍，衆人皆自倒塌的劇台上急忙亂跳，但當雅氏把其妻自廢墟中拉出時，她已成了傷重半死的人。雅氏欲解開她的腰帶，但她極力拘絕。待雅氏把她搬到病室，只他夫婦在屋時，他方才明白當時她所以如此的意義；現在他發覺在其妻美麗的華服下，穿着一件粗澀且有毛茨的「苦衣」。受了死傷的她，低聲向雅氏說：「我這一切，全是爲了你！爲了你的信仰及你永遠的幸福！」

這等善表何等動人！她爲使丈夫一生的寶藏——信仰，不受損傷甘願犧牲自己、苦衣穿身，替他作補贖！

「這一切全是爲了你！」你天上母親的每滴眼淚要這樣告訴你！「這一切全爲了你！」站在苦架下的、你痛苦的聖母也這樣向你說！

親愛的朋友，爲此，我們別再增加她——我們天上母親的痛苦了！

27「別殺我，我還有個母親！」

在第一次歐戰德、法兵士互相肉搏的時候，一個德國兵士平托着刺刀正向一位法國軍官衝刺的當兒，他顫抖着用吱唔的德文說：「別殺我，我還有個母親！」(Nicht töten, habe Mutter) 那位德兵聞此心動手軟，竟不能加害他。

那些在誘惑的攻擊中會投奔天上之母，并因呼求她而得勝罪惡仇敵的青年是有福的！

幾時世俗、誘惑攻打你，你要多次呼喊：「聖母，幫助我吧！」你便會覺到，你那無原本罪污的母親，將怎樣喜歡迅速的來幫助你克勝羣敵！

幾時災殃、苦痛、各種試探來磨難你，你也要同樣誠懇的呼求：「聖母，我天上的母親，幫助我：——」「憂苦之慰」，天主聖母總不會忘棄你！

哥倫布(Columbus)給他用來發現新大陸——美洲——的海船起名：「聖瑪利亞」(Sancta Maria)果然賴聖母的護助終得登陸成功。人生也如過渡汪洋尋覓新領土——天國，無甚差別，但在這滿了危險的航途中，最可怕的要算青年時代。爲此你要多次熱心的讚頌祈求聖母：

「萬福，海星光茫，天主尊大母皇，

卒世童身貞女，將我領進天堂！……」(聖歌彙集 140 號)

那些如小兒一般愛敬依靠聖母的青年，在求學上也要得到大量的幫助，因爲：如同她是「至潔之母」、「至真之母」，能保護她的子女心靈清潔；同樣她也是：「上智之座」、「善導之母」，她一定也要使她的孩子們在讀書、盡責上找到興趣，引導、幫助他們。凡在讀書上發

生趣味的，他的學識成績一定進步速快而且不覺困難。這事你以為怎樣？

在聖母衛護之下聽從她指引的青年，成不了悲觀派，世苦奪不去他高飛的雙翼，反之，他在生活內常能尋到喜樂。箴言（8:35）上指着她向人說：「因為誰覓獲了我，就是尋得了生命，這人必吸取上主的恩寵。」

若是在校中讀書，或在城市中作事，那裏若有：聖母青年會，公青會、或其他公教團體，你要樂意的去火速參加他們。在那裏你要覺到一種促你前進的莫大威力，因為敬愛聖母（恭敬其他聖人）是一座極好的「自治」峻修的真正大學。

許多人把芳香的花草供在聖母像前，（你也許這樣作過），但當知道：最美的香花鮮草，頂好的禮物，是你那顆榮主愛人、清潔淑美、而獻于聖母的靈魂。

是，天上的母親！我們青年都跟隨你，好能賴你仁慈大能的保護，獲得我們至大的盼望——主耶穌基督！

「你常穩立高天之上，那是我輩永生的家鄉！」

滿荷恩愛，無可京比的母親，請你時時垂顧扶助我們！」

28 眞自由

每年八月一號（國曆）世界的樂園瑞士、過他們得勝（奧國）的自由節。夕陽剛一斜下，山崗初沐晚霞紅光照耀的當兒，慶節的鐘聲，便各處齊鳴，歌呼四起，奪目的火光從一切高山上升起：理機山（Rigi），比拉多山（Pilatus）及其他許多山峯上升起，為這樣的小國家，是何等熱烈的

慶祝！

親愛的朋友，你曉得什麼是真自由？——靈魂（內心）的自由。你曉得什麼是真奴隸？——罪惡（內心）的束縛。

若是你明白了這些，你才懂得公教供給吾人的大寶貝——能「解放自己」的「告解聖事」的價值。告解聖事，是人靈魂的沐浴池塘，是人間「自治」、更新、使意志健強、最有效的方法。在宗教課堂上，對告解、補贖的事你已聽得不少，你要記着、爲刷新、點綴你的靈魂，當需要的一切預備。

在教理問答上你學過，第一是「省察」：你當澈底下到你靈魂深處，誠心尋找你的每個過錯與罪惡。又當知道「認識自己」，是靈魂前進、修養人格總不可少的先決條件。

每日的操勞、自青年時起，已很利害的纏繞着你。趨于奢侈的時髦生活，物質文明驚人的進展，又再再的捉弄青年，使他們忘却：今生的高尙目的，永生的安祥——人生惟一終向。若你能在這種情形中，在預備告解極寶貴的時刻內，早晚幾次從這只重「外皮」的俗事中，深切的觀審劾查這些重要的問題，爲你前途的正常發展是何等的福利！你還能想出一個比在那神聖自省的安靜中，去對照你的生活：思言行爲與刻在石板上的天主十誡是否相合、更寶貴而聖善的時刻？這時你的回答當極其公正，一切虛偽「自諒」的把戲都當剷出！現在的社會，雖處處詭詐，人人乖僻；但在神工架前，我們當絕對的忠誠。告解聖事要你忠與自己，因爲這是改善峻修的第一步要求。漏壺不能盛香液，乞丐不宜穿綢緞。

每個罪過呼喊補贖。除非人先把道德的虧缺補上，人心得不到安祥。希拉悲劇中的教外英

雄們，已當爲他們的罪過嚴作補贖。我們在告解時自認已過，便是補贖罪惡的第一條款。從它才能發出真誠的「痛悔心」。人間沒有比我們明認已罪，承認：反對天主、違犯主命的昏愚，更可重視更神聖的時刻！它能爲你掙得天主豐富的恩愛、恢復、增加你靈魂的美麗，爲此你要學着多次去發「上等痛悔」。的確，沒有一個時刻，比我們心裏決定：我不再繼續這種生活，我要回到我父親那裏，給他說：「父親，我得罪了你，不佩爲你的兒子了……！」更堪重視的！

這種「痛悔」雖令人難受，却更叫人獲得安慰和心內的喜樂。它讓人自屈于下，却因此而受舉揚；它好似要破碎人心，却是給人新的生命。我切願未曾作過這些醜事，但已屬不可能。然而我要盡我力之所能：我決意寧死不再犯罪（這便是誠心的「定改」）；我在神父前明認我的一切不好（「告明」）；我也甘心爲因我的罪過受辱的天主，賠償前非（「補贖」）。

親愛的朋友，現在你對告解聖事是能否有了正確的瞭解？有些青年，提到告解、痛悔、補贖之事，便心驚意亂，如同受了「涼水澆頂」一般的厭煩，說出一些刺人的風涼話。他們是何等的輕浮狂燥！誰會害怕送他禮物的手臂？誰肯逃避給他家產的好父親？誰能懷恨醫治已傷的大夫？若有這等人，他不是瘋呆麼？而在告解時，神父、神父的手，不正如此麼？

每個人，尤其是在痛苦的時候，都覺到這種需要：願意把自己的事情告訴他人。罪惡在靈魂上宛如千斤重載，又如妖鬼一般的惆悵我們。若是我們能得勝這種邪僻，在妥當告解之後，那時我們心中也要覺得「千斤大石落了地」一般的輕鬆可喜；我們一從「神工架」裏走出，便要呼吸神聖的馨香空氣。一切著名的心理家，即便他們是教外和其他信仰、或無信仰的人，他們只見到告解聖事的奇效，便不自已的稱讚它的偉大和尊高。爲此羅馬大詩人何瑞斯（Horatius）

tus)稱那些要醫好瘡傷，却只把瘡傷隱藏、因此使它更利害的人是呆子、瘋狂，的確說的很有道理！

29 梅瑙 (Memnon) 石柱的歌聲

在埃及買地內 (Medinet) 平原古特拜 (Theben) 城的廢墟下，兀立着兩個高大將近廿公尺的灰色沙石柱，上面刻有坐着的國王態像，是公元前廿世紀中葉，埃及王雅門好泰第三世 (Amen-hotep III) 時雕鑿的。古人稱之爲「梅瑙石柱」，其中一個，在公元前廿七年，因一巨烈的地震被人發現。自此以後人皆把它視如稀世珍寶。每當晨光射到石柱的時候，它因接受了太陽的溫暖，便漸漸的作聲發響：人都說是「梅瑙石柱」唱歌。

同樣在一次妥當告解之後，你的日常生活也要因你獲得罪赦，接受了天主恩愛的溫暖和神光的照射，靈魂上也發出一種悅主益人的歌聲。真的，誰也無法曉得，在告解的寂靜中，所發生的是何等的靈奇妙事；只有親身經過的人，才明白，告解聖事能使人靈得到何等的新力和安慰，才會相宜的重視這件聖事的妙益。因爲另造一個宇宙、還不比復活一個死了的靈魂更可驚奇！

你在告解時所說的一切，除了天主和神父——祂的代表之外，無一人得知。誰也見不到你羞紅的面容，聽不了你慚悔心的跳動。同樣誰也見不到天主恩寵的活泉，湧流如注的傾入你先前荒蕪了的靈魂。這樣倏忽之間，你的靈魂變成了天主聖神的宮殿——疆土。

匈國的長篇小說家耀開義 (Morus Jokai)，他是一位賈爾文 (Johannes Kalvin) 派的誓反教

徒，在他的小說集內時常輕看教會的規條，但論告解聖事在一處他却這樣說：「公教有如此尊高且極能安慰人心的『專有品』，只這一件事也足以使她廣佈全球。賈爾文取消此事，是他很大的過錯，他不認識人心。」

告解的功效如此鴻大，竟致許多青年，帶着重罪的青年，不敢相信，在行告解之後，他們的靈魂，能獲得那樣驚人的改變。或許一人因為非常苦悶，雖作了妥當告解，但仍得不到安寧便悶頭自想：「這事可能麼？天主真是無限慈愛、赦免我的一切罪惡？使我度一種重新、清潔的生活？這事靠得着麼？」

朋友，不必懷疑，事實的確如此！你知道聖伯多祿失足犯罪的重大：他謾罵、發誓背棄了自己的師傅（三次），但是耶穌並不因此揀派無罪的若望，或常祈禱的雅各伯作祂教會的最高領袖，却仍派犯罪的伯多祿充當此任——因為他慟哭了自己所犯的罪過。你也知道聖女瑪達肋納在認識耶穌（回頭）以前，是何等的罪婦；但她悔過補贖之後，却得了與基督之母、同立十字架傍、親觀救主崩逝的特恩；同樣你也認識聖奧斯定，多年在異教錯謬可怕的深淵內，度了浪漫罪惡生活；但在他尋獲基督、在哭涕中補贖了青年的罪惡之後，却成了公教著名的博士、偉大的聖人。

親愛的朋友，救主耶穌，也常用祂的恩愛——聖寵，時常眷顧收留我們——尤其在悔過補贖之後，祂更愛待我們！

你不敢相信：天主已經寬赦了你一切的罪愆？千萬別這樣，只要你悔過、願意得赦，罪惡便消滅了。天主最喜歡寬赦回頭改過的人。還要切記：沒有比不信任天主，更使祂不滿意的事！

你不曉得敗子的事跡？你沒有聽過耶穌壯人勇氣的言語：「你們凡受勞苦的、担負重載的人，都到我跟前來吧，我要扶慰你們！」（馬二，28）。
是，天主樂意寬赦一切悔過的人！

30 自動的告解

要當告解有什麼條件？：真心恨罪的痛悔，堅決悔改的善志，坦白的「告明」已罪。
誰若願得豐富的收穫，先當把地裏的野草根除，礁石去淨，然後才播散種粒。

告解便是一件去草種田的工作。「啊，我已經多次拿了改過自新的善志，但總無成效！」不要緊！無論如何，這種改善求進的願望不當除掉！你愈受罪過的惡力壓迫，愈當多次告解。解放你的惟一妙法是一再的悔罪、認罪——屢次告解。若多次告解還時常犯罪跌倒，不如此作更怎樣呢？無疑的墮落更深。你若拋棄這解放你最好方法，你一定變為罪惡的奴才。「我多日來吃了這藥，但病勢仍不大見效！」在你身體患病時，會發出這種失意的悲嘆。但若你不服這藥怎樣？恐怕你早被病魔吞噬了！你曉得這個？

這裏我還要你特別注意一點：告解時你要把心中的一切完全坦白的說出！凡只願苟且了事的向告解司鐸說幾句話，盼望馬上自「神工架」走出的人——我以為——他難得告解的實益。或許罪債仍不脫離其心！你仔細想想：那些願找一位不多講勸（若他有點耳聾更好）少罰補贖的司鐸、去行告解的青年，思想多麼輕浮急躁！他們會得到告解的偉大效用？但是，那些把一切心裏的重要事件，詳盡的在神父前講明的人，要獲得何等的平安！你也這樣試試吧！你試試吧，

以後再來判斷！

你知道哥德對聖堂中彩色的玻璃窗所說的這些話：

「你若自外面往堂裏觀看，一切都模糊黑暗。一個冷淡輕浮的人看告解也是這般……」

朋友，請到堂裏參觀！你便會翫讀那五色俱全的美術，何等光彩鮮艷！」

若是有人當說：「我青年時代，無人照管，我少年時，只有我自個！」這些話，多麼令人心酸！不，我不願這樣！我至少要說：「我青年時，屢次跌倒，但每次救主的手都把我扶起——因我多次行了告解。只少祂常作了我的伴侶！」

我很明白，一個青年在神工架前所有的怕懼心理：「這事對我的名譽怎樣呢？神父認識我，若是我把靈魂上一切的黑暗告訴他，他要說什麼、想什麼呢？他是我的宗教科教員；他常想我在天主前是位好青年；現在他將會看出，我的真形像，我也是個易于失足犯罪的人！」

這樣的思想，一定能奪去你告解的興味和勇氣。上面我所寫的一切，都是爲使你克勝這些怕情。若遇到這種情況，最簡單的辦法，或許是你去找一位素不相識的神父。但當知道：這是在你實在不能得勝心中怕懼時的一個權變、補救的辦法。最好的方法是：你去找一位很認識你、明白你靈魂狀態、熟知你家庭學校事蹟的神父，在他那裏告解，因爲他才真能解決你的困難，管理你靈魂的一切變化。

親愛的朋友，你試試吧！你便要獲得告解的豐富神效。若是你選擇一位認識你的神父（如你的宗教教科司鐸），同他坦白、忠誠的細講你靈魂的光景（不光罪惡、毛病，連你的一切喜好厭煩的事情，你的志願等）。但要完全坦白天真，要比對你的父母或最好的朋友更忠誠可靠。

一個每天三換醫師的病夫，能希望陳疴痊癒？同樣一位常換告解司鐸的青年，也得不了告解的實際改善人心的效果。你想時時更換算術（或其學課）教員的學生，能在學業上依次前進？因為他們不能認識兒童心裏，不能瞭解他們的才能，不能計劃應用什麼實施方法施教。但這一切都是使人前進的方法：同樣，一位常換告解司鐸（神師）的人，在修德前進上也得不到長足進步！

「但，我的告解司鐸對我要想什麼呢？到現在他常看我是位好青年，喜愛我！若我：他不要對我改換面目麼？若是他發覺他的好學生，也是這樣的一位時常動蕩跌腳——犯罪的靈魂時，他不驚怪，不難受麼？」

絕對不這樣！你戰鬥、失敗麼？這些他們都很熟知；他很明白：在生活中沒有較大或較小的罪惡，沒有「不妥協」，是不可能的事。你當知道：在罪惡中、人受轄制，在告解中人受褒揚。你已犯過一些大罪麼？你的靈魂已軟弱暈迷的無法支持麼？你別怕！仍有健身清心的良藥，在犯過這些罪惡（那怕有千萬個）你們仍學着去依靠事奉天主吧！在一些醉人的神曲妙樂內，常含着一些「噪音」，來使它更和協悅人。罪惡便是靈魂上的「噪音」，你也當利用它！你謙誠的跪在「神工架」前妥當告解去吧！我再給你出這個主意，勸你一次：你去試試吧，別怕！在教你宗教科的司鐸前，在你參加的：聖母青年會、公青會：的指導司鐸前，告明你心中的一切。他們要用同情的和愛接待你，因為在神工架旁、靠近你的告解司鐸，有看不見的仁慈救主在那裏站着，祂要舉起祂全能慈愛的聖手，赦免你已痛悔的一切罪惡，並給你說：「我兒，平安回去吧，你的罪赦了！」哎呀，這話要在你謙悔悔改的心靈內，發生何等的安慰與喜樂，只有

「過來人」才會知道！

31 另一位青年的筆記

最近的一星期是我高中肄業的日子。今天下午我在一位教授前作了「總告解」；（告一生的罪惡）是晚上十點，那時萬籟俱寂，人們都入了甜蜜的夢鄉。只有我不能安眠。目前的總考搖撼我心，今日要作的「總告解」亦纏繞我的靈魂。

現在要想描寫我靈魂現有的處境，我的這枝禿筆實在不服應用，我簡直不能！

我感覺喜興，幸福、快樂充滿了我的心靈。「總告解」爲人靈所帶來的一切喜興，人實在無法形容。我在神父那裏，大約有半點鐘。我爲何還要隱瞞？當我自經本裏取出那寫着要告明的一張滿了罪過的小紙條時，我心中非常害怕羞愧：多少小過錯、小缺點、違命；可惜也有一些嚴重的大罪……

我在他前披露我的靈魂，十分直爽，異常依靠，簡直如對牆壁談話一般，我敢說，連在我母親和最知己的朋友前也未曾這樣作過。那時只有我們兩個：基督的代表和我。我所說的，一切都坦白，因爲我不願意，我靈魂上再存有絲毫的污穢。

我鼓起全幅勇氣，毫不含羞清晰的說出一切；最後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靜待房頂場壓我的頭腦。

待我說了：「耶穌憐憫我，求神父全罰我赦我！」之後，可敬的神父便開始說話，他那良善親切的言語，好似天上妙樂一般悅樂我的心靈！

「可愛的孩子，你今年幾歲？十八歲麼？……看，你頭上懸着一個耶穌受死的苦像，請注視祂！啊，你在耶穌前已經過了十八年。現在人所能告發你的一切，你都說了。請你看看耶穌的雙目，也問祂幾聲：『主耶穌，你滿意我麼？我看到了你聖目中所有的苦情，和要責斥我的公義之怒，但是，……可愛的救主，我個人也不滿意我過去的一切；所以我來了，爲給你說出這些，自今以後，我願悔過自新，作你忠信的門徒！求你寬恕我往日所犯的一切罪過：那麼你將會看出，今後我一切的工作、時間皆屬你掌握；凡能傷你聖心的思言行爲，我一概不想、不聽、不說、不作……』可愛的青年，你要許給耶穌這些，不對麼？」

他還說了許多別的話。我仰視受苦的耶穌……我覺得好似有一隻手——一隻赦罰施恩的手——我救主耶穌的手，撫摸我的頭；祂那受傷的雙臂好似要抱我在祂的胸中……

當我走出聖堂時，我的頭有點發暈，世界好似全改換了面目。陽光耀目，鳥聲悅耳，生活對我微笑，我身上好像去了千斤的重担；我站着行了幾次深呼吸，我覺得像一個剛自長久惡夢中醒來的武夫；現在我真的清潔了。主，耶穌！我不又成你的門徒、你的朋友，你的小弟弟了麼？我的靈魂現在能以高飛，能夠翱翔天際，直飛到天主的寶座前！我靈魂內充滿了悅主怡人的妙音和聖寵的光輝。啊，一切罪惡中的快樂是何等虛空、無意思；若把它同現在因心靈的清潔而可直觀天主、所得的喜樂福氣相比，真似金玉比污泥！

街道上滿了爲生活而焦心忙迫的人，他們的靈魂無時無處不在紊擾之中憂悶不平；這事我只知道一點。正在這樣思念的時候，我來到家中，我心裏滿了喜樂，宛如五月間在百花盛開的花園中遊行。救主在我心內，祂同我一齊來到我家中，現在我才算一位真正的偉大青年！我所

作的一切，都比過去體面的多；因為教主同我合作——這種心情增加了我許多的幸福與喜樂！

我到家時，家中却無一人，于是我獨自坐到園中水池傍的老核桃樹下；矮小的樹叢裏有許多小鳥，有的跳叫，有的掠飛水面，雙翅輕掃池水，又旋而飛去；遠處街車的汽笛聲能聽得清楚，街上的雜亂聲也傳入我的耳鼓；高山從遠處向我問候；小麻雀及池邊的紫羅蘭，明亮溫和的月光：這一切都好像我的親友、我的弟兄。它們都觀看我，低聲彼此說：「看，這位青年，現在多麼幸福！」的確，我回憶着過去的「總告解」心中真的非常高興！

著名的探險家南參 (Nansen) 在他北極的探險中記載，在嚴酷的寒冷中，用海狗油脂來代替電燈，而那燃燒之後的廢物，仍是他們愛吃的食品。在那冰天凍地的疆域裏，他們覺得這便是上等食品，但當他們回到故鄉——歐洲，重度合規的生活、吃過第一次豐美的午餐之後，他雙手緊扣高聲說：「唉，天呀，我當時怎樣能吞下那些東西！」

現在我已清算了我一切冰人的罪債、逃出枯殭的生活，得度充滿喜樂的生命；這時我覺到與南參回國後相似的情形：哎，我的天主，我怎麼那樣盲目，竟安于享受那可怕罪惡中的餘臭！現在我才確實覺得：心內清潔是何等幸福安樂！

我重把偉大的塞則尼公爵傳記拿在手中（數月前我曾念過它），趣極，翻開正遇到這段：一八一九年，公爵留居意國，在加大尼亞 (Catania) 城，滿四規後，在海邊沐浴時，幾乎要淹死。他在日記中寫道：「海裏忽然起了兇猛的波濤，海浪把我捲到一座礁石近傍，那時我幾乎失了感覺，四周一無依靠，我拚命的向着港堤洩去，無奈波濤把我掀到礁石面上，若不是我腳手如青蛙般的俯在石面，，定成了個頭破肉爛的釜中鷄。我被壓到水中，淹斃之險閃在目前，

只有最近同天主作的那次清算——妥當告解——一事，能安慰我心。我這樣暗想：即便現在當死，我也毫不驚懼。我稍微甦醒恢復勇氣之後，便不遺餘力掙扎着脫去這暗礁的險地。入海脫險之後，便找到了救生船。我生平多次遇到過喪命之險，但總沒因此得以安祥的進入常生的邊簷……」

我放下書本。回思這一切。我暗自說出：主，我不是也多次遭過靈魂死喪的顛險？可是你知道，這並非出自惡意，只是我意志的薄弱。天主，請你自今而後，作我的勇力！在今生的一切動蕩中作我的衛護，罪惡誘惑的波濤裏當我的救生船！勞困中作我的安息，戰鬥時當我的勇力！顛仆後扶起我，前進中鼓勵我！……今生的苦戰結束以後，作我的惟一福樂……我高興：我生平還未曾享受過這樣甜蜜而神聖的喜樂；……我曾羞怕而極可愛的「總告解」啊！……我的告解司鐸！……天主！……我……！

32 基督的鮮血

挪威滿充海水的山谷中漂浮着一隻商船，在暴風中來回旋轉。它已同浪濤作了長久的戰鬥，最後來了一排巨浪把它捲到一個海底的暗礁傍邊。沿海的居民，雖然見到了這種淒慘的情況，但誰也不敢去冒險伸救。八天以後，待暴風息止了，才來了救護船，無奈現在已是舟沉網破，拯救無益。但是：看吧！在一處凸起的礁石上躺着一個婦女懷抱着一個黃口小兒。母親已經死去，但小兒却還活着，躺在母親胸前！船破之後，風波把他母子二人捲到這裏。脫了虎口，却被狼吞——他們雖沒死在海裏，但饑餓一樣會結果人的性命！為娘的感到要死的當兒，只一心

掛念着她的嬌兒：「我若離棄了他——孩子將怎樣呢？」母親的疼愛，會想出各種辦法：她用一塊利石刺透了自己的胸膛，好使孩子在風平得救以前，喝自己的血，來維持性命。

人慣常把自己的生命比作多風浪的海洋，的確意義深長！痛苦誘惑的暴風怒濤常對着我們咆哮狂吼，同樣在我們生活的途徑上常隱伏着害人的暗礁，靈魂上的饑饉也不時的威脅我們。你注意吧！耶穌扎開了自己的聖心，祂要用自己的寶血養活我們，在一切戰鬥中幫助我們——這便是指的聖體聖事。聖體是一切同誘惑罪惡戰鬥的靈魂最好的飲食！可惜，許多青年，不明白這件事情，不以領聖體是他們度無罪生活、得勇力的最大泉源。在他們眼中：領聖體只是告解的最後一項，是告解的附屬品，多麼可惜！

在領聖體時我們能得到很大的勇力。我們為何需要領聖體？因我們的靈魂有許多應作的戰爭。世上各處有戰爭。「人生便是長期抗戰！」誰還沒經過人生痛苦的大悲劇：我們明白許多善事；我們也願作善事；但是我們墮落向惡的本性，常拉我們作出不善——這便是生活上每人應作的長期抗戰——避惡行善。

一位將官所有的最大掛慮，是怎樣來照顧自己的軍隊。面黃肌瘦的軍隊是不能勝敵的。親愛的朋友，現在我願使你曉得：爲度一種多立戰功的超性生命，耶穌聖體是一切勝敵的兵器——軍需總庫，是勇敢、堅恆的發祥地。

聖體聖事是戰勝羣敵的頂上兵器——是勝利的聖事。

你知道第一次歐戰時，蘇聯怎樣攻陷了波蘭防守極嚴的布則米瑟 (Przemysl) 要塞？方法很簡單：長期圍困它，使它受饑餓。防衛中也有勇敢的匈牙利兵士，有巨烈的大砲，有充足可

怕的火藥、有鞏固的鐵甲礮壘；然而這一切都無用處。糧餉用盡之後，極忠勇的全體軍士，因餓不堪忍，便自動的交了武器。

同樣在我們靈魂的要塞四週，也圍着一些敵人——狡猾而看不見的魔鬼，欺詐惡劣的世俗社會，和我們個人尋快樂、愛虛榮的貪心。靈魂的失敗投降，多次也是因神糧困乏。若是一個靈魂，不依定規去飲食，因此而衰弱，不能抵抗三仇誘惑的攻擊而失敗，還算什麼奇事？

你知道，什麼是人靈最主要的飲食麼？「我是從天降來的活糧，人若吃了這糧，便永久活着；我所要給的食糧就是我的身體。」（若 6:51-52）

請聽傅理慈 (Fritz Philippi) 詩人這段抒情詩：

「1. 祂像一位智士，用永生深情的眼向我注視：

「因我是神生之糧！你不食我必要餓死！」

2. 祂穩立我靈魂中凝視我！餓孥亦將高呼回答：「請給我上天之糧！」

但是，我却離棄祂，到別的一位那裏：

吃泥啃土——到自覺：這便是人生的幸福。

3. 我把人間頂好的一切使她享用，但我幾時有命，她仍常鳴不平。

最後我要滅絕她，無奈不能！

4. 她如同小兒不時哭鬧，有時又像風濤狂吼亂叫；

纏繞我，呼求我，向我要食品飲料。

我們的宗教

她如殺人的魁首，弄得我心神錯亂，不知怎樣開交！

5. 主耶穌，我又來了。現在我洞悉你的話確是金科玉律：

沒有你，我當餓死，因為你是神糧名醫。

祂像一位智士，用永生深情的眼向我注視：且給我帶來了天糧！」

親愛的朋友，你要凱旋似的戰勝一切誘惑麼？別忘了救主的智言，也別讓饑餓消滅你戰鬥的力量！

你要多次去念救主的這些不能別樣去懂的訓言：「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是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們自身內就沒有生命。」（若 6,53）。「那食我體的人，將因着我而生活」（若 6,58）。「那食我體的，飲我血的，將得永生，在末日我教他復活」（若 6,55）。「誰吃這糧，將永久生活」（若 6,59）。這是何等尊高、何等愷切的言語！

當回教徒包圍亞細細 (Assisi) 城，并且敵兵已自四圍攀上城牆時，衆人無不震驚，而聖女加拉 (S. Clara) 却若無其事的手捧聖體光，上到山頂。奇妙，從聖體中發出了刺眼的強光，回教人都個個頭暈目眩，跌落溝中。結果回徒大敗，全城解圍，亞細細的修院又能續度他們熱心的天上生活。

每個清潔的靈魂，也是一座城池、一坐修院——天主的住所。若是野蠻的回教徒——三仇的惡攻擊，來包圍你，要在你靈魂的堡壘上擒拿你——你到何處求助、能比求聖體內的耶穌，并多次實領——善領祂到你心裏更好呢？

33 同耶穌結合——領聖體——即是勝利！

請你現在神遊到尼祿(Nero)國王的「鬥獸場」，在那裏——劇場上，你能看見許多觀眾。老翁、老嫗，懷抱乳兒的婦人，俊美的青年男女，幼童：可惜他們都是無惻隱之心的人！

看，關閉的野獸——饑餓的狂暴雄獅——從籠中衝出了！

在劇場中央站着許多公教信友——基督徒。他們顫懼麼？他們求饒麼？啊，不！他們祈禱，歌唱，慶幸舞蹈，好似俗人要去結婚一般的喜樂，真是奇事！兇猛的野獸直對着他們撲來，牠們張牙舞爪，要活吞教友們的身體：他們呢？他們？他們舉目向天，用清脆的音調、滿面春風的歌唱！

他們從何處得來這種驚人、而不可思議的勇氣？「他們時常分餅——領聖體、祈禱！」這是聖經上關於他們的記載。

公教初興時，聖體顯示過無數勝利的靈蹟，現在仍然如此。

「你們凡受勞苦的，負重載的，都到我這裏來吧，我要扶慰你們！」在一位青年的生活中有痛苦麼？他的心胸受酸辛困難的煎燒麼？噢！痛苦，爲他是多麼平凡的事！親愛的朋友，你也有苦悶、也受惡劣環境的欺壓麼？——那麼、你當多次去領聖體，同安慰憂苦的救主結合！你的靈魂病弱、你要治好她的病傷——罪惡加給她的創傷麼？你去領聖體吧！你已得赦的罪惡，不時的重來：難爲你、使你驚懼、逼迫你再作它的奴隸麼？你要去領聖體！

你沒念過耶路撒冷主教聖徐理祿(S. Cyrillus de Jerusalem)的這段至理明言：「你去領這

養人性命的聖體吧，這尊高的贈品要使你的靈魂迅速發展。高傲貪虛榮的毒氣時常的欺騙你麼？你當去領聖體，良善心謙的救主，要使你明白人世的虛幻而謙恭自卑。你受慳吝心的支配麼？你要去領聖體，這寬厚博愛的天糧，也要使你成個大方好施的善士。若是怨恨的暴風向你吹噓，你要去領聖體，這愛情的天糧，要賞賜你真正博愛的精力。你在飲食上貪饕無度麼？你要去領基督的聖體，祂那在世、習于節制的身體，也要使你在這些事上免去錯失。若是懶惰頹唐的惡魔纏磨你，使你懈怠祈禱、厭棄善功，你要去領聖體，祂要加強你的精力，使你充滿熱心勤奮的勇氣。若是淫色滿含酸辛的快樂牽引你，你要妥當的去領聖體，這聖潔而充滿一切真正喜樂的天神之糧，要使你懂得貞德與節操的高尚和美麗。」

够了，要讓耶穌常同你在一齊！那麼：幾時有三仇的誘惑攻擊，祂全能的手要救助你；幾時你思念罪戾，祂要使你的心轉向祂地；幾時你要說罪污的事蹟，祂將使你輕佻的唇舌啞聲無語：——

請聽法國馳名著作家雷鼓爲 (Jegouwe) 用何等美妙的言詞來讚頌聖體：「親愛的孩子，你雖聽過聖體受到怎樣的輕慢，但是，我見過許多垂死的病人，在他們領了這安慰人的生命之糧以後，他們的臉上便充滿了渴望永福的神光；在聖中，我也見過許多青年，自聖體柵欄回來後，面上顯出何等的甘飴和愉快；我見過許多受苦的母親，在領完聖體之後，多麼恬靜的安順主命，只有神聖的物品，才能使人的面容如此和悅、心靈那般安靖：——」

一個十五歲的學生，腿部感受巨疼，名醫檢驗之後，說出令父母驚懼的話：「哎！『骨疽』，除非把腿鋸斷，沒有別的办法」——「不，不！寧死不鋸腿！」孩子聽了醫師的話後高聲直喊。

他一星期在床上疼痛的躺着，常說一樣的話：「不，不，寧死不一」最後父親痛極，無奈跪在他的床前哭着說：「嬌兒，若不爲你，至少爲我的原故，許大夫這樣作吧！」孩子沉默了，瞪着大眼與父親面面相覷，待了一會，握緊爸爸的手說：「好吧，爸爸爲了你！」隨向醫生說：「可敬的大夫，現在你隨便待承我吧！」

親愛的朋友，幾時三仇——一切罪惡，要苦害你的靈魂時，你應想起你天上的父親，想起你的救主，他不是跪在你床前，而是高懸死在加爾瓦路山的十字架上——爲了你的原故；他也向你懇摯的說：「孩子，讓天上的醫師治療你吧！若不爲你，至少爲我！」然後你要仰視苦像說出：「是的，可愛的救主，爲你的原故，你隨便待承我吧！」你明白他要作什麼嗎？祂要用告解消除治療你靈魂上的「骨疽」——一切罪惡，但是這個你不必胆怯，你不用受巨烈的疼痛，祂還給你一種良藥，這藥並不酸苦，却含有一切超性的甘飴，這便是祂的聖身寶血。祂要用這良藥來治好你因罪而病傷的靈魂，使你再作祂忠孝無罪的兒子！

三仇誘惑成羣結夥的不時攻擊你麼？你當屢次去領聖體！你多年來常習犯一種罪過、而無法改除它麼？你當屢次去領聖體！你願勉力改善自己、在修德立功、發展人格上長足邁進麼？你更當盡能的去領聖體！

然而究竟應多麼屢次呢？

當然愈多愈好！總之，你同罪惡的戰爭越多，誘惑的風濤越大，你越需要天主的幫助，越當勤領聖體！聖嘉祿包樂梅 (S. Carolus Borromeus) 求學時代，在道德敗壞無遺的同伴中，在充滿惡表誘惑的都市裏，度了他無罪的生活。當別人問他從何處得來這種精力的時候，聖人

答道：「我賴着每主日及一切瞻禮日所領的聖體，才作到了此事！」（當知聖人是十五世紀的人，每日能領聖體是在最近許可的，自然聖人不能有天天領聖體的大福氣。）

每主日領聖體麼？也許你對此有點害怕。「不，我不能這樣，我不堪當如此！」自然，你能說「不堪當」！并且不但每主日領聖體不堪當，你「絕對不堪當」，連一次也不堪當！因為若提到「不堪當」，不只是你，任何人——連聖人——也同樣「不堪當」！誰有理用他最高領袖的血肉來養活自己的性命？何況一個虛無的受造物這樣來對他的造物主呢？若是聖體是一種「報酬」，「功酬宜相稱」，那麼誰也不敢，也不能大胆的接受！但是，聖體不是一種「報酬」，而是「生命之糧」，是超性生活動力的泉源，一切心靈清潔的人，都能領受——用作飲食。

聖體不是報酬，而是生活動力的泉源。清聽一位熱心詩人的話：

「聖體：是爭鬥中的和平，戰役中的勝利，

是困苦中的助慰，是死亡中的生命」。

故此，幾時你靈魂上沒有大罪，你要盡能的去領聖體（若犯了大罪極早去告解）。即便你活潑的想像中常起些非理、污穢的想像，你的明悟常同這類的思想爭鬥，也沒關係！這仍不是阻當你去赴這天上美筵——領主——的理由，不是妨礙你去領聖體、增加你同三仇戰爭勇力的原因。不是因為你的靈魂清潔、順利無事才宜多次去領聖體，却是為了使她得到這種恩賜、才需多次去領聖體。為此你的靈魂愈不平靜，愈當勤領聖體，好使她獲得平安與潔淨！（只有大罪是領聖的阻礙）。

「我屢次領了聖體，而仍不時的失足犯罪！」也許你會發出這類的悲嘆。但是，這不是聖

體聖事的不好。應當知道：聖體給你的幫助多少，全看你預備的如何；你怎樣渴望救主，怎樣切求祂，同祂會話談心，也要得怎樣的效果——祂的助祐，器皿越空、越深大，能盛東西的容量也越多越大——同樣，你心中謙虛，信、望、愛深淺的程度，也與你能得的恩寵成正比！

親愛的朋友，你時常失足犯罪麼？請問你，若不領聖體，莫非能比現在更好？人間或許沒有一位比法國的那個船長——馬爾考（Marceau）性情更暴躁的人。他時常爲了極微小的事故而怒氣冲天——往往費去九牛二虎之力，仍不能把持他惡劣的天性。但是，他爲壓制自己，天天去領聖體，無奈，他那暴烈的秉性仍時常使他跌腳失敗。一次他的水手們對他彼此議論說：「怎樣一個天天領聖體的人，還會這樣暴躁」？馬氏高聲說：「我若不是天天領聖體，早都把你們投在海裏喂了沙魚！」看，這是聖體的神妙效用！

34 對晤基督——謝聖體

我領了聖體以後，什麼也不聽，一切都不看，我放下經本，閉上眼睛，端跪着朝拜我心中的天主。世界對我沉寂了，我心中什麼也不留；我不想別的，只懷念我的救主和我的靈魂——極窮苦饑渴又時受三仇攻擊的靈魂。

我沉寂的心便開始向祂說話：「主，我信，我信公教命我相信的一切，我信你是聖父的獨一聖子；如今你在我心裏，我知道這全是你的恩賜，我當不起領受你：過去我多次犯罪得罪了你：就在這次彌撒中還不時的分心走意；但是：仁慈的主子，我痛恨一切的罪惡，求你饒赦我吧！耶穌，我很窮苦，我求聖母、聖若瑟，及一切天朝神聖同我一齊朝拜你：你是全知的，你洞

悉我的軟弱，我時常受三仇的攻擊，社會中的危險非常利害；然而，主，你是我的救主，是全能的天主，你能救助我，也喜歡救助我！：

「我全心依靠盼望你，一切的權貴、朋友、爲我都少有裨益；但是你，我總不能離棄：你是我的父親，我愛你全心、全靈、全意、全力；你是我的天主，我要終身事奉你；你是我的救主，我把你賞給我的公教信仰、和靈魂喪失的危險、都託付你手裏；你是我的老師，我要時常跟你學習：怎樣能避罪修德，多積天上財寶；你是我的朋友，把我的心、我的愛、全獻給你：你是我的長兄，我要常跟隨你，依你的芳行儀表，孝順天上父母，愛護人間姊妹兄弟；我是我的善牧，我全憑你指揮；你是我的領袖——君王，我願爲你抗戰犧牲；你是我靈魂的醫生，我把一切的病傷瘡疾——罪過毛病，都託你治醫；你是我的判主，我全獻與你的慈愛公義，總別許我作你的仇敵活落到你手裏；你是我的萬有，我的歸結，一切都不能使我離棄你，但是，主，我太微小，求你多加扶翼：！」

「主，你爲愛我：降生、受窮、勞力奔走；替我死了，又把你自己的體血作我的飲食；；叫我信教，作天主的兒女；可惜，我窮苦至極：你有萬福萬樂，什麼也不缺少，你只看人的好心誠意，我把你賞給我的靈魂肉身——雖然因我的罪過毛病，很窮苦，很卑陋，但也要獻給你；我的一切思言行爲要全爲愛你，爲「天主愈大光榮」；把我弱小的愛情，同天主聖三、聖母及衆神聖的熱愛，都變作我的愛情獻與你，請你收下！

「你常勸我所禱，現在你在我心內，你同我一齊求吧！我也靠着你的愛情、聽從你的命諭求你幾件事情：

1. 赦免我一切的罪過及罪罰，并賜我得勝三仇的勇力！
 2. 求你保存我的信仰，并使我的德行日日前進，人格發展。
 3. 賞我豐富的聖寵，爲善盡我的責任，避惡行善。
 4. 賞我及一切青年（另外與我有關係的人）總別怕告解、領聖體！
 5. 降福我的父母、兄弟、親友、近人，及一切懷恨、仇視我的人！
 6. 降福我們的教宗、主教神父，及普世教民，并賜外教人奉教！
 7. 降福國家的領袖，及一切長官，賞賜世界和平，聖教廣揚……！
 8. 在一切喜憂順逆境中總別叫我忘了「今生」只是客居，天堂才是老家。
- 「最後求你賞我終身恭敬你，并熱心恭敬聖母，得一善終……！」

「耶穌，我的話很多……你既是全知的，不說你也知道，總歸只是一事：我願全心愛你，救我及別人的靈魂！你要教訓我什麼，請提醒我……！」

你可用這種類似的話，坦白的、如在父親或朋友前一樣向祂訴說，話不必講究，而且能說越平常越好，耶穌不愛空虛的詩文，只看誠心。故此，若無其他情緒，每次說這些話，也無不可。

聖體沒有「替補品」，科學藝術都不能替：要得神益，非領不可。「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祂的血，在你們自身內就沒有生命」。

人不領聖體也能妥當度生麼？是的，不領聖體，人也能爲社會盡他的責任，度世俗的生活，但却不能度引人到天堂去的「超性生活」。

古代的教友，即便爲信仰受到極殘苦的刑罰，眼皮都不開合——原因是他們在受刑以前都先領聖體。現在許多青年的靈魂，因着：書籍、像片、戲劇、電影、舞場，以及其他敗壞的地方、團體，中毒受傷，死去的也不少；并且爲治療保存這些靈魂，使他們重得心中的幸福，沒有比屢次妥領聖體更有效的方法。

親愛的朋友，還需我再從各方來鼓勵你，屢次——而且盡能的去領吾主的聖體麼？一切有心要作一位高尚人格的青年，都該明瞭：只有靠基督的帮助，才能得勝三仇誘惑的攻擊，爲此需盡量的尋找時機，去同耶穌結合——領聖體。

你若幾時真的不能去領聖體，至少要發渴望領聖體的熱情（「神領聖體」如說：主，我很盼望你到我心裏；耶穌我渴想你，我信你，盼望你、愛慕你——等語）。在堂裏或在工作的地點心中同耶穌說幾句表示信服、渴望、愛慕祂的言語。

親愛的朋友，幾時你路過一座供着聖體的聖堂，你要犧牲片刻、進去同愛你的救主，談幾句知心的話：讚美、感謝、祈求祂幾分的工夫，以表示你對祂的愛情和知恩心！

「我主我的天主，我跪在你足前，我什麼也不算，只是個爭戰着、暗中摸索的孩子，我脆弱至極，但我願全心信服、盼望、愛慕你；懇求你幫助我，使我的靈魂一天天的更潔淨、意志更堅強、人格更高尚！主、幫助我作個完善的健兒！」

35 不要巧言而要善生！

亞力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某日向一位小胆的逃兵也叫亞力山的說：「朋友，你

或是變換名字，或是改變品行！」同樣基督也能對許多青年——即是那些雖然負有「基督徒」的美名，却沒有「基督徒」應有的品格的人——說這句話。

不依信仰而生活的人，他們的「死信仰」有何價值？誰若常以公教信仰作「門面」，而思想、言談、作風，簡言之，他的全部生活，絕無絲毫的公教色彩，他的信仰有什麼價值？

他的言談美妙而生活卑鄙，這種「言不顧行」的好話有什麼用？

可惜，這事在公教信友中却屢見不鮮——著名的印度學者塔高萊 (Rabindranath Tagore) 在他的歐洲旅行記中說出這句、令人羞愧的話：「我們家裏的人比那些信仰基督的更有道德——」還能有比外教民族用這樣刺心的言語，對素來（將近兩千年）信仰基督的人的「死信仰」，說出更傷痛更難聽的批評麼？罪過究在何處？是公教教義？公教本身？不是的！這種不幸的發生，在於許多人只當「皮毛教友」——「教混子」，而不依公教信仰的道德原則生活所致。

在公教學校裏，你們學習宗教科，如學算術（數學）、外國語、自然科、史地有些不同。別的工課若你能一切澈底了解，便算你盡到了義務。但于宗教科却不然，你只了解還不夠，還須依之而生活，「不要巧言——而要善生。」

可惜，許多青年不作這一步。因着他們軟弱的意志，敗壞了他們的信仰；他們忘了應當從學了的宗教科中，取出一種愛好犧牲、虔宗教化生活的勇力。

「基督徒」的名稱，當與他應盡的義務合而為一，他要求我們度道德的超性生活，使我們的靈魂日趨完善，「因為我是聖善的，你們也當如此！」（肋未 11:13）基督更給我們出命說：「你們當是完善的，如同你們天上的父那樣完善！」（寶 5:48）。

我們的宗教

親愛的朋友，我們當注意、我們不要連累公教，我們的行止當趨于聖善，不給基督——我們的救主丟臉！

現在許多青年，那樣關心自己的日常生活，竟致沒有時間來料理自己的靈魂，真是「捨本逐末」的愚行！他們的靈魂如同黏在膠紙上的蠅蠅，爲此只顧眼前的興趣：圖財、貪樂；然而天主却願意他們成一個騰空高飛、不染塵污的鳳凰，不作一個可憐的麻雀！：

36 你願意揀擇什麼？

親愛的朋友，你願把你充滿熱望的青年勇力、用到什麼事上呢？

幾十年前，世界潮流中，管治人心的那種精神狀態，現在對它的趨向更加顯明：人類將來的歷史只有兩個派別——這種趨勢一天天的越法清楚——一派是反對天主，只重現世的唯物派；他們的最大貪圖是金錢、權勢、快樂，及一切物質文明所能供給的享受，他們利用科學工業的蠻橫勢力，發展自己的圖謀，絲毫不顧及他人的幸福與權利；其中一些更藉着人敗壞了的本性，利用些煽惑人心的挑撥言詞，鼓動平民，來造成「大翻身」——破除現有的一切倫序，口號是替人類創造「世間樂園」。——無神派是其總名。

另一派人，他們承認天主及來世的禍福、賞罰，雖然他們也早晚作出些非理不法之事，但他們總向着天主的光榮、及大眾的利益而努力，他們把人類的技術、科學、文化，以及道德的精神文明合在一齊，總歸于基督十字架的旗幟之下。公教是這派的中堅！

看！一派反對天主，一派擁護天主，多麼顯明！

你參加那一派呢？

對此事我不必多問，不是麼？

「參加公教，擁護天主和基督的十字架！」可惜，現在許多的公教徒，只是「有名無實」的「教混子」——不依公教信仰度日。

現在如此，將來也不會發生第三種派別！我們都站在這個交流之中：或者信賴擁護天主，或者否認反對天主，沒有第三條路！無論如何，我不能爲了世事或任何人的原故，而作一個「僞信者」：親愛的朋友，你也務要把持自己，握緊繩轡，作一位：忠勇、熱心、能幹、敵幹、肯幹的公教青年！我對一位公青的理想是：他在一生內常用超性的眼處置自己的一切，至死不變；他當洞悉世間的一切、皆宜用天主和他靈魂的利益作標的！我對一位成年的理想是：一生之中他的「宗教心」不當是主日瞻禮早晨一時的熱火、或是一種精神的經歷，不當如聖像的木櫃或慶節上的華服，而應是把握他全部生活的強大動力，是他的言行指南。

親愛的朋友，不是你將漸漸長大，要作一個愛慕信仰、守規事主、真正的成年公教信徒？若是你要發覺與你時時來往共處的人，都不了解你；若是在你的團體伙伴中見不到一個使人前進向上的善表；甚至有時你也能感到：在宗教的事上真心努力的只有你一人，那時你將怎樣辦呢？這事並非不可能！

那時你仍舊不要灰心！要效法在風濤中夜渡日助撒則湖的宗徒們，要追蹤獨戰高力亞的小達味！你覺得只是你孤苦一個人麼？不！救主常在你身傍！在你風波中蕩漾的小船上！「天主常同我在一齊！」這種「合力」當如何強大！我的信仰越受人攻擊，我的信心也越熱烈堅強！

主，我願作一張鳴琴，憑你任意彈撥歌唱！

主，願我心變成一堆木炭，讓你愛情的烈火在其中燒煎！

主，我願作一個水晶的器皿，使你恩寵的活泉把它完全充滿！

主，我願作一平滑的明鏡，好反射你美善慈愛的儀顏！

主，我願作一棵吐香的樹木，使人在其下休息歌舞！

主，我願成一個汪洋大海，作你奇恩異寵的彙淵！

當我眉開眼笑、體健精爽的時節，我要頌揚你；痛苦困厄圍攻我的當兒，我仍然稱謝、依賴你，并叫我的一切眼淚落到你全能明智、事事爲我圖謀的手中——因爲你是我的好父親，責罰也出自你的愛情好意！

主，使我一生常作你孝順、英勇、幸福、有爲、無罪的愛子！使我能成個忠于信仰，愛慕你的榮光，努力修德前進、品格高尚的人……！

中 公
華 元
民 一
國 九
三 四
七 八
年 五
月 出
版

我們的宗教

原 著 者

Dr. Tihamér Tóth

翻 譯 者

楊 世 豪

印刷兼發行所

山東兗州保祿印書館

山東兗州教區主教 舒准



29

772324

13

